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GA042n0042

鄧尉山聖恩寺志

明　周永年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版本說明
  - 卷首
    - 序暨凡例
      - 重刊序一
      - 重刊序二
      - 影印弁言
      - 凡例
      - 舊志序
      - 舊志總敘
      - 敘
      - 序
    - 圖暨圖說
      - 鄧尉山寺形勝圖
      - 鄧尉山寺形勝圖說
      - 鄧尉登山入寺津路圖
      - 鄧尉登山入寺津路圖說
      - 聖恩禪寺殿堂樓閣全圖
      - 聖恩禪寺殿堂樓閣全圖說
  - 形勝
    - 本志
    - 大明一統志
    - 盧熊蘇州府志
    - 王鏊姑蘇誌
    - 楊循吉吳邑志
    - 王煥如吳縣志
    - 陸應陽廣輿記
  - 泉石
    - 泉
    - 井
    - 池
    - 石
  - 梵宇

- 山寺
- 大雄寶殿
- 毘盧閣
- 大法堂
- 舊方丈
- 東關
- 伽藍堂
- 祖師堂
- 天王殿
- 金剛殿
- 三門
- 香花橋
- 鐘樓
- 大悲殿
- 南廊
- 拈花堂
- 方丈
- 華嚴壇
- 東廂樓
- 西廂樓
- 藏經閣
- 溫研寮乾室
- 證心室
- 舫齋
- 侍寮
- 精進堂
- 大歇關
- 叢桂齋
- 廂樓
- 南詢堂
- 四宜堂
- 庫房米廩
- 寶書樓
- 小樓
- 白衣閣
- 還元閣
- 禪悅堂
- 香積厨

- 悟因堂澡室
- 茶房延壽堂
- 即心堂新樓行寮淨所
- 純白窩
- 舊法堂
- 南菜園
- 茶園
- 西山靜室
- 西菜園
- 碧雲庵
- 天壽寺
- 滿月閣
- 地藏殿
- 影堂
- 大殿
- 涅槃堂
- 天王殿
- 柴庄嶺、碧雲菴
- 東菜園
- 純白窩、七佛殿
- 又
  - 新菴
  - 正覺菴
  - 五十三叅
  - 妙高菴
- 山居
  - 紫雲居
  - 南園
  - 棲雲山居
  - 古松山房
  - 獅子窟
  - 巢居
  - 香光室
  - 蓮花居
  - 歇心居
  - 祇林

◦ 禪祖

- 萬峰祖師

        - 聖恩禪寺開山祖師萬峰蔚公傳
        - 又山志舊載
        - 又
        - 又續吳先賢讚
    - 無念勝學禪師傳
    - 虛碧智璿禪師
    - 寶藏普持禪師
    - 本義禪師
    - 普榮禪師
    - 碧潭道清禪師
    - 聖恩道宗晏禪師
    - 善祐禪師
    - 東明虛白慧昷禪師
    - 海舟普慈禪師畧傳
    - 天壽聖恩藏禪師行狀
    - 鄧山剖石大和尚道行碑
- 名釋
    - 善信傳
    - 山志舊載
        - 德昌、德珎
        - 靜戒
        - 文端
        - 大魯
        - 道純、明遵、自堅、宗惠、明賢、惠傑
        - 慧順
        - 相首座
    - 近代尊宿
        - 達觀真可禪師
        - 憨山德清禪師
        - 古心馨律師
- 聖製
    - 太祖高皇帝御製居山圖序詩文一軸
        - 諭僧無念
        - 題僧無念九歲出家
        - 覲畢舟歸武昌
        - 送武昌歸隱
        - 懷僧無念，特賜松實詩
        - 賜僧無念詩，用前松實詩韻

        - 無念禪師詩文識語
    - 景皇帝
        - 諭道宗禪師敕
    - 康熙帝
        -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春
        -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春
- 奏對
    -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二月
    - 乾隆十六年辛未春
- 謝表
    - 謝恩表
    - 謝恩表
- 奏疏
    - 奏請寺額疏
- 公移
    - 欽賜寺額劄付
    - 併天壽寺額劄付
    - 初恢復虛碧禪師退居帖
    - 憲題寺額帖
    - 天壽聖恩禪寺萬峰禪院免役碑
    - 再恢復聖恩寺址帖
- 碑記
    - 駕幸鄧尉聖恩寺碑記
    - 奉撫院立石永禁一應寺產不許貼贖碑
- 寺記
    - 聖恩禪菴開山記
    - 天壽聖恩禪寺事蹟記
    - 敕賜聖恩禪寺中興記
    - 華嚴壇碑記
    - 藏經閣碑記
    - 重建大法堂碑記
    - 臨幸聖恩寺記
    - 鄧尉山地藏殿記
    - 聖恩中興第二代先師璧和尚影堂記
    - 謝恩記
    - 敕修佛事記
    - 鄧尉山聖恩禪寺重建天王殿記
- 語錄

- 開山萬峰時蔚禪師
- 開山萬峰時蔚禪師
  - 上堂
  - 偈
    - 贈九峰無念學首座
    - 寄日炤慧首座
    - 寄寶峰真首座
    - 示甫丘圓首座
    - 示悟首座
    - 寄海舟慈首座
    - 寄天界華首座
    - 贈瑛首座
    - 贈清首座
    - 寄源首座
    - 寄果林首座
- 九峰無念勝學禪師示眾
- 天童密雲圓悟禪師上堂
- 聖恩於密法藏禪師上堂
- 聖恩剖石弘璧禪師上堂
- 玅濟吼崖濟石禪師上堂
- 寶華月航濟函禪師上堂
- 華頂仁山寂震禪師上堂
- 洙水鶴山濟志禪師上堂
  - 康熙三十四年請繼聖恩祖席上堂
  - 康熙三十五年御賜金經謝恩上堂
  - 康熙三十八年恭祝聖誕上堂
  - 康熙四十六年恭祝聖誕上堂
  - 癸巳元旦祝聖上堂
  - 鶴山志禪師修葺示眾
  - 十月吉日山門竪石柱示眾
  - 癸巳四月重修寶祖塔上供
- 闍黎玅圓
  - 仝上珍楊居士重修
  - 康熙五十八年正月特旨修懺圓滿謝恩上堂
- 圓明存夫孚禪師上堂
- 皐峰聞先覺禪師上堂
- 華藏裕遠禪師入院示眾

◦ 錄序

- 萬峰和尚語錄序
- 海舟普慈禪師拈古頌古序
- 三峰和尚語錄說
- 頌古語錄序
- 三峰禪師語錄序

- 募疏
  - 玄墓造殿疏
  - 玄墓山買飯僧田疏
  - 鄧尉聖恩寺募齋疏
  - 募修佛殿疏
  - 聖恩寺募飯僧田疏
  - 募置叅禪田疏
  - 建天王殿偈
  - 重建天壽禪寺募緣疏
- 請疏
  - 請三峰藏禪師住鄧尉山天壽聖恩禪寺開堂說法疏
  - 疏二
  - 請剖石璧禪師繼天壽聖恩禪寺開堂說法疏
  - 疏四
  - 疏五
  - 己卯春三月望旦，蘇松兩郡(臣民)等啓建萬壽道場，至四月初八日滿散，聖躬萬壽睿算永隆疏
- 塔廟
  - 開山萬峰蔚祖塔院
  - 虛碧璿禪師塔
  - 寶藏持禪師塔
  - 果林禪師塔
  - 碧潭清禪師塔
  - 聖恩道宗禪師塔
  - 聖恩於密藏禪師塔院
  - 相首座塔
  - 曹林文法師塔
  - 鏡心覺法師墓
  - 曇旭老宿塔
  - 普同兩塔
- 祠墓
  - 鄧將軍祠
  - 竺山祠

    - 晉青州刺史郁泰玄墓
    - 葉和甫墓
  - 塔銘
    - 慈光寂炤圓明利濟萬峰大禪師塔銘
    - 天壽聖恩禪寺虛碧璿禪師塔銘
    - 聖恩於密藏禪師塔銘
    - 祭文
    - 三峰和尚像入牛首祖堂讚
    - 又
    - 三峰大師像贊
    - 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代重興聖恩禪寺剖石璧禪師塔銘
  - 鐘部
    - 鄧尉山聖恩寺募鑄法華鐘偈
    - 聖恩寺募鑄全部法華鉅鐘疏
    - 法華鐘樓記
    - 蘇州聖恩寺募建法華鐘樓頌
    - 鐘樓偈
    - 曇旭禪師法華鐘成
    - 聖恩寺法華鐘詩和三峰師韵作
    - 寒夜宿山中聽法華鐘和韻
    - 題法華經十六韻
    - 玄墓山法華鐘放光贊
    - 曇公鑄鐘，十年一鑄，三鑄而就
    - 法華鐘
  - 遊記
    - 西山遊記
    - 遊郡西諸山記
    - 遊玄墓記
    - 春遊偶記
  - 題詠
    - 詠山
      - 舟中望鄧尉山
      - 鄧尉山次韻
      - 又
      - 過鄧尉山二首
      - 與諸友燕集玄墓
      - 同人遊玄墓夜宿萬峰精舍
      - 山樓雨晴，同諸公臨眺具區林屋，景象天開，遂成聯句

- 玄墓山紀遊
- 登萬峰絕頂
- 九日邀高戶部周道長遊玄墓
- 吳中諸山，玄墓為勝，辛巳五月與襄弟同登，即興二首
- 與師陳夜宿玄墓山下
- 登玄墓
- 次韻王履吉登玄墓
- 玄墓書事
- 同人登玄墓山觀太湖
- 玄墓
- 夏日登玄墓
- 登玄墓
- 春日同潘崇禮宿玄墓
- 拂曙度光福尋玄墓
- 始登玄墓
- 登虎山橋，陟銅井，入梅林，投鄧尉
- 秋日重登玄墓
- 遊玄墓山
- 玄墓
- 遊玄墓
- 冒雨遊玄墓

- 詠寺
  - 遊天壽聖恩禪寺
  - 入聖恩寺
  - 宿聖恩寺
  - 聖恩寺
  - 又
  - 宿聖恩寺
  - 登天開圖畫
  - 碧炤軒
  - 登萬峰佛閣
  - 錦上人西堂有作
  - 己丑歲過萬峰道場，拈五韻寄文起、孟長二太史
  - 題鄧尉山聖恩寺
  - 又
  - 重遊玄墓，憶碧潭清長老
  - 春夕宿萬峰高閣留贈敬堂長老
  - 贈味閒禪師

    - 游聖恩寺，贈曉上人，鑄法華鐘成
    - 過鄧尉謁三峰和尚
    - 對顧伯平遙禮之，呈二偈
    - 崇禎乙亥八月，重遊鄧尉，見麓屏師苫棲鐘樓之傍，憮然有作
    - 聖恩寺觀萬峰祖師鉢
    - 賀剖石法弟開堂鄧尉
    - 偕諸人到山坐華嚴閣烹泉
    - 和前題
    - 答
- 詠塔廟
    - 過玄墓謁萬峰禪師影堂
    - 禮三峰和尚塔
    - 禮漢月大禪師塔
    - 禮三峰和尚塔
    - 聖恩寺禮三峰和尚塔
    - 庚辰春日入山禮三峰和尚塔
- 詠梅及楊梅
    - 庚戌春日雨過鄧尉，雪夜宿還元閣，哭剖老和尚鄧尉看梅，得烏字
    - 次黃山人鄧尉山看梅韻
    - 鄧尉山觀梅
    - 繇玄墓歷長旗盤螭尋梅茶山
    - 玄墓山探梅
    - 聖恩寺前看梅
    - 薰楊梅
    - 憶楊梅
    - 楊梅
    - 又
    - 食楊梅
    - 皇帝南巡駐蹕聖恩禪寺御賜
    - 春日過靈巖元墓看梅，同吳志尚、心壁道人，兒至六首
    - 癸未仲春二十二日，泊舟楓江，恭送聖駕
        - 其一
        - 其二
    - 丁亥仲春，迎鑾恭紀
        - 其一
        - 其二

        - 其三
        - 其四
      - 御賜參果謝恩
  - 雜文
    - 本志
    - 泉石
    - 梵宇
    - 山居
    - 名釋
    - 集詩集文
    - 玄墓山探梅倡和詩序
    - 告文
    - 鄧尉山溫研寮興讓社文
    - 大弘祖席永燦祇園疏
    - 祝吼崖大和尚八十高臘序
  - 雜記
    - 誡出神
    - 三峰語錄問答內一則
    - 常熟三峰禪院志略
  - 附編
    - 題鄧尉山聖恩寺志後
    - 周安期墓誌銘
    - 周安期像贊
    - 題字九幅
    - 申璜啟
    - 募修萬佛閣序
    - 募化重建萬佛閣緣起
    - 重印序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鄧尉山位於江蘇吳縣西山中，山距縣城七十里，逶迤十里，周圍三十里許，高五百餘丈，中巒隆起。舊名大尖，相傳東漢鄧尉隱於山中，故名鄧尉山，後晉青州刺史郁泰玄葬於山之西南六里處，名玄墓山，兩山相連，實為一山，後世名玄墓者，即鄧尉山也。山之南麓有一寺，曰聖恩寺，寺枕鄧尉而瞰太湖，備山湖之壯觀。寺始建於唐天寶間（七四二～七五五），時稱天壽禪寺，宋寶祐間（一二五三～一二五八）又建聖恩禪菴，元季寺燬菴存，時有萬峰禪師卓錫於此，開山說法，於明洪武九年（一三七六）闢建觀音閣；普壽構法堂；普隱等建大殿、齋廚、三塔院；普持鑄巨鐘，建層樓。永樂七年（一四〇九）智璿重修大殿，建藏經閣。正統八年（一四四三）道立奏請賜額「聖恩寺」。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建大法堂，修萬峰塔，建文殊堂；六年（一六三三）法藏修大殿佛閣，建方丈，弘璧又重建天王殿，新建大悲堂，造毘盧像，大藏經供佛閣等；此有明一代之建置沿革也。萬峰禪師乃本寺之開山祖師，本寺明代以前之建置則不詳焉。萬峰以降，古德相望，皆衍臨濟之傳，為禪門作後起龍象。明嘉靖間，沈潤卿撰「鄧尉山志」；崇禎年間，周永年取沈志增益纂為「鄧尉山聖恩寺志」十八卷，分門二十四：形勝、泉石、梵宇、禪祖、名釋、聖製、頒賜、奏對、謝表、奏疏、公移、碑記、寺記、語錄、錄序、募疏、請疏、塔廟、祠墓、塔銘、鐘部、遊記、題詠、雜文。卷首繪圖，總攬形勢，王煥如撰圖說，並參訂全稿，熊開元為之裁定。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時聖恩寺住持釋中恕以年煙版毀，乃取存本影印，按此本後人曾有增輯，內間有順治、康熙間事。茲據民國十九年聖恩寺影明崇禎至清康熙間本景印。

重鄧尉聖恩寺志序

鄧尉於吳郡西山中為最勝，而聖恩寺位其南麓，枕山而瞰湖。還元一閣，遠見莫釐，縹緲環拱，檻外漁洋，法華出沒，雲濤中隱。然備湖山之壯觀，而為選佛之場，安禪證法之勝地也。寺自萬峰禪師草創後，古德相望皆衍。臨濟之傳為禪門作，後起龍象，蓋於元明兩朝稱最盛云寺。故有志吾邑鄉先生周安期，永年所纂輯而嘉魚熊開元所裁定嘉魚。於崇禎初作宰吳江，徵入為給事中明亡，棄儒冠，隱匡廬南嶽閒。後來靈巖，頂禮弘儲，得承印記為三峰。漢月再傳弟子，世所稱黃蘗禪師者也。方嘉魚染翰之年，正值贍部毘嵐之劫，修羅下降，剎幢摧倒，而江南半壁歌舞湖山鈎黨重興，清流竄逐。積悴之士，如蒼雪、咒林月函，大瓢諸老，遂以吳山為棲遁之所。獨鄧尉弘璧，少不涉世網，以正覺闡大法，而與諸大德相投契。文文肅、姚文毅、劉大參、蔡忠襄輩，亦皆推挹宗風，相與為世外之友。然自是而記載缺絕其閒，衣拂傳授，非桑門或不能約略數其世次，則志之不可

不續輯也。方今百法凌替，修塗榛莽，山中無弘璧之定力，世上少安期之洽聞，今古勢殊，則固取舊志而重之，庶幾推見前賢之心迹，亦述往事思來者之旨也。寺僧中恕通世出世法，以此志屬為弁言。余於茲寺有空桑之緣，而閔茲末劫，恨無世尊之力，斷取閻浮大地，着置手掌，使諸生承佛威神，無有恐怖。抱此宏願，終成苑結。設想伽藍，心身安隱，含毫悵惘，彌頌前修。

民國己巳孟夏浴佛日吳江金天羽松岑甫譔

重鄧尉聖恩寺志序

丙寅春，予游鄧尉宿聖恩寺，寺僧中恕出山志示予溯成書之日已遠，山中故事，增益已多，蓋嘗有重輯之志。人事卒，卒無好懷，亦遂忘之。閱三載戊辰二月中恕携山志來曰：知君絕去一切益，無意於著述矣。然舄杖經行，旃檀提掇，信有因緣，未容恝默。此志板久燬，寺中所存，祇一帙思其久而湮失也。將鋟梓印行，子其為我序之。予遜謝不獲，乃告上人。茲山名最晚出，而五百餘年來，殿閣雄傑深迥之觀，今亦稍替矣。上人其無以起廢為急也。造物忌盛滿象教，崇虛寂巖壑之勝，故宜在若隱若顯閒，不則貴豪之車馬雜沓，而淪為酒肉之場。上人其能以出世自域而不送迎，不將接耶？況世運遷流，孔孟之教，幾乎毀熄郡縣學舍，或改作或頹朽，而謂釋老之宇，能倖存耶？睥睨而蹴踏者，已不乏人，他日事不可知。上人重梓此志，庶幾留宗風於垂燼之餘，表古德有不朽之託而已。三峰之悲願，剖石之中興，吼崖之遭際。當時賢士大夫因而輯山，志為碑記，聲聞爛然，上人固無媿前修，而所處非其時，予亦非其人，不敢以纂輯自任，抑承命作序而猶有餘懍也。此志出熊周兩先生手陽九之厄，甚於今時，而俛仰之閒，身心尚有著處。伊予小子，憂生念亂，若是之亟固，學養之未充乎？後之覽者，亦可是而考其故矣。志之體例無可議，惟闌入有清順康閒事，則俗僧為之當別為一編，而承以歷代事之可紀者，名曰續志云。

吳江費樹蔚

影印鄧尉山志弁言

吳郡西山有志者，若虎阜、陽山、華山、堯峰、靈巖，皆得前明人纂述。而鄧尉尤著山中天壽聖恩禪寺，自萬峰創建，至明季漢月中興剖石嗣法周永年，編志之，而熊魚山為之序，時在崇禎末葉今志有清代康熙時吼崖鶴山迎駕稱旨，並乾隆初次南巡，事由漸次增補也。

此後禪宗紹述，代有聞人道光同治間覺阿應羣公聘得保寺田悅巖廣法戒之傳，聿新寺宇，皆有志重，而未果。迨近松樵上人主席，鑒於山志外間，留存甚尠，唯恐日久湮歿，無所攷據。遂自奉儉約樽節鉢資十載以還，蓄有數百金。時與(璜)磋商欲，竟前人之志，若重行付梓，以區區之數力有未逮，擬就本寺保存之舊志，影印若干部，以廣流傳。(璜)溯自我家文定公後，所營廬墓，或喬居山中者，先後綿綿不絕。而平日又荷松公結契最深，似與此山有三百年，香火因緣，心焉韙之。無何，松公圓寂，賴其法兄鐵橋沆瀣，一氣亟命，法徒中恕，踵成斯舉，勿緩勿忘，(璜)亦從旁慫恿之。庚午秋初，遂獲藏事。此段公案始告結束，(璜)不解佛學語焉，不詳述其末如此。然而凡遊此山者，流連風景，如入香國，萬梅花裏置閒身，結想華嚴如聞上乘禪一粒粟，中藏世界當未有不欽此志，為之先導也。

民國十九年八月　里人申璜謹識

鄧尉聖恩寺志凡例

- 山占 地勝，寺占 山勝，非繪圖幅，不能總攬形勢，故鐫圖置之卷首。
- 舊志有本志，今因之，但欲定山名，不嫌冗考，故特遍加叅詳，為卷之一。
- 舊志有泉石，今亦因之，此今昔無改也，為卷之二。
- 舊志有梵宇、有山居，今總為梵宇，而以山寺、山菴、山居並列，以其皆屬淨地也，為卷之三。
- 舊志有名釋，今欲推重燈傳，故分禪祖為卷之四，名釋為卷之五。
- 舊志止於集詩集文，故以　賜詩　敕諭冠兩者之首。今詩文裒聚多，臚分各異，故特尊　聖製，不與他作同卷，為卷之六。
- 昔併菴為寺，寺以初創，今改書院為禪院，寺以中興，又寺額　賜出　天朝，稽諸案牘，皆有考據，故以奏疏公移為卷之七。
- 有寺則有記，記所以永寺也，故以寺記為卷之八。
- 有禪祖則有語錄，錄所以行禪也，故以語錄為卷之九。
- 有錄則有序，序所以弁錄也，故以錄序為卷之十。
- 寺之興，與寺之復、僧之聚，無不取資檀施，故以募疏為卷之十一。
- 禪語所繇成錄，本於勸請說法，故以請疏為卷之十二。
- 舊志有祠墓介于泉石梵宇之間，今志歸重禪寺，故以塔廟為卷之十三，而祠墓附載不盡，則有郡邑兩志在也。
- 有塔則有銘，銘所以表塔也，故以塔銘為卷之十四。

- 鐘為寺鎮，法華鐘更為法寶，其因緣功德甚大，非他器可比，故特列鐘部為卷之十五。
- 名山名剎，時有名人來游，而不盡作記，記所以表山剎也，故以遊記為卷之十六。
- 名人之作，記少詩多，詩所繇作亦多種，總不離山剎，故以題詠為卷之十七。
- 名文有為此山作，而非前諸條所得類收者，當別載以附見，故以雜文為卷之十八。其詩文之外，偶拾片語，亦資多識，故以雜記終焉。
- 凡書例有目錄在前，今已條次其說，遂不更復出。

鄧尉山舊志序

陸粲

鄧尉，吳之名山也。前此未有志，沈君潤卿始為之，讀者謂其詳贍得體，非苟作也。余少時嘗一游茲山，今二十年矣，間者再至，雖巖壑之勝不殊，而梵宇荒落，頓異疇昔。其間幽棲遂構，往往為勢家所據，而長松古梅剪伐，殆盡問之。山僧云：苦更賦繁重鬻，以償逋負矣。余聞而憮然，比得君志讀之，則往時秀傑深迥之觀，猶歷歷在目為太息，不能已抑盛衰相尋，固物理之常，未足深論。余獨慨夫橫政亟行，而人力之日單竭也。雖浮屠氏自謂修出世法者，猶不能一日安其居，以保其所有，矧夫齊民者耶？君子是編以考其廢興之故，可以占時政焉，不徒觀游之細而已，而君所謂區區纂輯，意亦有在於斯乎？故書其後，以俟夫觀民風者錄焉。

嘉靖丙申端陽日長洲陸粲浚明父書於貞山草堂

舊志總敘

沈潤卿

吳號澤國，而其西境多山，自秦餘杭，以南迤邐，至於太湖，其間標名紀奇者亦矣。厥有鄧尉山，寔臨湖上，龍翔鳳翥，特立雲表，奇麗卓詭，稱東南之秀焉。信人寰之異區，霞外之絕境矣。山舊名大尖，東漢鄧尉隱於山中，始有是名。後晉青州刺史郁泰玄葬此故，又名玄墓云：前世猶未大顯。洎勝國之末，萬峰蔚禪師卓錫其地，始創精藍，亦名萬峰。厥後緇流相承，益勤締構，遂成鉅剎。其中有清泉碧石，修竹茂林，堂宇皆靜密幽雅，談者稱為吳中諸山之冠，特未有

志之者。予雖家郡城，而先墓所在，歲必一再至芯，徘徊依戀，不能舍而去也。因為考其事而列焉。

鄧尉聖恩寺志敘

聖恩堂頭剖石和尚，初繼師席，方振宗風，宜其不以文字為意，顧購得山志舊本，并條示法源及中興事實，持以授余，俾作寺志。余承命以來，略已草創，顧以懶性而兼雜學，遂至緩於討論修餙之事，因循直逾六載。和尚屢書相促，嘉魚熊先生，復寄遠信，欲急觀厥成，乃復尋繹舊聞，搜採別書稿，凡再易釐為十八卷，稍具權輿，以待能文者之潤色。葢茲山於花事為香國季迪輩所不能盡詠於佛教為禪窟子威輩所樂與首載以視虎丘之有隆祖，洞庭之有顯懷，父子皆用名山之傑出者，以高竪法幢，又不與他叢林比。惟以晦於前代，顯於國初，故不獲入唐宋人紀述要以鼻觀心宗，咸據絕勝，則亦何嫌於後出。若夫為袁為玄之有別，為尉為蔚之各殊，與夫玄墓鄧尉之為離為合開闢來，已具奧曠之觀，傳聞間，奚爭同異之數撫卷而如按圖冀寓目者之能會意耳。况禪學中興祖庭，再闢曹溪、南嶽，近在湖山，或亦能令觀者一新眼界，且至并忘作者之孤陋寡聞矣。舊志重在山，故止標名勝。今志重在寺，故悉備故實。斯則和尚見委之微，指余所緣以屬筆者也。



崇禎壬午仲冬望周山樵者周永年書

鄧尉山聖恩禪寺志序

於華藏世界中，紀九州四海，賦三都兩京，過量人猶軒渠以為是算稊米太倉，數一毛全馬也。矧夫郡一邑，邑一山，山一寺，如聖恩之在鄧尉，顧欲取其人物，語言盛衰，廣狹更僕，而指數之以成一表，壽之棗梨，是不可以已乎？有說焉是寺故善知識龍象蹴蹋之區也。腳尖所踢，拄杖所挑，時有無量諸佛菩薩於一毫端放，光明動地。唐宋以前，雖未大著，數百年來，塵垢粃糠，豈止一二人堯舜哉？以言乎至小莫頂踵若進而之，芥子之藕絲，眇乎眇矣。然而納萬卷書於頂，踵納須彌於芥子，納八萬四千修羅，於藕絲孔中，一一坦舒，無壞無雜，則其間高廣奧折，雖使離婁運睛，普眼播舌，隸算頡書，如此百千萬營營窮劫，亦不能盡。志之於山於寺祇不足是患，患有餘乎哉？安期周君以剖師命任此役，蹉跎未及就余，故受三峰老人付囑，願觀厥成敦趣之，乃竟業會　國難相尋，彼此無暇晷略加裁

定，授梓人如譜奕。然此王積薪所受，嘗埶耳後有作者，於是十九道中一道，或一道中一着，竪百千妙義，使觀者讀者窮未來莫能彈究，庶幾溳溳乎大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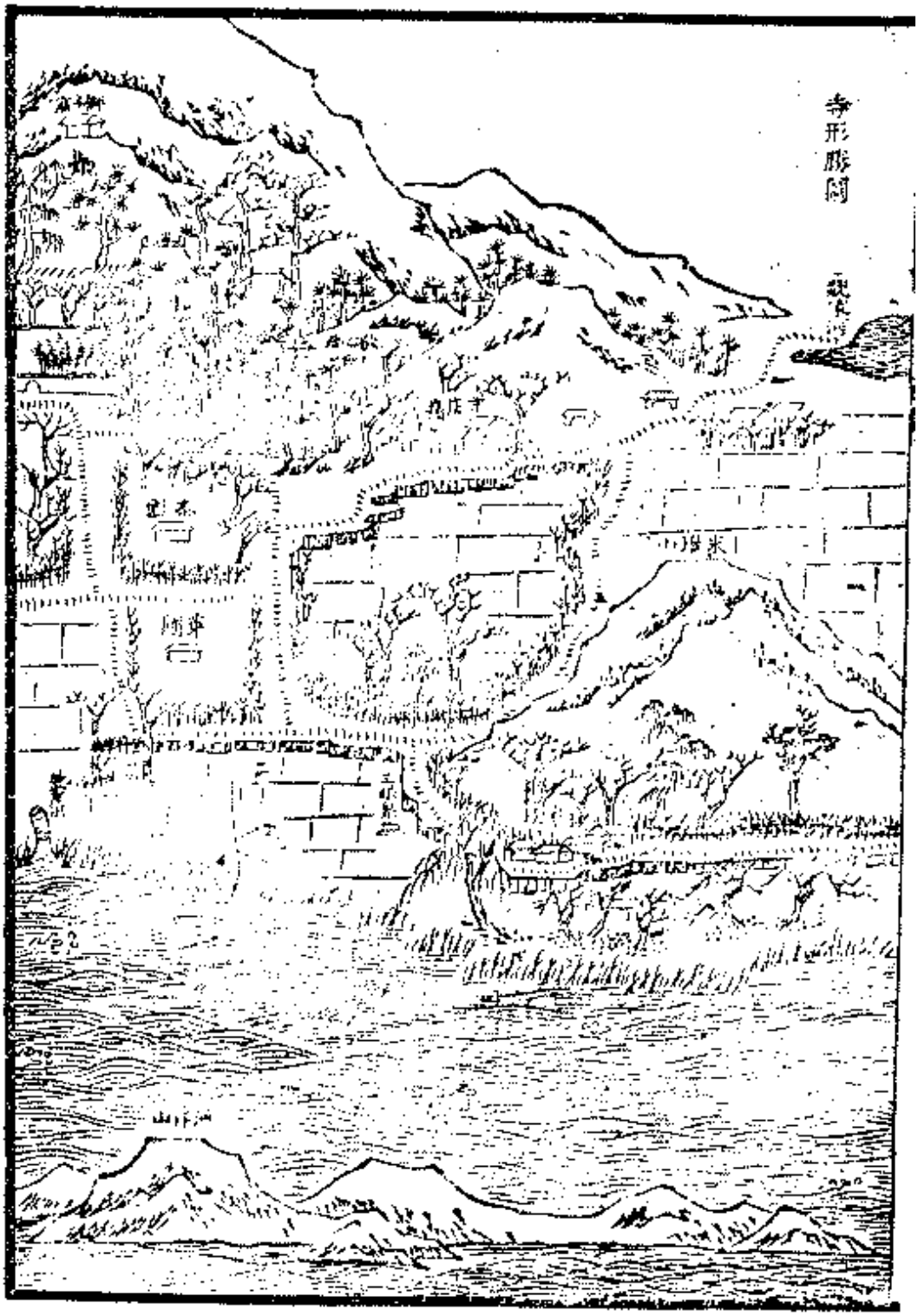


大明崇禎甲申歲仲秋日楚人熊開元敬識

鄧尉聖恩寺志

圖(凡三各系說)

- 鄧尉山寺形勝圖
- 鄧尉登山入寺津路圖
- 聖恩禪寺殿堂樓閣全圖


寺形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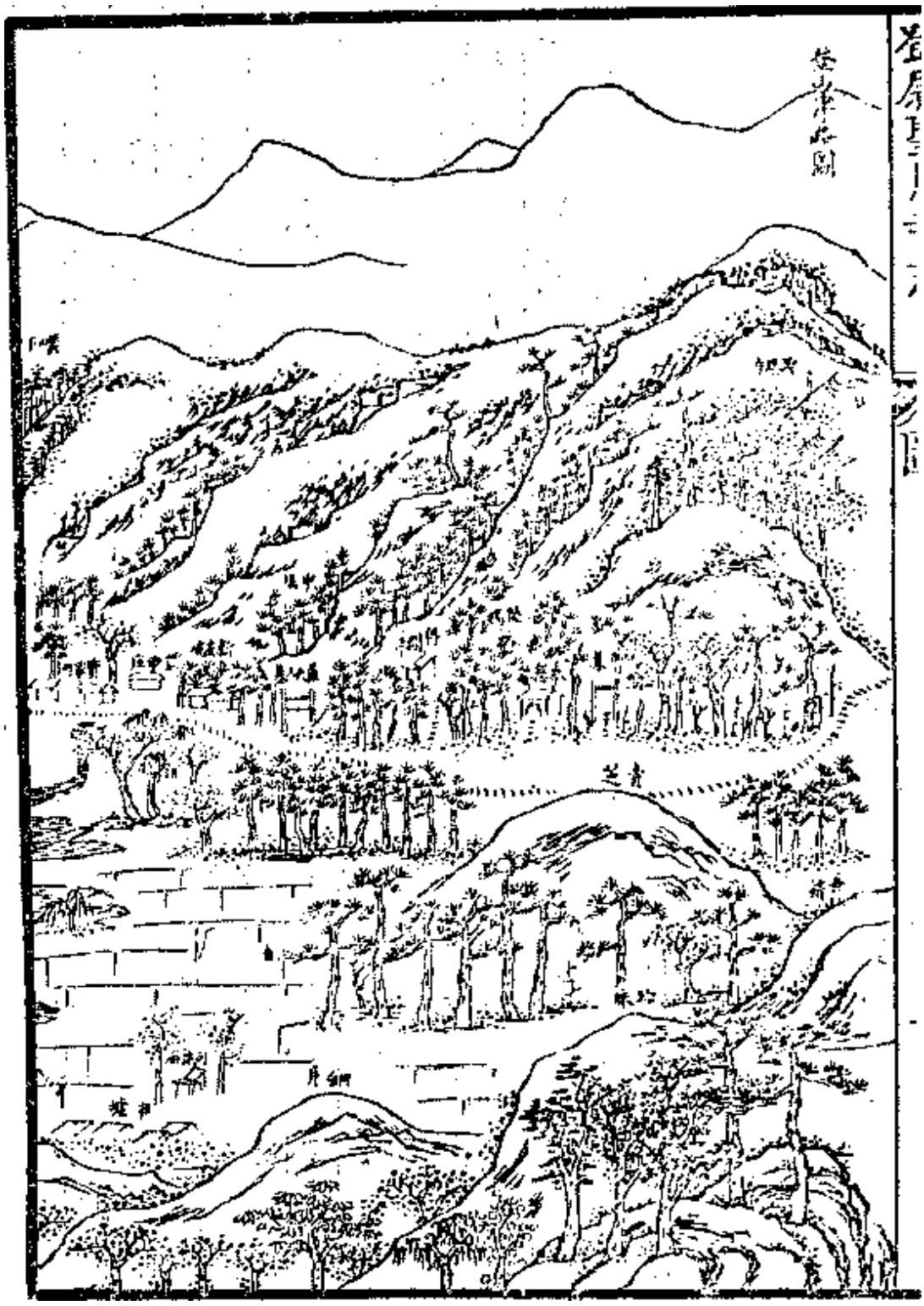
鄧尉山寺形勝圖說

鄧尉東自穹窿諸山來，結脉最長，南北西三面遶湖，而聖恩寺坐坎向離居明堂正位，具區三萬六千頃，當襟攝受漁洋山為正案，莫釐縹緲，則遠炤矣。七十二峰，浮黛出沒，亦足點綴勝槩。左抱米堆逶

迤，東南度呂浦、石梁仍轉漁洋，又為正拱，穹窿鳳凰，諸巘聳列，外護右抱，青芝長旂，綿亘西南竺山迴顧湖中，而外護則珧珠潭西磧諸高峰也。此三龍三鳳，人天朝拱之區，非大覺金僊不能享。非國師禪祖不能居萬峰開闢，於密中興大法，聿隆天行，數值邇遐，覩法幢而稽首緇素，叩祖塔以合尖欣剖，公締構之完正，新皇登極之會山靈尚希詔旨紺宇，再勒穹碑，則聖恩福利，寧止誇揚震旦哉！

〇舟航東緜胥口過呂浦橋，則山南錢家墈施家浜躡屬而登，或從東北浮履橋轉南，則姚家河涉柴莊嶺循徑入寺，亦為坦道。

王煥如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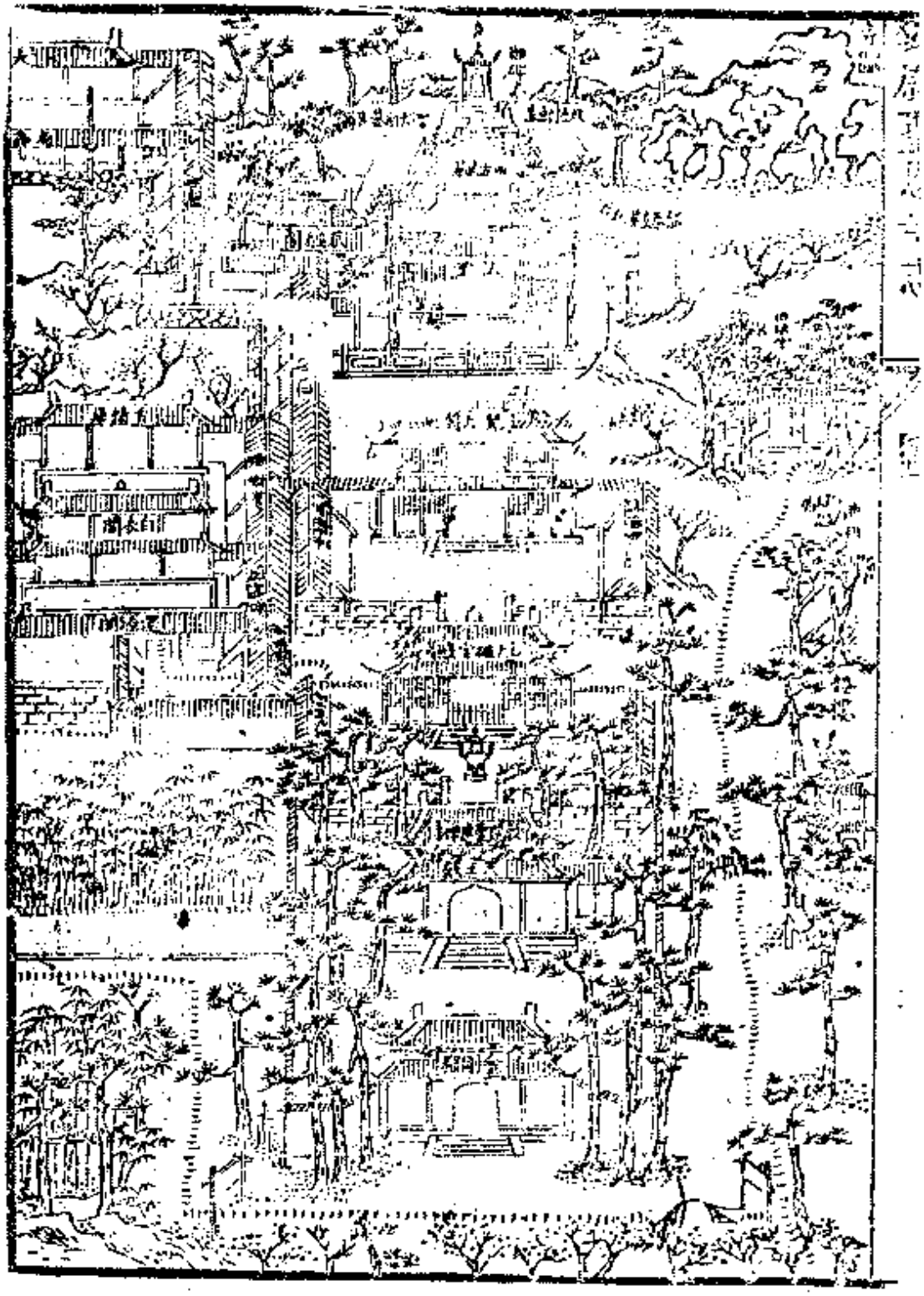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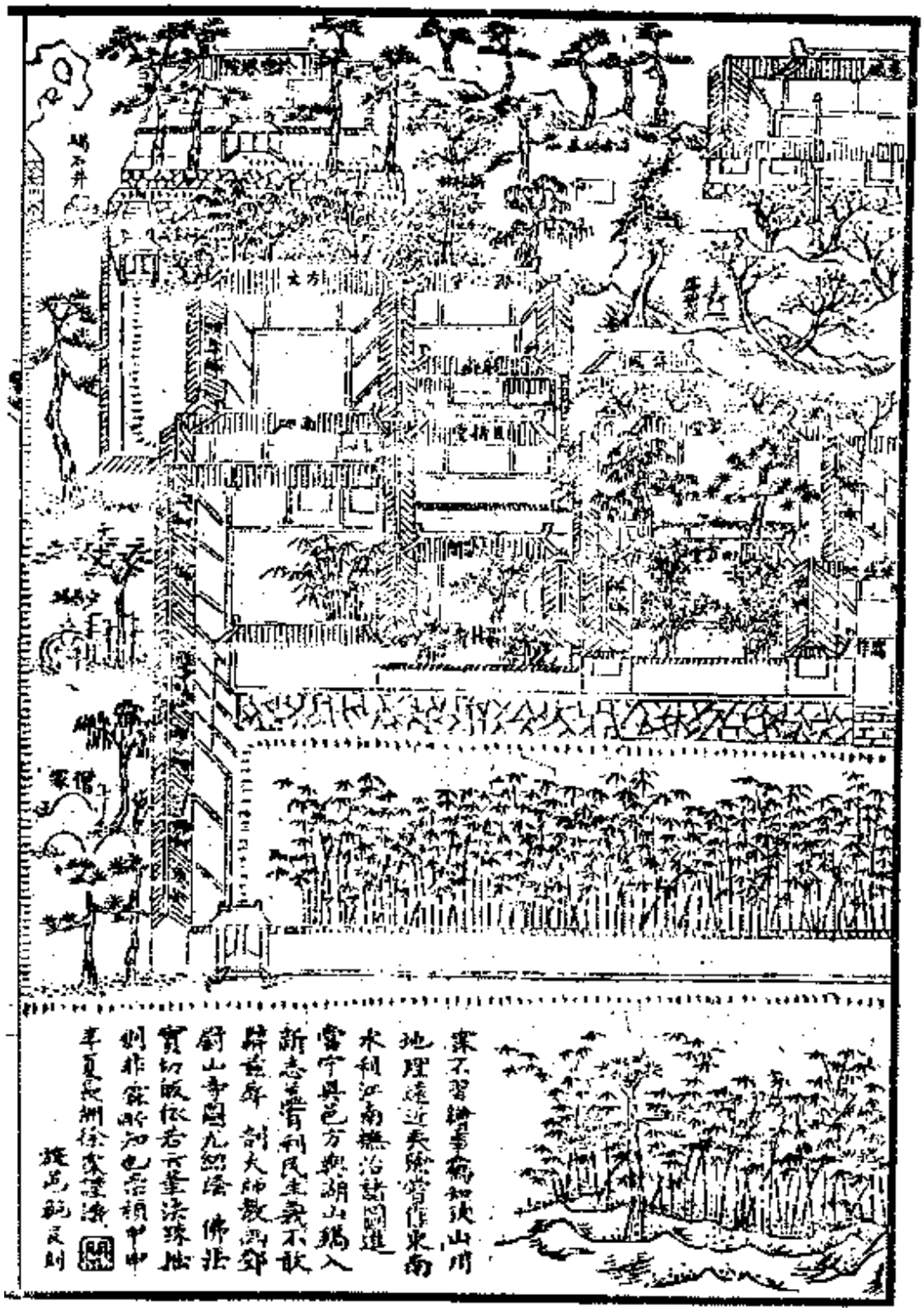
鄧尉登山入寺津路圖說

此鄧尉之西面也，寺故南向，前圖已攬勝矣。茲曷為又圖蓋山之勢，自光福而起人烟輳合舟輿登涉，徑深路修。而寺乃幽邃山川，暎帶古剎，依巒與震澤之層，波相蕩漾，尤有情致。矧光福枕山之陰為

寺，後坎虎山長虹肖龍臥，而講寺浮圖，則又聖恩翔鳳之尾也。其偃仰上下，竝合形家之說。故萬峰手構，獨推佛土之尊，代有禪師，繼隆燈燄。其意義不可弗顯。噫嘻！東西二崦，匯玄武之廣瀦；包費兩河，便青舸之繫纜。自奉慈以攀石址，緣崖蹭蹬可循轉銅井以達市墟，到處桑麻無間。得閒亭畔，高人寄碩隱之踪；司徒廟前，全里護棲神之柏。種種皆助精藍之景，人人求添點綴之工。鉅姓夜臺，聆鐘聲而返魄；漁翁布艇，聞魚唄以收帆。普利羣生，望峰頭指，見明月皈心，諸佛度[山*匽]下，徑躋禪關，展閱斯圖，不僅謂春花秋月，夏蔭冬薪，誇東南之絕勝已也。

王煥如識





聖恩禪寺殿堂樓閣全圖說

聖恩寺殿堂樓閣，位置皆祔自萬峰禪祖，而繼為增拓則虛碧諸師，先後手蹟在焉。竝協陰陽之宜，體天人之道，動當宁傾慕啓，四瞻依，凡山之陽，皆萬峰淨土。厥後法裔陵夷，析房為十四，值困

役，累糧逋，或轉屬巨室，為山房別業。擊魚誦唄之所，多為酣歌豔舞之場幸神鬼訶譏檀那遮護漢師，重振法席，剖公嗣響宗門羨道之彌高，皈心者益盛。僧居悉併嘗住棄壞，漸復伽藍。施米施錢，襁屬而集運材運甓，航，載而來朽腐易以堅新，欹邪支以正直。金容玉相，現慈藹於世尊；複道重檐，侈嵯峨於氣象。宸翰為山門永鎮凜林立之贔贔，單詞為頑漢，指迷驚壁懸之塵棒百遍。大悲神咒晝吼，鼉千聲極樂彌陀，夜聽版寂。按堪輿更舊制，奐東西南北之諸寮；循故蹟，顯芳模，窮南北東西之四址，剔仆碑于草覆，培祖墝于榛栖。擔水負薪，種種助道之力；開荒鑿沼，事事服民之勤。拾級甫登，但見翠筠蔽日；馮欄四顧，轉仰喬木叅天。豈徒地靈，昔年何以幾廢；全繇人傑，今日所以中興。謬託東吳識小之遺，敢揚西聖剎塵之化。

崇禎十七年甲申七月朔婁江王煥如謹識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一

嘉魚熊開元（ 玄年）裁定

吳江周永年（ 安期）編輯

婁江王煥如（ 仲至）叅訂

本志

山距吳城七十里，鄉曰長山，逶迤十里，周圍三十里有奇，其高五百餘丈，中巒隆起，東抵遮山，遠列穹窿，西抵銅坑諸山，北抵虎山，左右岡隴，勢若環抱。其巖岫聯屬，昂伏千態，石色皆縝潤其間。邃閣層樓，各據幽勝。太湖縈帶其前，法華山浮於波面。烟雲明滅，頃刻變幻。日落則赬玉萬頃，月明則素練千尺。飛帆往來，鳧鷗起落，凭高遠眺，心目開朗。若夫曉氣凝合，霧靄橫斜，重巒飛動，樓臺隱約。時有天風引吹，白雲彌岩，塞谷擁護，松檜若琪花翠黛掩映白雪，別具一種妙象。山雨欲來，暝雲合沓，泉飛樹杪，溜滴檐端。而郊原流潤，山澤含輝，新水平堄，可坐而濯陰晴夙莫間，倏忽異狀，此則山之大觀也。乃至曲徑深蹊，艸樹茂密，幽庭古砌，花竹秀雅，觸處成景，未易殫述。郡人固好游大抵，先其近者，而此以遐邃，故罕及焉。然名流逸士，探奇選勝者，亦累累無虛日云。

大明一統志

玄墓山在府城西南七十里，一名鄧尉山山峰，四立林木葱蒨，前一石屹立太湖中，若畫屏然。山上有萬峰寺，樓閣翬蜚，湖光掩映，亦吳中佳處，其山之陰，名至理山，山勢蜿蜒，前瞰太湖，對峙陽山，光福諸山，左右夾拱，山雖北向，隆冬入山，其氣盎然。

盧熊蘇州府志(吳縣山)

鄧尉山在縣西七十四里。
玄墓山在縣西南七十里，晉青州刺史郁泰玄墓。

王鏊姑蘇誌

鄧尉山在光福里，俗名光福山，在錦峰西南，與玄墓銅坑，諸山聯屬(按聖恩菴開山記作鄧尉山菴在玄墓山之南岡記作袁墓村葢舊志以袁為玄蔚為尉而名村以山耳後得宋進士葉和甫墓志與舊志相合)其東有虎山鳳鳴岡至理山北有龜峰光福寺在焉。其相連諸山，有安山聚塢山朝士塢，蟠螭山西磧山。(在游湖南)彈山，小雞山在湖濱土阜也。(竺澤叢書小雞出胥門西行四十里過光福市市西五里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竺山(一名竹山)、觀山、茶山(繡裘山也)、吾家山、茆岡山、石帆山、褚山、邢山、游城山(在游湖北)、長山，皆附鄧尉山。
玄墓山相傳郁泰玄葬此，故名在鄧尉。西南一名萬峰山。山之半南面太湖，遠見法華山如屏浮於波面東有米囤山，與石牌至理諸山相連，直抵呂山。其西則孫家蟲頭，諸山迤[這-言+里]入於湖心。其南為周山。
聖恩菴(在鄧尉山之南岡元至正間僧蔚萬峰自杭來止於此初蔚辭其師千岩請所往答曰汝名所止也至鄧尉結菴居之其徒大集遂創精藍為時名剎洪武中僧普壽普隱永樂中僧智璿先後重建內有碧炤軒)

楊循吉吳邑志

光福山。《盧志》云：在縣西南七十里。《姑蘇志》云：鄧尉山，俗名光福山，與玄墓、銅坑諸山聯屬也。
餘山十：安山(在西一里)、虎山(北二里)、銅井山、蜀山、聚塢山、小雞山、長山、新豐山、錦峰山、西磧山。
玄墓山。《盧志》云：在縣西南七十里。《舊》云：晉青州刺史郁泰玄葬此，故名。《姑蘇志》云：玄墓山南面太湖。今按：此山有土有石，宜松、竹、楊梅、柑橘，而梅特盛，高大之山也。寺，天壽聖恩禪寺，元釋時蔚建。

餘山十四：柵山(東)、石帆山、呂山、竺山(西)、法華山、觀山、吾家山、茶山、茆山、褚山、刑山、雅宜山、周山、漁洋山(並在南)。

王煥如吳縣志

鄧尉山在光福里錦峰山西南，去城七十里，漢有鄧尉者隱此，故名。或作蔚，非也。北有龜山光福塔在焉。前為鉢盂山，山之西北為虎山，中通一溪，跨以虹梁曰虎山橋橋之西南有上崦。袁中郎宏道記云：兩峽一溪，青巒四匝，山前長隄一帶，幾與湖埒。隄上桃柳相間，每三月時，紅綠燦爛如萬丈錦。其東麓三里有七寶泉。鄧尉西行，歷烏山觀山，朝士塢外窑裏窑熨斗柄，西磧山彈山，過長旂嶺竺山至玄墓，出入湖山間，山人以圃為業尤多樹梅花時，一望如雪，行數十里，香風不絕，此吳中絕景也。所歷諸山，大抵各有致。惟西磧最高，大少景然，在湖濱潭西聚塢差勝潭西一色如鐵，名鐵山。

玄墓山，在鄧尉西南六里，相連不斷，本一山也。後晉青州刺史郁泰玄葬此，故名。　國初萬峰和尚居之，又名萬峰。袁學憲袠遊記云：吳之山，惟玄墓最僻，亦最奇，面湖而險。隩丹崖翠閣，望之如屏背鄧尉而來，法華障其前。銅井青芝迤[這-言+里]其右游龍界，其左尤奇在絕頂。一登，則洞庭諸山悉陷伏於湖，而湖波遂混茫蕩為一色。山之麓有奇石在盧橘樹下，勢欲飛動，山有聖恩。寺萬峰道場。舊法堂在佛殿東北，其前銀杏數株，皆數百年。物歸太僕有光詩曰：欲尋老子當年處，五杏叅天寶殿東。正指此也。其後則奇石在焉，俗謂之假山石類太湖，天然嵌空。以此知湖石玲瓏者，不盡出水力也。但此石頑大非湖石比殿右為郡士，徐洌山房，今為漢和尚靜室。庭中古桂數株，本當時屏障，今皆七八圍矣。蟉結甚奇。山前面湖，法華山浮於波面東有錢家坎米堆山顧封公天敘闢有五雲洞，其山與柴、莊嶺石牌諸山相連，直抵呂山，西則孫家嶺蟲頭諸山漸入於湖南，為問山。

天壽聖恩禪寺在鄧尉山之右，唐天寶間建天壽禪寺，宋寶祐間又建聖恩。禪菴元季寺燬菴存，萬峰禪師時蔚開山說法。　本朝洪武九年，闢建觀音閣徒普壽構法堂，又徒普隱等建大殿、齋厨三塔院，又徒普持鑄巨鐘，建層樓。永樂七年，智璿重修大殿，建藏經閣。天王殿方丈山門寮庫碧炤軒正統八年，僧道立，奏請　賜今額。嘉靖間鐘為分，宜移去。萬曆間，僧素一修寺如曉，募銅鑄鐘如舊。雲棲僧智，在謀建鐘樓，郡士徐洌捨山房，復虛碧塔院。崇禎元年，吳江知縣熊開元延三峰法藏主席建大法堂。僧炤覺，又修萬峰塔院，建文殊堂。崇禎三年，金粟圓悟，又移堂院左，今兩院並峙。六年，法藏修

大殿佛閣，建方丈并規畫重建天王殿，山門屬徒弘璧成之璧，又建大悲堂及造毘盧像，造大藏經，供佛閣。(順治十年經閣成復遷大藏供于閣上)

陸應陽廣輿記

玄墓山(府城西吳之山，惟玄墓最僻，亦最奇。面湖而險，丹崖翠閣，望之如畫，相傳郁泰玄葬此，故名。一名萬峰山)。

鄧尉山(玄墓之北，俗名光福山)。

按：玄墓，鄧尉郡邑志皆分為兩山，而山志則合為一山，今俗亦通稱玄墓，間呼鄧尉，要不能不以一山兩名，如一統志所載為準矣。

山之左岡曰米堆山，突然高聳，如米瀉之狀。其南為呂山，舊有胡堅，嘗墓廬，因名胡菴山，後以呂姓蕃衍，遂易今稱。

米堆後有柴莊嶺石牌山，山後為東西山姚二塢，姚葊亦山中著姓也。又有塢名章墳，其北有學士塢及南北山場二塢。

志里村光福里有虎山，相傳吳王，闔閭養虎，於此下有崦中界。石梁名虎山橋，因稱東西二崦，又名上下。二崦四周皆山圍合映帶最為奇勝。人謂吳中山水佳處，無踰此者。

山西嶺曰竺山，環繞抵於湖，其後為長旂嶺聚塢北折為山之西麓，有幞山市墟，前後雀梅蓬石址，西橋市堰諸村。

山南居民數家為袁墓村，其西為陸家塢，又有村名西灣竺山渚云。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一(終)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二

泉石

七寶泉在山東麓，僧於岩下，鑿池貯之，結亭於前，泉從其下流出，伐竹為筧，引之味，殊甘冽其南。有玉泉一泓，清澈可鑑，僧結廬其上。山西麓有壽岩泉，與七寶泉相背，疑本一脉也。

八德泉，舊名沸珠，在寺之西南近河平田內，因水沸如珠，故名後人。砌甃方池，覆以大石，年遠仍廢。迨崇禎戊寅，大旱徧山水，少惟此泉盈滿遠近，人民競汲不竭，日供寺三百餘，其味冲澹，甘潔烹煮，有異色鄉人繰絲，俱用此水為佳品。

法乳泉在西山祇林後，萬曆初，忽從石罅流出，土人[祝/土]池深二尺許，嘗盈不涸，味甘清冽。

井有四：一在喝石下，名中井，大旱不涸，近者接竹引之；一在齋厨外；一臨山半(巧山下)；一在僧室簷下。

又井四：一在山門西南茶園前，一在上陽村大路南，一在聖恩下院齋厨前，一在香光室左皆甘洌。

山南鄧太尉廟東有一井，名曰龍眼，俗呼三角。竺山廟有井，亦名龍眼，其味俱與嘗水異。

萬工池，在聖恩下院東南大路傍放生池，在純白窩前，鉅石在天，開圖畫僧室。後天順間，忽於土中露見稜鍔，扣之琤琤，遂加剔濯。巉巖洞越巧若天成，舊刻獅子岫棲禪洞，螺髻峰，滌硯泉，凌空橋削壁，岩流雲澗，海湧門八，題於上。(今廢)

山之絕磴東上又有巧石，俗呼假，山青碧奇絕。前有望湖亭，今廢。西下有喝石，相傳萬峰師穿井，有巨石上墜，師呵止之，遂名。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二(終)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三

梵宇

山寺

山寺舊名聖恩菴，宋寶祐間，建天順間，　賜額為聖恩禪寺。初萬峰蔚禪師創菴居，復得葉和甫所葬碑石，欣然若有宿契，遂盛作佛宇。其後有普壽智璿、道清、道宗以下，相繼修建樓閣傑聳，與林谷相輝映，遂為西山叢林甲乙焉。中有大雄殿上設釋迦彌陀藥師像，繞以十八羅漢，其天神二十則侍立焉。左為鐘樓殿之前為天王殿立，　高皇帝賜無念，　御製詩碑刻又前為金剛殿，其東立小山門，以便出。入殿之後，有毘盧寶閣中設毘盧遮那像，環列十二圓覺楣棟列無名佛萬計，又名萬佛閣下奉觀音大士像，傍庋經律論三藏，書五千軸。閣後為禪堂中設憍陳如像，旁設廣榻，則修其學者列焉。其左有大悲殿，後為法堂，堂左屋以奉釋。初祖達磨及中峰、萬峰二師，亦有祖師堂，右屋為伽藍神。趙松、雪書，扁其東為齋堂，扁曰香積，庾庫庖湢二十餘楹。寺有名額人慕萬峰道行又稱萬峰寺云。

以上係舊志文，以下據見在記。

大雄寶殿

宋寶祐年間，創始至明洪武二十年丁卯四月開山始祖時蔚鼎建正統元年丙辰閏六月，住持智璿重修。崇禎八年乙亥七月，住持法藏，又重修於大清順治十四年丁酉七月十一日，住持弘璧，同耆舊戒，萃監寺濟如照聞等，重新鼎建。

毘盧閣

亦名梵天閣。在大殿後，正統十年乙丑六月，住持道清鼎。建崇禎七年甲戌十一月，住持法藏，重修上層。順治十三年冬，住持弘璧，又修下層。

大法堂

在佛閣後永樂十四年丙申十二月，住持智璿鼎建廢久基存於順治五年戊子正月初六日，住持弘璧、同濟、据濟如等重建。

舊方丈

在法堂後地，益高山之最深處也。其後有美石嵌空玲瓏，森肰離立，前臨虛壑，瞰太湖諸峰於欄檻外。洪武九年丙辰，開山萬峰蔚祖創建，太常卿程南雲扁曰天開圖畫。隆慶間，杖朝頑健，吳涵復扁東為雙梧軒。少師姚廣孝題西有碧照軒主，事陳亢宗書後有室曰：萬峰深處，蔚祖寢堂並廢基存。今樹景　英二廟御碑，永鎮於上。(恢復事蹟別見)

東關

在佛閣左。順治十五年戊戌冬建。

伽藍堂

在大殿左。

祖師堂

在大殿右。順治戊戌三月重建。

天王殿

在大殿前，景泰七年丙子五月，住持道清鼎，建崇禎八年乙亥十二月二十六日，住持法藏，同門人弘璧監寺濟教等，重建洞庭。優婆夷，法名濟[竺-二+復]。捐貲，協建中，奉彌勒像，傍列四天王彌勒像。後立，高皇帝　賜無念，　御製詩碑，南向懸敕賜聖恩禪寺扁。(岩大明天順三年歲次己卯五月吉日題)

金剛殿

在天王殿前，正統十一年丙寅三月，住持道清鼎建。(今廢)

三門

在天王殿前，順治五年戊子正月初六日建，金剛殿基。

香花橋

在金剛殿左正統十四年己巳七月，石城萬壽寺住持宗學捐貲獨力建本寺釋道清題。(石刻在橋南下)

鐘樓

在大殿東南洪武二十一年戊辰，寶藏持禪師建崇禎七年甲戌四月初九日，住持法藏同堂主性貢重，建上懸法華鉅鐘，下設舍那佛像。(事蹟別見)

大悲殿

在佛閣西北隅，棲雲山居故址。崇禎十年丁丑八月初七日，住持弘璧，鼎建海虞譚于墀為求嗣，捐貲協建。

南廊

在大悲殿前長廊在大悲殿，左一指軒，在長廊中間，俱崇禎己。卯年建。

拈花堂

在南詢堂前，虛碧璿禪師退居故址。崇禎二年己巳六月十六日，住持法藏同監寺濟萃、堂主性貢等鼎建。(事蹟記云璿禪師以僧臘之高謝事，退隱同袍　禪師典其事。又師墝銘云，營築退居墝院二所俱備。又云瘞於祖墝之左，倚於本寺之右，崇禎六年癸酉，按察御史陳公乾陽置額，題為萬峰禪院，興復事蹟別見。)

方丈

在拈花堂西北天山墝院前。崇禎三年庚午四月，住持法藏建。

華嚴壇

在方丈後墝院左，順治十年癸巳，閏六月十二日，住持弘璧鼎建。

東廂樓

在壇之左，順治十一年甲午三月二十五日建。

西廂樓

在壇之右，四月二十日建。

藏經閣

在新法堂右，順治十年癸巳十一月二十二日鼎建。

溫研寮乾室

在方丈右肩，崇禎壬申年建。

證心室

在方丈左肩，崇禎四年辛未建，藏禪師為諸子入室處。

舫齋

又名船屋，在證心室前。崇禎壬申年建。

侍寮

在證心室左，茶室在侍寮左。

精進堂

在拈花堂右肩，崇禎三年庚午八月，住持法藏鼎建。

大歇關

在拈花堂西南，精進堂前，永樂十四年丙申建，虛碧璿禪師退居。天啓五年乙丑，藏禪師於此著濟宗頌重修。

叢桂齋

在大歇關前。崇禎十一年戊寅二月十七日，住持弘璧建。

廂樓

在叢桂齋右，崇禎十五年壬午八月二十日建。

南詢堂

在影堂右。順治七年庚寅十月十五日建。

四宜堂

在拈花堂前。永樂十四年丙申建，虛碧璿禪師退居。於大清順治十三年歲次乙未九月初三甲申日子時重建。

庫房米廩

並在白衣閣後。崇禎四年十月，住持法藏建。

寶書樓

在天王殿左，舊為娑羅林，庚子十一月日建。

小樓

在庫房右。崇禎十五年壬午十二月十八日建。

白衣閣

在拈花堂東南庫房前。崇禎十四年辛巳二月初二日，住持弘璧同監寺濟觀等鼎建，上奉白衣大士像。

還元閣

在白衣閣前，順治五年戊子三月建。

禪悅堂

在大殿左肩，順治十五年戊戌二月初八日建。

香積厨

在大殿右肩戊戌十月初六日建。

悟因堂澡室

在大歇關右。

茶房延壽堂

在還元閣前。順治庚寅年建。

心堂新樓行寮淨所

俱在叢桂齋西南一帶，崇禎四年辛未十一月建。

純白窩

在寺西，崇禎六年癸酉七月二十日，住持法藏鼎建，開荒鑿池，置飯僧田三百六十餘畝，有撫按府縣免役碑。建大義堂、放生所、諸堂室，永為聖恩下院。

舊法堂

在大殿東北隅，洪武九年丙辰，開山萬峰蔚祖鼎建。正德二年丁卯七月十一日，練川普炤禪寺住持明遵重建。

南菜園

在山門下大路南，順治八年四月十一日建。

茶園

在山門西南萬工池右，順治七年三月初三日建。

西山靜室

在田庄西北，順治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建。

西菜園

在寺西萬工池東南，順治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建。

碧雲庵

在寺東柴庄嶺，順治十五年十月，聖恩常住恢復重修。

天壽寺

在寺西如塢，順治七年歲次庚寅十一月十五日丑時，住山沙門弘璧鼎建。

滿月閣

在天王殿右，康熙十一年冬建。

地藏殿

在大法堂東舊東廠基，康熙三十四年乙亥秋建。

影堂

在藏閣西舊南詢堂址，供中興二代剖石璧禪師像，始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冬，告峻於三十八年己卯春，住持嗣法門人(濟石、誄震、濟涵、濟志)同建。(司空李萊嵩居士顏其額曰獅堂)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七月二十三之夕，大風鼓發，林木拔倒，山門壓坍，是年冬重修。

大殿

在康熙三十七年戊寅春，住持濟志重脩佛像暨彌勒佛像，於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比丘淨覺超福捐貲重裝金。

涅槃堂

在延壽堂西，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春建。

天王殿

於康熙四十四年乙酉秋，住持濟志同比丘超福淨覺捐貲重脩。

柴庄嶺、碧雲菴

於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冬重脩。

東菜園

於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冬重脩。

純白窩、七佛殿

為白蟻所傷，傾圮於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十月。是年冬，住持濟志同兩序職事重新鼎建。

又

新菴

又名善慶，在市墟，舊為邵武知府徐公濟墓廬，又有東菴，其北有石址菴，宋黃策祠。

正覺菴

在陸家塢，元元統二年甲戌，僧大楫建，廢久，其方池尚存，西南為長旂，嶺有鳳翔菴。宋咸淳元年乙丑，僧椿壽建，舊傳其下蓮池最勝，今不存。

五十三叅

舊名善財房，在本寺右。永樂十二年，萬峰的嗣虛碧璿禪師鼎建，隆萬間荒廢，遂為民間別業。崇禎七年，僧性乘同徒海慈募資恢復。崇禎十四年，蔡懋德捐資，為僧濟炤倡首重修。

妙高菴

在本山後，萬曆丙辰年僧一輪開創。崇禎八年乙亥僧寂聞重修，左有井，清冽味殊。

山居

紫雲居

在舊法堂後，初蔚禪師卓錫之地，王文靖公汝玉題扁。其東上為東山居，門徑幽僻，林樾交覆，中有松雲堂，尤多美竹。(今廢)

南園

在小山門東南下路，數折而入，皆松竹環繞。又有流泉經其左岡，清潔可愛。(今廢)

棲雲山居

在禪堂西北，結廬負巖，開厨映竹，臨眺澄湖，於長松之下，青爽特甚。左有瑞雲軒西隱皆高竹，喬松密布，前後有危樓，中聳推窓青鬱觀者，灑然易慮，信佳處也。樓左右有筠隱、蒼雪二軒，或題為竹塢云。並廢，今建大悲殿於上。(碑記別見)

古松山房

地僻多美竹，東小徑八澄湛軒尤靜美。其中和房、壽椿房、慶雲精舍、萬峰塔院，皆據巖壑勝處，匪其緣，弗能居也。

獅子窟

在三峰塔院後，崇禎二年己巳，住持法藏搆。

巢居

在善財房南。崇禎五年二月十六，僧清印建。

香光室

在聖恩下院西北，崇禎六年癸酉十月法藏搆。

蓮花居

在香光室左。崇禎十四年辛巳八月，老宿海舒搆，於此專修淨業。

歇心居

在鐘樓東。崇禎十一年戊寅五月，僧濟長濟時同建。

祇林

在香光室北。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三(終)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四

禪祖

聖恩禪寺開山祖師萬峰蔚公傳

承德郎刑部主事永嘉陳亢宗述并書篆

師諱時蔚，字萬峰，出溫州樂清金氏。母鄭夢，儒、釋二人，入其寢覺而生二子。師居末，適有光燭，室鄭懼，欲弗舉其姑，保而育之。襁抱中，見僧，輒微笑，作合掌態，父母度不可留，使禮越之。永慶寺昇講主為師，時年十一。誦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忽有省，遂入杭受具，叅止岩禪師於虎跑，示以南泉，三不是語別。入達蓬山卓菴佛跡寺故址，晝夜究竟岩語，至忘寢食。一日，寺主宗律師舉似山淨瓶公案，觸所叅，說偈云：

倒倒老南泉　累我工夫却半年
當下若能親薦得　如何不進劈胸拳

遂往見岩詰前語，獻偈云：

南泉正是惱人心　更要將心去覓心
不是心兮不是佛　性天寬廓有何尋

復之華頂訪無見覩公見，問：從何處來？師云：從杭州來。曾見何人？師云：止岩和尚有何指示？師云：南泉三不是見。云：我這裡南泉三不是不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從生至死皆無一。又問：如何是一歸何處？師近前叉手云：不審。見云：且居山保守，還返達蓬獨處者十稔。已而往伏龍山中，謁千岩禪師，初入室，問：將甚麼與老僧相見？師竪拳頭云：這裡與和尚相見。岩問：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岩復云：莫要請益受戒麼？師掩耳而去。明日，復請斫松，師拈圓石作獻珠狀云：請和尚酬價。岩云：不半文錢。師云：瞎。岩云：我也瞎，你也瞎！師云：瞎瞎！說偈云：

龍宮女子將珠獻　價三千與大千
却被傍觀人決破　誰知不半文錢

岩顧昭首座曰：蔚山主，頗有衲僧氣味煩請歸堂比佛。誕日岩上堂云：今日有三種好事：一者世尊降誕；二者天道晴明；三者有大施主設齋。若向此三種好事，上識得老僧，舌頭落處，日銷萬兩黃金。師從西過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中天！天中天！釋迦彌勒。誰後先岩云：大獅子吼過了也，還有小獅子麼？未幾，復還佛跡。岩遺以衣拂各一并偈一首，見千岩語錄中。而移居嵩山，閱九載，岩三為手書招之，所以愛重期待者甚厚比至請與分座，尋返嵩山岩囑云：汝緣在浙西，可往化導，大振吾宗。遂以元末己丑年入吳，凡三築精藍，卒之玄墓。鄧尉山中，卓錫半山，斬蒙翳，結菴居之。久之，四歸嚮，乃搆為大伽藍，號曰聖恩。自是緇素奔湊，遠邇雲集。師隨機開導，俾滿意欲，初不為雕琢語，故人益慕而信之。一日，忽沐浴更衣，召訣別書偈曰

七十九年　一味杜田
懸崖撒手　杲日當天

遂趺坐而逝。時洪武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也。龕留十有三日，顏色如生，傾城聚，觀膜拜，瞻嘆其徒普壽等奉全身，合二缶瘞菴之西崗，遵治命也。師貌古而清，髭鬢疎秀，寡緣餘千岩，常稱其純粹質樸，有古人氣象，深得之矣。師歿垂四十年，吳人無少長，咸知尊慕其行。嘉湖諸郡至有繪其像而事之者，其生卒之辰，遠邇畢集。如其生時，而傑閣重樓，逾增舊觀，焚修之徒，數常滿百齣。然為一大叢林，雖宿號名山盛剎者，或未之能先焉，岩所囑者，益又驗矣。師平生未嘗讀書，惟以深悟，自得其形，諸語默者，俱能落浮華而一踐乎？實其徒普壽等輯為萬峰語錄一帙，鋟梓流行，然非師志也。其所度弟子若干人，而勝學無念者，獨號能紹其傳云。贊曰：昔中峰普應國師以臨濟正宗，振耀天目，得其心印者，弟子千岩也。千岩再傳，而師實承之。厥後無念學公，復親受師衣法之付受，知太祖高皇帝龍章寵錫，雲漢昭回，天目淵源，遂為有托師所付得人矣。嗚呼盛哉！

永樂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徒弟比丘智璿立石

又山志舊載

萬峰禪師溫之樂清金氏子名時蔚，始學於餘杭山中，將出游，辭其師千岩，請所止，答曰：汝名汝所止也。後至鄧尉，將結菴，其地乞諸葉，承三氏。葉初不許，後見其智慧能知未來，遂捨與

之。始創精藍，其徒大集。師深造物諦，詞翰亦奇。古嘗作偈題其山云：

玄高向午面朝湖　三鳳三龍天下無
左右環盤前後濶　此山好立禪徒

師居此，凡三十餘年。一日，告曰：吾時至矣，又囑其徒。而今而後，汝等須向山間林下钁頭邊接引一個半個闡揚。吾道不可攀高接貴，輕慢下流，逐利追名，迷惑道。如今末法將沉，汝等慎之。乃趺坐，說偈曰：

七十九年　一味杜田
懸崖撒手　杲日當天

語畢而終。所遺語錄命悉火之曰：從上佛祖言說後學，畧不聽從。况吾區區，杜田話柄。其門人掇拾所遺撰，次成卷行世。先是其徒鑑無礙，欲候師涅槃葬之金山，師聞而致書謝焉，其語尤異。又自題其像，皆援古驗今，詞旨嶄絕。今寺西北有塔院，師葬處也。翰林侍讀王公達善銘載，異蹟甚悉，為開山始祖。

又

陸粲

吳西山聖恩寺僧，時蔚號萬峰，溫州樂清金氏子。元末名僧長，千巖高弟也。初學成，請於師出遊，師謂曰：汝逢汝名。住至蘇州，止於鄧尉山東麓曰玄墓。建大蘭若，初未嘗識字，超悟禪乘，遂能作詩偈語，皆可誦，雖僧服而不去，鬚髮自為贊，有束髮辦頭陀留鬚，表丈夫之句。洪武辛酉，　朝廷聞其名，使　徵之，使未至之七日，蔚已前知，謂其徒無念曰：吾與之無緣，汝當　召吾，今去矣。遂沐浴入涅槃，遺令毋焚尸。越十三日，肢體猶溫，以磁缸覆尸而葬，無念入　覲，大被　寵錫。後往湖廣之九峰寺，與蔚埒望焉。蔚素精堪，輿家常言玄墓形勢，三龍三鳳，勝絕天下，卜葬者多扣之，蔚未常輕答也。老患疾氣，語其徒曰：吾當服城中沈以潛藥，吾與之有緣也。彼在　京師，今夕且歸矣，宜往速之。徒如教。至沈氏，則以潛初未歸也，返命又遣之徃及夜，因寢其家門下待之。二鼓，以潛果歸，聞其言異焉，往治疾。瘥，蔚謂曰：荷君治疾，無以為報。有地於此，請奉以為太夫人壽域。因指

示竺山後一穴，稍下六尺，云：是雖微劣。至六十年後家大發，後以潛竟以葬母至成化，間以潛諸孫廛等皆富甲其里布政使杰諭德燾，數人相繼，取科第門戶，赫奕距葬時，恰及六十年矣。予聞諸以潛末孫注者如此，然留鬚之說，實石室僧語，意謂非蹈襲，殆是偶合耳。

又續吳先賢讚

劉鳳

時蔚，樂清人，姓金氏，學其道者稱祖焉。傳法於千巖，來吳玄墓，聚橡栗藜，藿而食之；或累日不進。開立宗教，建寺設壇授受，其徒甚盛，名萬峰師。洪武辛酉召之，蔚已預知，趺坐而逝，使至已無及。數日，肢體猶溫如生。

無念勝學禪師傳

釋弘璧

無念勝學禪師，萬峰嗣，德安府隨州應山人。父姓陳，母周氏，元天曆元祀，戊辰八月十九日子時生，九歲禮本郡寶林寺無極。緣公為師，初不識字，執苦經年，自覺己事不明，往叅荊州無聞和尚開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公案，師驟發大疑，日夜提叅，復歸寶林。廿有二歲，往宣州登壇受戒。後入嵩山，住靜履影不出，常穿一衲脇不沾席，精進逼拶。一日，豁然有省，偈曰：

數載東山昏霧濛　凭欄終日待晴空
夜來忽覩霜天月　萬象全彰一鏡中

由是遍訪海嶽耆宿，東抵姑蘇玄墓叅。萬峰蔚和尚，機語相契，峰親書法語，付僧伽梨，以偈證之。復回寶林，道風昭著，緇素敬慕。後楚昭王建剎，延師居之。洪武間，太祖召至，　奉天殿　賜坐　上問法要，師進偈　上覽之，大悅　御製詩文賜之，今勒碑鎮寺。永樂三年乙酉十一月二十九日。師說偈曰：

世尊七十九　無念八十邊
打破華藏海　依舊水連天

儼然而逝，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七。全身塔於獅子巖，謚清福廣慧禪師。

虛碧智璿禪師

虛碧智璿禪師萬峰嗣蘇州吳縣長山鄉顧氏子語錄未見塔銘存寺為聖恩第三代住持。(舊本璿誤作第二代寶藏誤作第三代)

寶藏普持禪師

寶藏普持禪師、萬峰嗣姓氏，未詳語錄塔銘並無存。但聖恩事蹟記中，有僧錄實公為撰靈骨塔銘，萬峰禪師付法與師偈云：

大愚肋下痛還拳　三要三玄絕正偏
臨濟窟中獅子子　燈燈續燄古今傳

為聖恩第二代住持。

本義禪師

本義禪師萬峰嗣有語錄若干卷，今失。

普榮禪師

普榮禪師初叅萬峰，勤於問道，猶兼苦行，得峰激勵，憤志叅究，七日而悟。

碧潭道清禪師

碧潭道清禪師，虛碧嗣嘗受知于巡撫侍郎周文襄公忱延之住山所居有虬松倚巖，結鶴巢於上趺焉。語錄塔銘，俱失其行業。載事蹟碑記為聖恩第四代住持。

聖恩道宗晏禪師

聖恩道宗禪師，虛碧嗣蘇之常熟人語錄塔銘俱失。景泰中　詔修保國道場，感五彩祥雲繚繞，光明炤耀，特降　敕褒諭師，復於

天順三年五月十九日奏　請寺額有　敕文劄付勒碑，永鎮於寺，為聖恩第五代住持。

善祐禪師

善祐禪師，虛碧嗣能詩，有禪學，亦於景泰中　召為宗師，卒　賜諭祭。

東明虛白慧昷禪師

東明虛白慧昷禪師，寶藏嗣。年十四，於丹陽妙覺寺禮湛然。師薙髮受戒，叅雲間，松隱叩其心印。然未心肯，自誓若不徹證不已，因禪定六日出定，舉首覩松，豁然有省。尋至蘇之玄墓聖恩寺，見果林和尚針芥相投。復指示見寶藏持禪師具陳悟。因藏叱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得泊在這裏？師遂親炙座下藏一日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這個見解。師乃發憤忘寢食，至第二夜，驀然徹法源底，呈偈曰：

一拳打破太虛空　百億須彌不露蹤
借問個中誰是主　扶桑湧出一輪紅

藏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至，其理自彰。

海舟普慈禪師畧傳

海舟普慈禪師，蘇之常熟人，姓。錢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初至慧日寺，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乃曰：言說今日愈多矣。遂歸日夜閱經，尋思實義，而顏日悴。有居士問曰：師顏色有病。師云：佛法不明故，爾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鄧尉山問取萬峰和尚去。師聞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峰，峰問曰：沙彌何來？師禮拜起曰：常熟。峰曰：到此何為？師舉前話，再拜求示，峰便劈頭兩棒，攔背一踏，以脚兩踢，曰：只這是實義。師有省，起曰：好只好大費和尚心力。峰笑而許之，付以偈曰：

龜毛付囑與兒孫　兎角拈來要問津
一喝耳聾三日去　箇中消息許誰親

又曰：子當匿跡護持，莫輕為人師範。師自以為得，乃結廬於洞庭山。塢廿有九年。一日僧至，師問曰：上座何處來？曰：安溪。曰：安溪有人麼？曰：有虛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峰曰：是誰弟子曰：寶藏。曰：有甚言句？僧舉室中驗人語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麼下語？者皆不契。舉畢，復問師曰：叅寶藏否？師曰：我與寶藏同叅萬峰。僧曰：當日有何所見？遂隱於此，就再不叅人去。師曰：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峰便打，我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所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痒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毛。僧笑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云悟未在未在？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曰：彼處中有大徹者麼？僧云：無。師棄菴渡湖，往安溪詣東明，適有人設齋，師至關前問明曰：今日齋是甚麼滋味？明曰：到口方知，說遠矣。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着落味到口？師無語。次日黎明遣侍者請師，師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個俗漢，但說何妨？師曰：萬峰明。曰：為敘先後耶？為佛法耶？若敘先後，萬峰會下有千人；若論佛法，老闍黎佛法未夢見在，何驚之有？若親見萬峰萬峰，今在甚麼處？師面赤惘然。明曰：若如此，不曾見萬峰。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香，燈繩斷墮地，忽然大悟。詣關前呈悟緜，明曰：老闍黎！承嗣萬峰去。師曰：白公為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峰？明乃笑，遂集出關。陞座曰：

瞿曇有意向誰傳　迦葉無端開笑顏
到此豈容七佛長　文殊面赤也茫然
今朝好笑東明事　千古令人費唾涎
幸得海公忘我我　濟宗一脉續綿綿

乃擲下拄杖云。千觔擔子方全付，玄要如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下，下座。師入方丈禮謝。明曰：老僧不出月去也。至廿七夜辭。廿九日示寂。師仍欲遁歸洞庭，四苦留，乃繼其席。萬峰忌日。師拈香指曰：我幾淹殺你。甕裏幸是普慈。若是別人，不可救也。爇此瓣香，堪酬接引。喝一喝，云：只笑你護短沒頭。師佛法當人情。展坐具禮拜。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東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余洞達宗源連喝兩喝云。一言豈盡普慈心。千古兒孫贊報恩。又拈香云。此瓣香供養昔日師僧指南之力。若不蒙師，何緜今日。他日到來拄杖三十喫。有分堪報不報之恩。喝一喝云。受恩深處便為家。有乳方知是阿娘。禮拜起，說偈曰：

源頭只在喝中存　三要三玄四主賓
五棒當人言下會　四料還須句裏明
末後機死活句　箇中消息在師承
碎形粉骨酬師德　將此深心報佛恩

慟哭歸方丈。臨示寂。說偈曰：

九十六年於世　七十四載為僧
中間多少譎訛　一見東明消殞

以拂子打〇云：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尚。又打〇云：多向者裏安身，咄！乃投筆而逝。在景泰元年，全身塔於東明左側，得法十二人。

天壽聖恩藏禪師行狀

師諱法藏，字於密。初住三峰，人皆以三峰和尚稱。梁谿蘇氏子，父蘭，母周氏，家世奉齋。師生而顖異，狀貌脩偉。有大志，八歲患痘疹，值洪水破岸，將及床，見玄龜如盤，師下床，入水乘之，因成瘵。十五就醫于五牧之德慶菴，禮佛心動，遂念曰：世間法無足聖者。歸告父母，求出家，許之割田以給衣食，囑曰：必無為經懺僧，他日當拯我于塵勞也。師謹佩其言。然性高曠，不事事，留心筆墨，間以事清散，雖不能，為淵瀕之學，而屬題拈韻，錯趾于文人。伍與廉憲、薛純臺諸公為世外交，嘗語同輩曰：吾四十當悟道六十歲死矣。問者曰：子不修行，安期悟道？師曰：時未至，尚當遊觀耳。且公以何法為修行乎？聞者皆異之。二十九歲，見高峰語錄開卷，悵然隱隱，若能記憶，遂決志叅禪。是歲受戒于雲棲。又八年，受具于靈谷，又明年，住海虞之三峰。如是十餘年中，費盡心力，虛檐破壁，草屋蘿墻，食荁滓衣，補綴不以為苦。嘗叅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目不交睫，脇不至席，夜中為昏沉所罩。師乃懸巨板于座側，命徒分香擊板，佛聲徹天，每嘆曰：嘗言四十悟道若有，可憑今三十有八矣，而徒勞若是，豈終負此語乎？于是惶懼泣，不自禁。至欲養髮入醫卜，不受十方茶飯，俟叅透再來，其懼罪福如此。至萬曆壬子，師年四十，叅究愈猛，必以得悟為期。適峰中有老宿朗泉者閉，不語關師，乘便求入，才與老宿相拜下，忽眩暈吐痰斗許，放身一睡，五日不知人事。會窓外有二僧夾籬折大竹，聲若迅雷，師自枕中躍起，頓得心空。至夜，聞兩堂

課誦鐘鼓之音，如在自己身中歷歷落落，毫無間隔，覺得身遍虛空，坐一夜如彈指，復念曰：此正古人所謂前後際斷，不可坐着。乃盡力推究，忽于青州布衫打失鼻孔，凡祖師言句一時會盡，自此觸處皆悟，轉悟轉深，尤于高峰睡中，主得大受用，乃作偈曰：

一口棺材三隻釘　聲聲斧子送平生
自從薤露悲歌斷　贏得朝朝墓柏青

嘗叅三玄要，四十餘日。心不異緣痰，發于左背自腫。及潰了不經意，後脫衣膿血，膠凍始覺。乃歎曰：使我有師如汾陽輩，當不致十年墮荊棘岐路矣。言畢泣下。會，得兩堂首座同喝意旨，宛與覺範所著臨濟正宗符合一契，如五百年前對面親印，遂欣然。奉高峰為印心，覺範為印法，且傷覺，公無後意，欲遙嗣之。又復携杖笠游浙東遡匡廬冀得一二。具眼者，為法中水乳，而禪風絕響轉，覺調高不第，獅絃不振，而師且幾為破琴計矣。于是閉門高臥，唯以所得質之。古人研極五宗之妙，著五宗原時，海內衲子望風雲集。未幾，太倉之慧壽，吳門之北禪，迎師開法師至不正位，不登座，惟隨宜起發而已。或問其故，師曰：威音已後，不許無師自任。若一旦稱師據座，則未得謂得者易啓便門，吾罪深矣。或指見五乳，師曰：此老固菩薩人也，吾所欲嗣者，臨濟兒孫，何可因彼盛名，更吾志哉？後聞天童悟和尚出世金粟，師策杖從之，甫至粟，上堂，告曰：漢公悟處，實學大而名先出世，于我所以屈身來此者，為臨濟源流耳。老僧從來不易安首座，今以累漢。公日請師為第一座，師請粟上堂粟，舉百丈再叅馬祖，黃檗接臨濟公案，師出禮拜，起便喝，粟云：好一喝！師又喝。粟云：你更試喝一喝看。師禮拜，歸粟顧。師復舉：僧問古德云：朗月當空時如何？德云：猶是堦下漢。僧云：請師接上堦。德云：月落後相見粟。云：且道是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師便出法堂粟，便下座。由是師資道合，若龍驤雲起，識者咸服吾師荷法之誠，而天童之道，亦自此愈尊矣。未幾，請及堂奧中事，粟不應。良久，曰：宗旨太密，嗣續難乎？其人不若己之師曰：不然。黃龍有云：學者欺詐之弊，不以如來知見之慧，密而煅之，何由能盡？且古人建立宗旨，千牢百固，尚有乘虛接響者，混我宗。若師家大法不明，無從辯驗，則胡喝亂棒，羣然而起，吾宗掃地矣。遂辭去，粟手書，源流信拂親至。蔡子穀靜，室面付師，師不受，起更衣，潛入舟中，侍者密收之。師覺叱曰：辭受之間，大故有道，何得草草？竟作書辭，還之曰：聞和尚為高峰的骨兒孫，故訪大法于座下，承一面相許謬及源流，如饑逢王膳，所以未敢受者，只以法中微密尚未脗合云云。復

遣座元一嘿詣粟謝過粟，仍取源流付嘿曰：漢公欲建宗旨，出于至誠，老僧但恐多事耳。彼知此，聽其自為，何拒之堅乎？嘿拜受以歸師怏怏丙寅秋，杭之安隱寺，請師開法。先是雲門湛和尚聞師煆煉，學者有三七日中了畢，大事之說。終歲罵詈數為魔外，及見師語錄，驚曰：古佛再來也！是年安隱，請湛說法，湛以手書邀師為第一座。師方至，而湛先示寂，檀越悟其旨，遂請師開堂。而天童悟和尚復遣僧齎伽黎至，師始陞座拈香，嗣天童為臨濟，三十一代正受海內衲僧北面之禮。自此玄風大唱，師縱其機辯，以煆四方學者，猶喜接賢士大夫多為闡明河洛之旨，間拈學庸諸書，開其理障，聞者如撥雲翳，而士大夫亦樂從之。如蔡、雲怡、劉長倩十數公，皆親受印契。嘗謂門弟子曰：小得小悟，誠不足戀，直須窮盡源底，得大歇場乃可耳。妙喜云：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記其數，豈欺我哉？乃取覺範智證傳提而滿之痛。宗旨滅裂，凡所演說，極力匡救，不嫌重複，不顧誹謗，不避名位，但為宗旨障者，皆指而斥之。弟子慮禍，及請少，貶師正色曰：吾欲存趙孤耳。夫程嬰公孫氏，非聞道也，義有所激，遂為人之所不能為。公等為如來子，而輕法惜身若是，非所望也。歲丁卯，值文姚兩太史及徐氏諸護法，請師住玄墓山聖恩禪寺。寺先為　國初萬峰蔚禪師道場，師于蔚為十一世孫，欣然應請。及至蕭條荒落，龍碑獅座，盡置之荊棘瓦礫中，唯舊屋數間，而衲子幾無宿處。師捐衣鉢，率力，凡有供施，無公私，盡付修造，開田鑿池，以供禪侶，而有吳江邑侯熊公魚山數造法席，盡弟子禮。嘗敘師語曰：禘不知而指掌，道無示以拈花，三峰乎？洙泗乎？不可得而測之矣。其敬服如此，且為助土木之役，頓還舊觀，俾酒人歌舞之場，復歸叢剎，師之力也。然師開發洞達，蒐微剔隱如秦鏡，炤人肝膽畢現，雖不欲易，近者猶復歸之，如過毘陵，而郡守洪公半石下車，折節聞法，生信解任之。後數千里，馳書入山，乞法名為門弟子。至維揚緇素，擁護羅拜道側者，幾以萬計杖履為之不前。至虎林士庶，縉紳千餘人，日就聽法，莫不凜然欽慕，嘆未曾有。師平時臨嚴憚，學者以為寡恩，師聞之，亦不介意。嘗見僧衣履鮮潔，誡曰：老僧習性柔駑，不能身先風雨，殆以早年，未得親近善知識，使汝等無所取法，有愧先賢我之罪也。嗣是浮泛之倫，稍稍引去，惟法中數子雖饑餓，不忍舍師生平，以大慧禪師竹篦子話接人，更加精削，使學者剷去。聖凡知見，向觸背兩關不得處，直下如銀山鐵壁。往往有三七日中撞斷消息者，嘗榜門曰：宅破家亡，阿誰是主？縫開楔棒，是何意旨？掛拂捲席，因甚不住？新到下語相契，請以客禮。見或者已為諸方稱賞，自謂飽叅造師門墻，咸遭點額。又有四殺雄語，為室中罏鞴，苟非子，難獲髻珠。于是梟獍之徒，兩相激怒，使法中父子同

室操戈，門外遊人，吠虛指影。師嘆曰：法數如此，豈能強乎？因慨然有離世之想矣。甲戌六月，冒暑歸故里，重瘞父母以竣其志。隆冬，過蘇閶，遍詣檀越，懽笑畢日，囑以山中常住，若預辭焉。乙亥春，自松陵還脾病，遂作師命。知事造龕，索諸子悟由，翻覆勘驗，以宗印付之。戒其住山，深蓄常住，巨細盡付知事人乃以手書示清凉徹并諸護法。其畧曰：白牛固水草尋常，然而脚下無私，要行便行矣。又招劉長倩曰：吾說法竟，思欲大休，然飲食如常。木龕正造，居士若來，尚當一笑也。于是遠近奔驟應接無虛日，緇素索遺語，手不停筆。四月廿八日，問龕成不知事以材木未備為對。師曰：是何不相信耶？命速成之。至五月初二日，謂曰：吾不死，但久勞筆舌，思欲大睡一覺耳，令以方丈為死關署其門曰：自埋顏其堂曰歇處，指後地曰可為塔基。遂掩戶月餘，雖弟子不見其面。適雲怡居士同瑞光徹公入山，省候請開關，師從之，日命剖石壁為聖恩。第二代面囑蔡公，始終護法。又數日，龕成，師強起視之，微笑移時復就寢。侍者問：如何是身後事？師曰：床頭老鼠偷殘藥，壁上孤燈炤舊衣。黯然。侍者復欲問，師舉手曰：放下幔子着。遂酣睡。至中夜，索浴更衣，泊然而逝。乙亥七月廿二日丑時也，奉全身于方丈後，入龕之日，道俗數百人，哭聲震地，如喪父母。師生於神廟改元十月初七日巳時，閱世六十三歲，坐三十四夏，度徒百餘，得法弟子十有三人，起名受戒者，以萬計門人集其平生，得語錄三十卷，廣錄五十卷，并弘戒法儀諸書行于世。嗚呼！臨濟七百年來，正如陰風晦日，而忽有吾師挺出，建大寶幢，炤耀一世，開鑿人天眼目，以振聾起聵煅煉學者，使滹沱支本向鄧尉峰頭重懸日月，而野干狐狗不得亂鳴。墨僊所謂震古一人無疑矣，祖庭棟宇，倏焉摧折，佛法平沉，此其時也。嗚呼痛哉！嘗憶吾師有云：七百年來起臨濟搥胸換手哭蒼天至今誦之，益令人潸然淚下也。嗚呼！吾師荷擔祖道，不惜一片身，心雖蹈湯，火無所悔。比來兒孫繼出法道，琳琅無不從。吾師大冶中為工為匠，或曰悟道古人之難，今師之門，墻稱悟者，比比皆是，無太輕乎？師曰：不然。諸子舍父母割親愛從我遊于寂寞之濱，為求出生死耳，必欲盡其機用，使彼深淺得入，以盡吾心。吾豈效木羅漢，不能說法，專以避謗，毀貪禮敬乎？是以一生孜汲，務以接盡英傑，以報佛恩，今竟舍我而去矣。忍嘗憶初入山時，纔禮拜，師便詬罵不已。退，頗有疑望。後閱黃龍，見慈明語，趣還謝過，始有今日。嗚呼！德音已遠，法乳難酬。謹錄師之梗槩，以昭來世，然掛一漏萬正，如見日于盆盎之內，而日隱矣。嗚呼！

崇禎八年七月廿八日嗣法門人弘忍稽首百拜謹狀

附遺(師雖秉拈花之旨，猶以弘戒選擇人根，嘗于北禪寺註梵網，而殿中佛像放光，後說戒畢，率禮開元石佛，佛亦放光，城中士民皆得瞻覩也)。

鄧山剖石大和尚道行碑

前乙丑進士。河南浙江雲南道監察御史巡按定等處法弟子密菴李模。敬撰

臨濟傳。二十世而至萬峯蔚公。次傳寶藏持公。皆闡化鄧山。越九傳而漢月藏。公自三峯來恢弘祖道古剎復興。慎推繼席。益加光大。是為剖石禪師。師諱弘璧。出梁溪鄭氏。父邦賢世業儒。母邵持齋事佛。謹師生而淵渟嶽立齠年輒習趺坐。父見異之曰。此非塵網中人。宜歸釋氏。九歲失怙。知生死大事。十二出家。邑之普濟。十七為僧。樂誦華嚴宛如宿習。二十二偕大樹證公。謁藏和尚於三峯。令叅竹篦話無所得。入精進堂。晝夜猛厲。時聽石座元。入堂舉萬法歸一諸因緣。聞之如毒中。心益深痛憤。至第三日夜半。竟。不知有身心世界。時天氣炎熱。汗流浹體。蚊蟲滿面。偶舉扇一揮。忽會得座元所。舉洞然明白。遂作青州衫頌曰。青州布衫重七斤。齩人惡狗踞當門。喫飽飯團終日困。翻身踏碎破砂盆。晨趨方丈通所悟。峯為助喜盡心玉。公見地超卓。欲加勘驗。立索祕魔杈頌。師隨聲應之。玉公首肯而去。頌載錄中。是時師年二十四冬。就壇圓具。遂發百城煙水之願。往叅博山。重其法律嚴肅。依止最久。歷黃檗匡廬。還遊兩浙。訪顯聖所。至尊宿器重。尋過金粟。叅禮悟祖和尚。終疑綱宗。大法未透。仍歸三峯。深就爐韝峯。嘗指為涅槃闍黎。及峯主鄧尉。命為堂中主規。不言而肅。戊辰元旦與一老宿相拜下。頓證玄要。主賓臨濟用處。峯大喜曰。正望汝到此田地。方得實受用。不然。非克家種草。次日峯上堂。師酬唱無讓。峯云。獅子兒。善獅子吼。復隨至方丈。呈佛法道三偈峯。對云。昔日涅槃。闍黎今日獅吼。闍黎。從此一傾服。復溫研八載。偶病就醫。京口見五州翠巖古蹟。若舊遊處。乃結茆憩止乙亥夏峯示疾辭語人曰。璧公悟處極好人品端莊下手。有力求人。不輕此定案也。遂手書招回。付以源流衣拂。囑令接續宗旨。并示以偈。有一朝惡狗變。神龍四煞雄。透盡諸家極。奧宗之句時門頭安行者。夜夢神人輿。擁一沙門而入曰。聖恩主人到也。明日師至峯。命繼席。力辭峯曰。蓍卜者三志已决。勿復辭。廼拜受命。逮峯順化。闔郡紳士檀護啟請開堂時。文文肅公湛持姚文毅公現聞。劉大叅公心城胡水部公。遠志蔡忠襄公雲怡。皆留心宗要。望風欽挹為一時盛事云。師登座。提唱綱宗。玄旨峻拔。聞者欣踊。師室

中嘗設三問辨驗衲子。有時云。舉一為用。甚是現成。你作麼生舉。或云。說得做不得。做得說不得。此人秖見一邊。你作麼生兼。又云。有頭無尾不得有尾。無頭不得。如何得頭尾句。諸方罕有契機者。師每闡揚玄要旨趣隱顯機用煅煉英靈。然一本諸誠心質行。悉剷枝葉德風薰被。一種平懷。能致遐邇咸孚。雲奔川屬。檀施自輳。百廢具興。如天山塔院首事崇嚴。若大雄、天王兩殿，伽藍堂、祖堂，若還元閣、白衣閣、法堂、大悲壇、四宜堂、純白窩等規製維新，繚垣界道，閎壯精麗，遂為三吳寶坊之冠。請大藏建閣尊奉，又念像設為末法所重，廼購栴檀遴塑王躬。親指授造寶像數百軀。羅供傑閣。徧令瞻仰者。修普賢禮敬稱贊之行。此乃從權化導之餘力。而師之深心塵剎。亦見於此。師平日恒掩關寂坐四方名碩嚮。道諮叩足不離繩牀。口不譚塵事。語惟實相為。皆益信。其高簡率任。不覺屈膝。申弟子禮焉。師屏跡城市。聞天童悟祖訃遠奔盡。忱法中耆老。咸誼重之。尋過育王。禮舍利塔。先是守塔。僧語人曰。夜夢一大善知識來。禮塔。是日師適至。復造天目。掃高峯中峯斷崖三祖塔。時中峯塔燬于火。師歎曰。是吾責也。召匠庀材陶甓。重為完治。迨甲申乙酉間。城鄉騷動。鄧山濱太湖湖寇猝至。左右請避之。師曰。吾誓守先師靈塔耳。無何寇退。守帥率兵追逐左右。復恐師曰。毋動伽藍。足憑也。果無事。人皆服師定力。師晚年益棲心華嚴。常以法界義海與學者印契心宗。每向道俗拈示。輒亹亹數千言不休。牧齋錢宗伯。曾博通賢首。入山咨决曰。和尚華嚴會上法身大士也。師見晉水法師。著普賢行願懺。尚未該備。手加補訂。務與貫華宗趣脗合。復相山中善地。創搆華嚴壇。高朗嚴靚。精擇梵。六時修禮。感佛中夜放光。先是廣購華嚴。古祕函。幾及百部。悉貯壇內。師又以方世無善本。字句襲訛。乃延十大高德精通教義者。研覈付梓。兼標圖說。印送名山。流通四遠。咸奉如金牒瑤縢焉。或曰。師擔荷大法。秖合高提祖令。何汲汲以華嚴為重。師曰。是余宿願也。法當秋晚。鹵莽流輩。罔知修證。狂慧自矜。非以此經策發大心。曷知全修性乎。師以年近七旬。疲於應接思曳杖他往致請。靈隱禮公主席諸護具書懇留。師憫誠緩其行。適太傅息齋金公詣山拜請。以北寺古塔與金陵報恩竝尊。且闔郡龍脉攸繫。非仗和尚清涼法幢。曷能重新。為吳人士造福。師遜謝太傅申懇再三乃勉。應會。師七衷緇素。多有供獻。悉歸諸塔。工師殫慮。區畫剔基展界檐楹。軒檻中堅。外暉致感。舍利騰光。金容現彩。靈瑞矚。不能備紀。為是神通自然。抑豈功勳邊事。華嚴十地品云。雖知國土如虛空。而能以清淨玅行莊嚴佛土。師之謂與是役也。始於丙午中秋。告成於己。酉五月。師旋擬還山。因事說法。辭諸檀護。億喧擁。請留使杖。

錫不得前。師且應諾。而意已心厭世相。决意謝山中院事。十月。出衣缽散併贈貽諸鄰峯。登堯封。敦請靈巖。儲公主席固辭。仍勉徇兩序請應求戒者曰。聊借作滿散道場可耳。臘八後入城。別諸道故。復上塔禮佛諄誡諸執事還山。遣書招回。玅濟石將付院事。二十七日周巡寮集。兩序勤舊苦切示誨。復率拜掃祖塔。受常住年齋。至晚普薦徧禮。悉如往例。事畢還方丈。且行且語。勑汝後輩各自努力。及寢室行數步。就榻趺坐。若假寐然視之。已儼然逝矣。是日之亥時也。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六。說法三十五載。學者入室必委曲折。磨稍不契。輒正色厲辭責之。嗣法首付巨冶教德。為宗吼崖石。月航函乙未付佛幢華。一峯徹幻菴時丁酉付文水。恬佛日覺物外淨。己亥付石樹岳道林。至克初岱化雨震魯石琦。乙巳付仁山震。戊申付氷鑑。朗復歸住黃龍。又付一源。聞己酉付梅屋。益石浪樞肯堂學朗純遺衣付鶴山志。一月印止菴。勇見住世者。雖隱顯迹殊。各任弘化。手度弟子暨方內外與餐法旨。不可數記。受戒法者累萬。師嘗垂訓云。傳持道法當行。同佛祖法華安樂行品。汝等終身誦之。座下每抄錄師語。屢請梓師不許。曰。三藏尚為故紙。以吾言為裨販乎。活祖師意不在此。師之識鑒。雲門偃後不多見也。迄黃龍朗至力請始刻八卷。吳太史梅村為敘內云。法印相承之。耆宿修證最久。猶慎重若是大異乎。朝叅承而暮撰述者。葢亦以諷世云。華頂震別有自集廣錄。師平昔却觀覽。不向外緣。無嫌寡韻。崇戒律飭細行。寢室中敝履補綴。不忍棄布裩。必自浣濯頹面終身用。小盆未嘗多。使水非閱經不爇一香。凡餽獻者令供佛。嘬施絹帛。則裝飾法寶。衲子具儀請見者必返之。襟度坦易無忤。容然不喜逢迎貴顯不樂與噉名客作緣叢林佻脫之習。欲令優人作伎為供。師以不可詔後學。卒止之。其嚴冷又類如此。徐孝廉俟齋謂師天下遠近無一間言。豈非衛道之嚴荷法之重躬行實踐之所致。是知師者。歲辛亥冬。門人奉師全身塔於華嚴壇後。師畢生尊信華嚴符師志也。余瞻奉師垂四十年。重師心行以實不以文茲据行述叅見聞。不敢加藻飾之辭。期無欺於後世爾。

康熙歲次庚戌孟冬嗣法住持濟石立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五

名釋

善信傳

釋明河

善信，字無疑，蘇州嘉定吳氏子。年二十九，削染為僧，不識一字，唯事禪那。入玄墓，叅萬峰和尚。忽有得，謂曰：我自出家以來，脇不至席，今日始了當矣。未幾，示微疾，索浴，入龕畢，于彈指間，欻然火起，自焚其身，是葢得道急于入滅者也。或贊之，以偈曰：

一念纔空萬境忘　更無餘事可商量
翻身永入火光定　驚倒靈山老藥王
出輪廻又入輪廻　究竟何曾有去來
昨夜氷河中發焰　虛空燒作一堆灰

山志舊載

德昌、德珖皆篤於修行。珖於揚州，結萬松菴，以闡其教。後歸山鑄銅觀音像，吳文定公為記。

靜戒性穎異，篤修淨業，尤明經論，機辨風生，時號法門梁棟，嘗遊歷名山，楚王製山記賜之，壽九十，終庭有兩高竹玉立，若侍卒之日，忽為風撼而折，人咸異之。嘗題佛像云：紅日光中坐得安，生業海自然乾，分明想像河沙數，鼻孔原來沒兩般。

文端靜之徒，能詩尤善。學松雪書，晚年精進修行，遂得解悟。臨終，自書偈曰：

七十九年　種種隨緣
今日歸去　神孕九蓮

趺坐而逝，其書視平日所作，風格特勝。

大魯端之徒，持戒清苦，口不言錢財，足不入城府者四十年。嘗遊天目，道經廛里，始知塵境之紛，冗其修行，老而益堅，自戒至魯，三世皆能持律。僧徒推其精詣云。

道純、明遵、自堅、宗惠、明賢、惠傑皆良僧。純于寺中多所興創，遵營別室幽勝，名公多賦咏之。宗、明與堅，同入山苦行，有文集，尤善寫蘭石。傑孤清自守，不妄募人，而人慨施之，建諸堂宇，亦于本寺有助焉。

七寶泉菴僧慧順奉慈菴僧來復本亨，皆元時名釋。順自結菴一榻之外無他物，或欲廣其室力拒之，斯禪衲之孤介者也。少師姚廣孝銘其塔。復字見心，最名能詩，卒于洪武中，與亨俱有集行世。

相首座雲南靈谷寺僧，禪定山中四十年，茶毘有五色舍利。惠堅亦雲南人，弘治間，棲于山中十年，嘗作偈贈惠傑云：

本性源獨不清　陰雲散後嘗明
從茲識得渠儂了　也不白兮也不青

近代尊宿

達觀可禪師萬曆間入山，覩本寺荒落，殿宇傾頹，遂有興隆之念，付囑曇旭。曉公鑄鐘建樓，以補巽方之缺。因作偈曰：

沿門乞得萬觔鐘　次第靈文鑄七重
一撞一聲經一部　天寒莫怯五更風

有紫柏老人集行世

憨山德清禪師于萬曆末至山後，與仲容徐孝廉書云：山野夙慕，吳中多君子，高義薰心，非一日矣。適來幸覩光霽，與二三勝友濟濟一時之冠，良慰下懷，且辱慈愛之深，法施之厚，顧山野凉德，何以消受？信心檀度，撫膺增愧，報德無稱，行時匆匆，未及晤別，尤為耿耿。華山承尊慈，發廣大心，振支公之緒業，開法道之重關，惟此功德，自垂不朽。喜有巢雨二法師，為一時法門之眼目，何幸得公作金剛幢，此又法門中沾恩不淺也。昨至鄧尉，觀其山水勝槩，當為吳中第一道場。所幸賴公保持山靈，自當時時稽首，但念此山，為我　朝禪宗發源之地，乃　聖祖崇教重僧第一之明命西來，道脉傳燈，賴此為印證，殊非他山古剎比也。鄙意願公喜施璿師退居為中興檀越，倘得茲山重開，不惟昭　聖祖護法之心，抑令慧命不斷，而此功德祝公之子孫繁衍，其福當與太湖七十(二)峰同，其高深，又可儗議哉？深知公明達素有此心，故敢冒昧以請，然非山野一已，實法門之大望也，惟高明諒之。又與文湛持、姚現聞二太史書云：山野生平，足跡未達。吳中葢夙慕山川人

物之盛，切恐終身有負此心，何幸垂老遊目，得遇諸公勝友，一時人倫之表，聊慰下懷，仰辱法愛甚深，匆匆言別，未及深談，中懷有所未盡。嗟嗟老矣！後會無期，當與諸公結龍華樹下緣耳。華山承二公贊成，仲容公已發大心，其究竟又在二公法力所持也。前坐中談及鄧尉之勝，當為吳中第一道場，及讀豐碑，為我　聖祖崇教重僧之明命，乃禪宗傳燈之首倡，殊非他山前朝故事比也。所幸仲容公保護，至今不為狐窟，倘得發無上心，喜捨智璿，退居以全法門之完璧，惟此功德福利不可思議，是有望于二公贊歎助揚之力也。此山野為名山道場，惜為仲容懿德勸，非區區世俗一己之私也。倘遂下願，則華山、鄧尉兩名剎，皆仲容重開，則法道之興，功德不讓其他矣。何如何如？惟高明諒之時，因匆匆未及面別，舟次京口，附此以謝。(有夢遊集行世)

古心馨律師萬曆三十七年八月間，在山說戒，大闡律宗時，寺宇頹敝，法屬陵夷佛土山場，岌岌不守申文，定公時行手書梵天閣，懸扁於上，頗作山門之鎮，寺址不漸為豪右所侵矣。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五(終)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六

聖製

太祖高皇帝御製居山圖序詩文一軸

諭僧無念

佛生西乾，為淨飯國王子長，悲憫生，罪重巍山，愆深曠海，因是有警于累世因緣。遂入雪山棲巖屋樹六載道成，歸演妙法。

天人咸聽其所說也，為成非非成，生死死生。其釋迦之道，靈通上下，妙貫三界，博被寰中，此其所以尊稱大覺金仙為此也。邇來通靈侯奏秘知有僧無念者，方令羣僧中是僧神僧者也，陛下可召會之。於是遣內臣帆舟星馳，數日抵武昌東上橋。召起，又數日，達京師日面見朕目是僧，雖壽有年，其頂相巍然，色身俱備者。嗚呼！自童子忘慾，至于壽高，自受業而成人辭本師之座，雲水寰中，尋方問道，謁高明而不已，方乃內觀。噫！身外無身，戒外無戒，在處有佛，又何指方？尋佛本性佛，佛外更有何佛？佛外更尋他佛，又何佛有之哉？今無念定若巍山，戒昭日月，於斯之時，獨出世僧，他日脫去，其名長壽如月在天世猶諸水所在，有水無水，不月豈不？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嗚呼！久同天地，名垂不朽，僧無念者也。

題僧無念九歲出家

從師童子問清玄　世事茫然學坐禪
幼出漸知心是佛　老來悟得性通天
朱門不謁藏金錫　茆屋無干飲碧泉
召至九重談妙法　問伊落魄幾經年

覲畢舟歸武昌

舟行帆飽舵機玄　船室堪栖老衲便
兩岸樹催風力健　一江波湧蜃威鮮
邯鄲誰問黃梁夢　少室渠叅不二禪

午夜雪山星忽見　前三三是苦空年

送武昌歸隱

躡雲深入萬重山　回首煙村遠世間
初夜不聞三弄引　五更惟覺四時寒
天香馥郁盈禪悟　月色精英炤影閒
比似市廛車馬集　此心無事與相關

懷僧無念，特賜松實詩(并序)

朕於庶務隙中，將世人心意較之是非，析之兩端，思之再三，謀之不已，其人之情意，變態多端，倏此忽彼，是非混淆，紛然艱析。朕閱人多，歷事且久，尚不能治不善，而安善良于仁壽之鄉，此果不師古而有此也。抑人心不古而亦此耶？嗚呼！靜觀熟慮，人之情意，始古至今，倏然忽然，反覆不常，艱于治化。古人有云：犯刑憲如飲食嫉，良善如讐隙，信有之不誣也。嘗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教而化，不治而不亂，此大覺金僊之道也。朕於繁慮中，視踵佛之道者，能如是快矣哉！出三界而不輪廻，神通妙用無礙於上下，逍遙乎兩間。常云出世斯出世也。前者僧無念戒精明，於皎月定慧，穩若巍山，暫來一會，去此常懷。懷之不已，遣人就見，特以松實供之，兼以詩勞之。

志空五蘊隱藤蘿　深行由來積歲多
山鬼鑒知常擁護　水神到處每撝訶
戒如皎月天將悅　定若巍山世欲歌
幾度有時思善者　命齎松實詣磐陀

賜僧無念詩，用前松實詩韻

談空幽隱入煙蘿　路合蒼苔歲月多
問道無門明五教　進齋何處受三訶
殘經對月從容誦　補衲朝陽自在歌

侶影山間寂寞　儔燈松下任坡陀

大明洪武三十年丁丑九月十八日，臣僧勝學刻石

天壽聖恩禪寺建幢演教，元季乾綱解紐而神僧萬峰蔚禪師出世於此開山說法，是以十方檀越趨向僧衲，皈依叅禮于座下者，莫可勝紀。時無念禪師生而神異，九歲出家，超然有脫幻之想，遂入蔚禪師之室為嗣法弟子，道之所存，梵轍之所存也。四方擾攘，慮道之不行，為憂際遇，太祖高皇帝龍飛開天，舉義兵削除暴亂，乾清坤寧，雨暘時若，沐浴寵遇之恩至優至渥者也。蔚師入大寂定，所遺無念禪師之偈有佳聲，贏得震中華之句，葢知其為靈山授記再來僧也。雲遊行化於湖海，涉八閩，至三湘，駐錫於九峰招提，以廷臣通靈侯秘知奏聞皇上，遣中貴官叟叟捧帛，召至京師，熏沐更衣，朝見於奉天殿，賜坐，作詩一章，四韻以進。其辭曰：

萬機之暇究玄　百草頭邊佛祖禪
毛孔徧含塵刹土　毫端現出性中天
定廻坐看雲橫谷　行樂閒觀石湧泉
林下衲僧何以報　祝延聖壽億千年

御覽大悅，及應對皆合上意。還九峰，御製詩文錫賚之厚，古今高僧所莫及，易世所未有也。無念禪師喟然曰：出山住山，不無彼此。當知法身法性，繇受業道場之所自出，故以所刻詩文，命其法嗣智璿重勒于碑，以詔後世。璿師賚志證無聲三昧，今主席清禪師乃無念禪師之三代法孫，善繼善述，不忘先志，感聖恩之所重，仰佛功之所符，礱石翻鐫，為山門之永鎮。

景泰五年七月吉日直隸蘇州府知府臣汪濬識

住山三代孫臣僧道清立石

景皇帝

諭道宗禪師敕

皇帝敕諭僧人道宗比因災異，朕思保國安民之計。自修省，復命爾於大隆福禪寺修建保國，護民金光明懺道場。凡一百日，屢有五彩祥雲繚繞，光明炤耀。此實繇爾，能體朕志，精白一心，闡揚慈教是致。

佛天降格，現大吉祥，為我國家，隆長民物。阜康之兆，茲特降敕褒諭爾其永堅乃誠，祚我神化於無窮，可故諭。

廣運　　景泰六年十月初一日　　之寶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春

聖駕南巡吳郡，二月初五日幸鄧尉山，　駐驛聖恩禪寺，特賜御書松風水月四字晉供。御榻後永鎮山門，左刻　扈從恭紀諸章，臨幸紀略。

御舟由胥江至木瀆鎮，舍舟登陸，未刻至鄧尉山聖恩禪寺，住持(臣)僧(濟石)率僧迎接。

上問：老和尚年多少？和尚對云：八十四歲。

上問：那裏人？對云：浙江嘉興府人。

上問：是臨濟宗麼？對云：是。

聖顏溫霽，命侍僧扶掖和尚，上緩轡而行，過雨華橋，釋騎至大殿，同親王大臣徧禮　佛像，至法堂登座，勅老和尚免禮，僧朝拜，獻茶畢起，登天開圖畫。

上曰：和尚年老，不去罷。和尚遂止。

上問：首座，你是甚麼人？對云：法名寂震。是和尚法弟。

又問：知客，你是甚麼人？對云：法名(德和)，是和尚剃度弟子。

上問：梅花甚處好？(德和)對云：吾家山第一。上命(德和)引駕。時夕陽在山，花光掩映，上情歡甚。至酉刻方回，四宜堂陳設御榻，內侍進膳畢，傳諭取紙筆入內。

初六日卯刻，和尚朝見，面賜御書松風水月四字，帑金二百兩。和尚同僧謝恩，進山誌一部。上繙閱數葉，命侍衛收貯。和尚奏云：今日風大。上曰：不到洞庭山去。起駕。又勅老和尚免送。和尚謝　恩，命僧遠送。

上曰：馬多，僧也罷了。僧俯伏道旁，上遂行。(德和)隨至柴庄嶺，上諭(德和)：你也回去罷。(德和)叩首謝恩。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春住持臣僧(濟志)恭紀接

駕奏對語。

四月初一日，上從武林回鑾到蘇，至申刻於尹山河界迎着御舟。

上問：是那裏？和尚對云：元墓山。

上問：是老和尚麼？和尚進迎本。上招手云：近前。侍衛接，呈上，覽畢，遂問：可是臨濟宗麼？對云：是臨濟宗。

上問：是那一派？對云：三峰。

上問：甚麼名字？對云：(濟志)。

上云：朕可曾到過麼？對云：二十八年皇上幸臨，曾駐蹕寺中。

上云：可曾賜寺額麼？對云：曾蒙皇上御賜松風水月四字。上欣然點首。和尚奏云：蘇松二郡臣民暨耆老等，在山啟建萬壽道場，(臣)僧恭迎聖駕。

上云：今日晚了，老和尚先往蘇州去，明日到織造那裏來。和尚謝恩，開船前行。次日到織造府，進請本。蘇大人傳旨云：萬歲有旨，明日來。遂謝恩。

奏對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二月

聖駕巡視河工，駐蹕淮上鄧尉山天壽聖恩寺。(臣)僧(濟志)於本月二十六日至寶應地方，舟中迎見。

皇太子問：是元墓山老和尚麼？奏云：是。隨進，迎請謝恩二本。皇太子欣然手接。見有風濤，云：我啟奏，萬歲不必前去，可往寶塔灣俟候。

二十八日駕幸寶塔、高旻寺同諸山俯伏迎接。

二十九日皇太子傳見，問老和尚：多少年紀？奏云：七十三歲。那裏人？奏云：松江。皇太子笑云：上年坐和尚船到靈巖，可是麼？奏云：千歲尚還記得，蒙千歲頒賜睿翰一聯，光輝祖苑。又蒙萬歲賜(臣)僧三代謚匾，均沐皇恩，捐身難報。皇太子云：明日候旨。謝恩。

三十日早，皇上至大殿禮佛，同諸山叩見，請安畢，奏云：上年蒙萬歲賜(臣)僧師祖法藏鏡通禪師謚匾，(臣)僧應赴輦轂，叩謝闕庭。因年老不能匍匐，今萬歲巡幸南來，(臣)僧鼓躍上前，恭迎叩謝。天顏甚悅，問：和尚好麼？奏云：草木微軀，仰叨聖庇。上頷之，遂進行宮。午後傳旨：宮門伺候。皇太子賚御賜人參二筋，哈蜜貢瓜、　瓜盤、　瓜條、　松塔、　松子、　榛子、　頻果、　瑪瑙、葡萄。　公領孫索索葡萄、　黑葡萄共十二盤云。萬歲見和尚年老，賜參與喫，叫侍者領去。就向宮門九叩謝　賜。皇太子云：萬歲明日大殿禮佛，老和尚可謝　恩，回山。

三月朔日黎明，上進大殿，同諸山肅跪丹墀。上陞御座，奏云：(臣)僧(濟志)昨蒙萬歲恩賜多品，草莽之臣無以仰報，惟有頂祝與天地同壽。(臣)僧等九叩謝　恩。上笑云：和尚年老，不必隨駕回山去。遂謝恩回山。

四月十五日，武林回鑾，於平望鎮迎聖駕，進呈祝　聖語，謝恩詩二冊。上覽畢云：詩狠好。傳命千歲收着，在本山俟候。因水淺，未及幸臨，二十一日至射瀆送駕，上諭：年老，不必遠送。謝恩回山，謹記。

乾隆十六年辛未春

聖駕省方觀民南巡吳郡，二月二十四日幸鄧尉山聖恩寺。

御製畫梅詩二首：

香雪舊曾聞　逢意所欣
南華篇第二　小大漫區分

者在目前　肖貌轉難為
愛他姿特別　記取會心枝

御製鄧尉香雪海歌：

鄧尉之名久詔吾　鄧尉之奇今見初
一四天下總在海　都梁嵇山夫豈誣
天風卉歙波濤泛　春日澹治漣漪舒
目謀耳食已絕勝　更惟鼻觀難為模
傑池韶秀復蓊匌　泌漅案衍還縈紆
坐令甲煎嫌艷膩　遠慮蔥嶺非坦途
山僧抱月眠初醒　却跼道左紛相趨
爾所羨者我厭久　我所慕者爾厭餘
乃知兩全信難得　何妨一晌供清娛
北眺虎阜南太湖　南船北馬用各殊
此間無可無不可　滿阬滿谷酬所需
林逋畢竟寒儉相　但詠香暗及影疎
德潛山詫雲海　咄咄香雪詎可孤
東皇亦解助韻事　春寒勒待今臨吳
春寒勒待今臨吳　平山何有見金夫(維揚商人雖種梅平山今歲春寒到時始綻數英今正盛放之時故戲及之)

御製行宮前殿匾額：千林煙月。
御製行宮前殿對聯：

春入湖山韶且秀
雪凝樓觀淨無埃

御製行宮後殿匾額：香國裡。
御賜　佛殿匾額：梵天香海。
御賜　佛殿對聯：

萬頃湖光分來功德水
千葩花影勝入栴檀林

四月初八日叩領頒賜：心經堳圖一幅、心經佛軸一幅。
二月二十四日辰刻皇上駕幸聖恩寺，時春滿林泉，梅花盛放，住持臣僧(德明)率(德乘、德忠)兩監院并合山大至柴庄嶺西
恩賚帑金，屢蒙清問，誠不世之榮也。因書奏對。始末誌太平盛事，俾後之住山者，有所考焉。
恭和聖製題畫梅元韻：

鄧尉九重聞　宸章萬木欣
寫神兼寫韻　大造與平分
化工在手　有為實無為
仁風披拂處　已徧萬千枝

恭頌聖駕南巡幸鄧尉觀梅：

翠華臨幸江南道　樹拂旌旂鳥不驚
梅綻雪消晴日暖　鶯啼柳綠午風清
千林香氣隨鑾繞　五色明霞近輦迎
世外微軀叨化育　也隨野老慶昇平

萬峯山頂築亭迎駕，登高望遠，恭紀：

上方佳氣日氤氳　近搆雙亭接聖君
浩浩湖光連碧漢　重重山色暎晴曛
往來不隔排空鴈　出沒惟容度嶺雲

眼界豁開千里望　頓教胸次淨塵氛

謝恩表

康熙四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江南蘇州府吳縣鄧尉山(臣僧濟志)奏為恭迎鑾駕申謝天恩事。康熙四十四年四月，聖駕回鑾，荷蒙御書，追諡(臣僧)師祖(法藏)為鏡通禪師。匾額褒揚，無任忻荷。伏以睿藻光天，弘梵天之大化；宸章煥日，耀佛日之清輝。體勢則鸞鳳雙翔，氣象則蛟龍並舞。千秋萬世，永為古剎之光；五岳三山，同拱西峯之秀。師翁何幸，上沐寵榮(臣僧)自愧孫謀，獲昭祖德。實遭逢之多幸，俾繼述之有光。已於本年八月二十日恭同(法姪臣僧紀蔭特藻震濟)等懸安訖(臣僧)陞堂九叩。恭謝皇仁竊念鄧山僻在湖濱(臣僧)素無慧性，濫竊諸方之供養，謬為緇素之皈依。多愧多慚，且危且懼。而皇上心勤民病清躬，不憚南巡(臣僧)喜溢，山光草昧，幸瞻北極。而又覩奎章之燦熳，發先德之幽潛，龍書寵錫，金象增輝。本當趨馳輦轂，叩謝闕廷。而力衰年老，徒傾葵藿之衷；地隔情殷，未遂專馳之願。其為罪戾難盡，語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首出而御天佛祖誕生而福世。太陽普照，不計苔藻之微；慧月兼涵，常宥蜎飛之譴。允文允武，如地如天。為大生為廣生，統四溟而歸瑤鏡；無我相無人相，合六道而入金繩。(臣僧)沐浴太平，敷宣道法。惟有宏禪宗之義諦，祝聖壽之無疆。今者欣逢皇上，重臨茂苑。再莅吳疆，(臣僧)謹洒掃香林之下；竚候薇蹕，俯臨匍匐荒寺之前。冀望天顏載覲，特以表聞。上塵行殿，攄螻蟻之悃忱，若為緇衲所獨私戴天地之生成，則與山川而並慶。(臣僧)不勝頂祝戰慄之至。

謝恩表

康熙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江南蘇州府吳縣鄧尉山(臣僧濟志)奏為恭謝天恩敬攄聖願事(臣僧濟志)員祖席，執帚名山。藜藿充腸，豈意遭逢王膳？草茆蔽體，何緣得賜天衣？此曠世未聞，實是千生罕遇。恭惟皇帝陛下功高五帝德邁三王。仁孝法天，歷漢唐而無匹；慈心及物，繼堯舜之一人。優渥山林，俯垂草野，欽命內臣(曹)奉旨到山。賚賜帑金壹千兩數珠，壹千伍伯零壹掛僧衣僧帽，僧鞋僧襪，各壹千伍。伯零壹件，欽宣聖意，徧給僧，頓使萬草木，均滋雨露之中；四海禪流，並會風雲之內。啟建萬壽，道場薰修。　華嚴懺法，祝聖天子萬世之鴻基，作皇太后九天之善果。(臣

僧濟志)深惟薄德，際此非常，抱愧無能，有辜寵錫。率宗徒而遙拜，瞻宮闕以陳情，拈麈拂以陞堂，指南山而獻壽。則雖太湖萬頃，無如此　賜之深；華岳千尋，莫比斯恩之重。擬覲九重春色，自知步履維艱，徒令一點丹衷，只有傾心企慕。謹繕摺附奏，恭謝天恩(臣僧濟志)等曷勝感激屏營瞻天仰聖之至。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七

奏疏

奏請寺額疏

直隸蘇州府吳縣聖恩禪院住持僧臣道宗謹奏為乞恩頒降寺額事。臣本民人慕道，出家離俗，叅究宗旨。景泰六年詔建保國道場行，取海內僧。臣濫入徵中，遵赴京師。其原住鄧尉山聖恩禪院係勝國。至順等年間，臣師祖萬峰時，蔚結茅卓錫，道行精堅，感激四，翬建禪院。有僧勝學，遠來投叅，頗得深解。高皇帝召對稱旨賜坐賜詩，歸隱武昌。而禪院屬僧智璿，嘗住璿復起建佛閣，鐘樓殿廡像設領，率僧徒叅禪學道，上宣聖化，下覺愚蒙，共稱選佛之場，實占 名山之勝。但未請賜額，何敢遽稱叢林幸臣奉詔入都，值陛下降旨清理，天下梵剎。臣所住聖恩禪院，誠無黍供，佛祝釐臣，不揣冒昧。伏懇聖恩敕下所司勘實准將聖恩禪院改為聖恩，禪寺賜額昭垂，則頌天壽于無疆，奠皇圖于永泰。臣無任激切恐懼之至，為此具本親齎奏聞，伏候敕旨。

天順元年二月　日

公移

欽賜寺額劄付

禮部為乞恩頒降寺額事，據僧錄司申備，直隸蘇州府僧綱司，申據吳縣光福等寺住持首僧宗傑等結勘得聖恩禪院的係萬峰。時蔚禪師於元至順、壬申等年間，開山翬建以來，正統年間，有僧智璿亦行蓋造萬佛寶閣，鐘樓廊廡，殿堂佛像俱全。每遇節届，僧焚修，祝延聖壽，補報不缺。及勘得道宗係嘗熟縣民籍出家本院請給度牒僧數並無違礙等。因將本司官吏僧不扶結狀，具申轉繳到部案。查天順元年九月初五日，於禮科抄出，直隸蘇州府吳縣聖恩禪院。僧人道宗奏稱，本院葢造完備，乞賜寺額等，因具奏抄出為炤。恐有窒碍已經行勘去後，炤得先該本部題為重請寺觀額名事，除已奏請見行炤勘者，候回報至日另行覆奏。其已有額名者，不許再行奏。請已經奏准除欽遵外，今據僧錄司申稱，前因係未奏奉之先行勘之數，已直隸蘇州府僧綱司官吏僧結勘聖恩禪院僧人道宗所奏前項緣繇，並無違礙。所據奏請寺額係出特恩未敢擅便定奪。天

順三年五月十九日，本部官於奉天門題奏。次日，奉聖旨與做聖恩禪寺，欽此欽遵，擬合通行，除外合行，給劄本僧，前去該寺住持領，焚修施行，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聖恩禪寺住持僧道宗准此。

天順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對同都吏吳暹(乞恩頒降寺額事)劄付(押)

併天壽寺額劄付

僧錄司為住持事，據直隸蘇州府僧綱司申據吳縣光福等寺住持首僧道昕等呈本處，古有天壽禪寺消廢年遠存有下院聖恩禪菴近有僧道立告，奉禮部勘合劄付行下體勘明白。准令搬移牌扁就頂原寺名額，接續香火。今炤本寺係是名山，雲水僧人往來數多缺僧住持，今議得白馬禪寺前住持僧道清戒行老成見識通達，堪為本寺住持，理合舉薦轉達，請給劄付來住相應。具申據此案炤近奉禮部劄付為分豁事行據直隸蘇州府備吳縣申開勘，得本縣十九都天壽禪寺已行消廢遺下。前代寺額牌扁及祝聖萬歲龍牌，有本都聖恩禪菴係本寺下院，見今殿堂廊廡俱各整齊，若將天壽禪寺扁額及祝聖龍牌，於本菴安奉，就頂名額接續天壽禪寺香火祝延聖壽，則僧俗人莫不欣喜。官吏里老僧人保結具申到府備申繳到部案炤先該通政司狀送。僧道立係前項府縣僧告有本都天壽禪寺消廢，要將遺下牌額搬移聖恩禪菴安奉，未委虛的已經數行查勘去後。今據保結是實，除類行直，隸蘇州府着落僧綱司并吳縣審勘相同聽從搬移安奉外合行劄付僧錄司轉行知會施行。奉此依奉已行去後，今該前因，除將本僧審供明白，外合行出給劄付本僧前去入寺住持，領焚修，祝延聖壽，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天壽聖恩禪寺住持道清准此。

正統八年九月十九日劄付(押)

初恢復虛碧禪師退居帖

直隸蘇州府吳縣為恢，復舊址以完寶地，綿法脉以弘正宗。籲！恩給示勒石，永垂不朽。事據生員徐元鼎、陸穀等，連名呈詞，內稱竊炤。鄧尉山聖恩禪寺係敕建古剎，自洪武以逮正景列聖之恩，遇彌隆，繇萬峰以及道宗梵宇之莊嚴愈整。堂寮殿閣，具見堅完。泉石峰巒，備諸名蹟，向稱祖師道場，誠吳中第一勝槩也。今萬峰禪院居大殿之右，係虛碧璿禪師之退居院，立靈骨塔於中。迄嘉隆年時，移事改僧徒寥落，寺基半屬民間，而院址遂為徐孝廉

仲容，別業孝廉，念係佛地，久欲施捨，適萬峰的派嗣孫漢月藏禪師，飛錫吳會孝廉于易簀時囑姪官生徐樹藩托孤叔生員徐泰寧徐用徵立契送縣印鈐施捨。旋蒙文姚二太史周銓部及張朱兩春元庠、生王景皋等延請本師秉教，主持于內說戒叅禪，焚修祝頌，用恢名剎，以綿法脈。至崇禎二年，蒙吳江熊父母特捐清俸，同鄉紳趙、沈兩、中丞孫方伯徐中翰、吳顧二春元等，于退居院址鼎建拈花堂甫鳩工而碑銘出，字跡宛然，具在而虛碧禪師骨塔，亦備載于上。此孝廉、張異度朱德升簡驗舊跡，查院後有空地一帶，舊為璿師方丈基亦為徐孝廉家人。吳仁所得伊主、叔生員、徐泰寧復倍價贖回，並捨拓基議重修建，仍發願募田，得善信、金光儀馬崑岡、杜應魁等，共置田五十餘畝，以為嘗住飯僧之產。勝地勝因，非嘗勝事，善人善果，廣闢善門。雖闡釋宣慈，實體國贊化。矧鄧尉擅姑蘇名勝郡邑，風水攸關，今合心，以復精藍，必仰祈明，示以垂鑑，戒庶緇素，凜遵臺法，僧徒恪守清規，惟此冒昧陳懇。伏乞洞察下忱，俯賜給示給帖，以便勒石遵守。俾古剎重光，法幢永固，福生闔郡德頌千秋等情前來據經出示諭禁外，合再給帖付，炤為此帖給萬峰禪院住持查炤帖文內，事理永遠遵守，不拘基址。房廊、田土、木石等項，凡係嘗住之物，敢有私行更變改賣者，指名呈縣，以憑盡法懲治，通同隱蔽者，事發一體。重究以後，承管僧徒，務承先志，仍勒石曉諭，永垂不朽，須至帖者。

右帖給萬峰禪院住持僧准此。

崇禎三年五月十九日，吏陳象亨(恢復舊址等事)帖(押)

憲題寺額帖

直隸蘇州府吳縣為出巡事，蒙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陳　憲票內開鄧尉山聖恩禪寺係敕建古剎近經諸縉紳捐資鼎，建法堂，漸復萬峰之舊，殊為勝舉，相應給扁，以垂永久等因蒙此除備扁差官導送本寺懸挂外，合行給帖備炤為此仰萬峰禪院住持。僧務須約恪寸清規共遵明禁。一應遊方僧道，細查來歷，毋得濫容投住其閒，雜人等尤不許混擾。所有各鄉縉紳捐捨，及置買山地，并葢造房屋等項，俱永歸嘗住相傳以綿香火。如有私自棄賣，致廢基業者，許僧據實呈縣，以憑畫法，究追施行，須至帖者。

右帖給鄧尉聖恩禪寺住持准此。

崇禎六年三月廿二日給(出巡事)帖(押)

天壽聖恩禪寺萬峰禪院免役碑

直隸蘇州府吳縣為開荒裕國，行苦功，全懇憲准批免役，以垂永利事於崇禎七年三月初七日，奉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莊　批據本縣十九都三四五等圖糧塘理排虞塘姚萱、孔蕙祿李彩春、張德魁、馬六朋、張王顧、徐、僧壽顧纓望、馬王察、姚五朋顧、郁王馬五朋等呈詞前事，呈稱本縣鄧尉山下山田，百頃向來，草蕪盈野。葐地高而湖流莫輓，山淺而溪澗無潴。十歲九荒業戶經賦，無出敲筋竭髓。值有戒僧玄峰，卓錫本山，偕徒弘淨，思發願力，鑿池畜水，廣資一方，灌充辦，稅糧兼助。衲饗飧，免募檀越，隨荷鄉宦，申尚書文姚二翰林蔡叅政，各助俸金召，買荒田三百餘畝。兩僧自罄衣鉢，每田十畝，損一畝，濬池一畝，堆土耕穫，登場止十，得其八，且費兩年。開墾工力，代納荒糧。在山中實邀莫大之功，於僧伽僅沾微渺之利。凡開池積土，所占丘塍，其惟正嘗供以後，皆僧賠補則糧差里遞諸役區畐民甲共甘往義，不忍以俗累僧先該塘等，具呈前任陳知縣署印王同知見任楊知縣，俱蒙核勘得實，並批永免差徭給帖付炤。但查長洲縣接待寺，曾有士民，喜捨僧田，俱蒙(撫按)兩院批准免役。矧今二僧更有開荒，普濟功勞，若不叩明憲天，或時移事，改今日胼胝之勤，翻致他年踐更之擾。伏乞恩憐，准批吳縣將玄峰弘淨二戶，僧田免役緣繇立勒碑。庶山區利賴，嘗存名藍，香火不絕，等情連名。呈院奉批，各宦捐資，置田二僧，開荒輸賦。此舉急公普惠大矣。仰吳縣查炤，立戶免役，置勒石，以垂永利繳。又蒙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祁　批呈前同事，蒙批該寺所開荒田，與民間不同，已陞糧，自當免役。仰縣查其所墾，并召買字號，給與印帖，永為豁免。仍聽寺僧立碑遵守，併不許胥役，以清田為名，稍有擾累。此繳等因蒙此案炤。先于崇禎六年三月初三日，據糧里虞塘等呈前事該本縣知縣陳批僧玄峰等供奉香火，不堪充役，准豁免續于本年十月初四日，據鄧尉瑞光僧玄峰弘淨呈為，懇乞炤例免役。永守嘗住僧田，以弘化澤事呈稱鄧尉。瑞光千年古剎，自法祖開山歷朝錫額，至熙明恩賚尤隆峰等荷蒙闔郡士紳推舉請白當道守護招提，祝延聖壽。秖恐外緣有時斷續，香積不繼晨昏。賴司馬申公、翰苑文公、姚公、叅藩、蔡公助買荒田三百六十畝，鑿水成渠，開墾播穀，隨該十九都糧里虞塘等，呈蒙前任陳知縣批准，免役在案。今續有官戶顧明等，捨田一百五十四畝，零理合一，併收明分。立僧玄峰弘淨二戶，歲辦糧折。伏乞俯念名剎，香火上出，賢紳喜捨，下繇貧衲。墾荒准炤，堯峰山飯，僧田事例，永免差徭。仍給帖樹石，以垂不朽，庶無絕食之艱，佛有嘗明之燄。等情該本

府署縣事王同知批開准給帖勒石。又于崇禎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據僧玄峰等呈同前事，該本縣楊知縣批開本寺土瘠賦重，損十之一二，以貯正供足矣。重苦之役乎况以結佛，緣亦不應役也。准炤前例免役，仍勒石、永炤等，因各在卷。今奉批除遵依給帖并註造圩號坵形圖印，發收炤外，合行勒石，永免差役，為此備抄。前繇查將鄧尉瑞光二戶，僧田數目，分勒碑石，着令玄峰弘淨，掌收歲租，供辦國課，仍聽傳流，濟宗派，永為聖恩。上堂說法安，叅禪學戒，嘗住供億之需，並不許私自析產，分房別爨，或典賣僧俗及他方游衲挶身侵奪，尤不許里胥區惡，假托公事，朦朧報役，擾害謀占，違者一體治罪不貸，須至碑者。

計開：

鄧尉天壽聖恩禪寺萬峰禪院僧玄峰開荒免役，嘗住田三百餘畝，坐落十九都四六等，圖臨深盡命等字圩。

崇禎七年六月　日知縣楊雲鶴、縣丞周乃祺、主簿劉貞、典史張維、監寺濟上立石

再恢復聖恩寺址帖

直隸蘇州府吳縣為梵宇，鼎新寶地，初拓籲恩，給帖鐫石，永垂丕振。宗風亘奠弘基事奉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都察院石僉、都御史張　批據、鄧尉山聖恩寺監寺僧濟上等呈詞，內稱切炤鄧尉山聖恩禪寺，係敕建古剎有太祖高皇帝諭無念禪師碑景皇帝敕諭道宗禪師碑英宗皇帝賜額御箚碑，森然臚列。歷代洪恩，錫賚甚厚，殿閣廊廡，輪奐莊嚴。向稱萬峰禪師道場，誠三吳第一名勝也。殿右係虛碧禪師退居院，立靈骨塔于中。迄嘉隆間，時移事改僧徒寥落寺基半屬民間，而院址遂為徐孝廉仲容，別業孝廉，念係佛地，久欲捨施。未幾，仲容疾革于易簀時囑太史湛持文公、現闈姚公銓部蓼洲周公族長、徐慶生嫡姪徐公宣諸文學立券吳縣請印施捨前院，仍建佛宇，延請萬峰嫡派，嗣孫本師三峰。漢月和尚住持時，有吳江令、魚山熊公、中丞蓋菴趙公弘所沈公方伯、同玄孫公各捐俸資，鼎建大法堂，以續萬峰。第十一代正脉甫鳩工而碑銘出，雖淹荒草字跡宛然，而孝廉張異度、朱德升，同驗舊誌，迺知院後空地四十餘畝，係璿禪師方丈基，為徐孝廉家人，吳仁所得伊主、叔生、員、徐泰寧倍價贖出，併捨拓基。今建大悲殿三峰塔院于上殿左舊為鐘樓，年久並廢。後僧曇旭復鑄鐘甫就而曇旭物，故時閣殿俱為颶風所搖，棟析榱崩，聖像剝落，其徒體慈，緣淺力綿，弗能修整。公同生員沈伯修同山僧月林覺如及地方

徐太和等公立議，單將殿閣鐘樓，悉交付本師次第修建。今始煥然鼎新，并坐山一帶，計三十七畝。此係體慈，立券通，共受價一百兩，以為衣鉢之資，賣與本師，俱係諸檀越樂施，以襄勝舉。又閣後有已廢天開圖畫基址二畝四分，體慈售與杭僧寄浮結靜室於上，侍御慶繩葉公大叅雲怡。蔡公以此地關係一寺，風水特捐七十金連屋基地買出，捨與本寺嗣法住持剖石禪師永為佛地。今將蓋造碑亭，竪立(英景)二帝御碑，永鎮于上，以杜僧俗侵占之患。又因山居乏糧承大護、法申文、姚王蔡李顧諸縉紳同各郡邑大檀捐資，約置沿山葑田三百餘畝，建大義堂等，永為飯僧功德院。其田俱係磽瘠高壤，歷歲荒蕪，今闢池沼，以資浸灌，方可播種。蒙前任巡撫都臺莊　巡按憲臺祁　給帖蠲免。一應徭役，恩霑萬禩，凡此勝地，勝因善人。善果雖闡釋宣，慈實體國贊化，合心，以復精藍，必祇憲檄，以昭炯戒。庶緇素凜遵臺法，罔敢侵漁僧徒，恪守成規，無容擅廢。伏祈仰縣給帖勒石永垂等詞，奉批仰吳縣給帖勒石、永垂報等。因奉此合亟遵行，為此帖仰。本山監寺僧濟上等查炤帖文內備載寺基并新拓地址置立沿山田畝開闢池沼等項，備敘前緜勒碑本寺遵炤守護焚修，綿延香火。如有不肖僧徒，不守成規，或擅棄賣者，并有勢豪侵占者許，指名呈縣僧，迸逐占追還執帖，遵守施行，須至帖者。

右帖給鄧尉聖恩禪寺濟上等，准此。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給帖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七(終)

駕幸鄧尉聖恩寺碑記

康熙二十八年皇帝南巡至吳郡鄧尉聖恩寺，寺住持吼崖老和尚濟石命監寺濟上恭紀臨幸事略，故詹事府少詹(臣)歸，允肅手書，傳示草莽之臣錢陸燦，屬為碑文，颺言帝旨，以垂萬世。維是年己巳春，皇帝南巡者再，二月丁卯日之五癸卯御舟發胥江，遵橫塘，次木瀆鎮，以未刻陸路抵寺，(臣)僧濟石領望屬車之塵，迎謁道左。上問老和尚：年幾何？(石)回奏曰：八十四歲。上又問：何處人？奏曰：浙江嘉興府人。上又問：是臨濟宗否？奏曰：是。天顏溫霽，頫勞侍僧：好扶掖和尚。上緩轡行過雨華橋，釋騎次，大殿禮佛，扈從親王大臣隨上禮佛次，法堂升座，傳旨老和尚免禮，僧朝拜，獻茶畢起，登天開圖畫。上曰：和尚年老，不須行也。和尚謝恩。以次問首座(寂震)，問知客(德和)，又問梅花何山第一？(德和)

奏：吾家山第一。吾家山者，去寺里許，山不甚高。諸山看梅，其峰巒往往與花相礙，惟登吾家山詳觀其下，則梅花如在底，故(德和)以第一奏上。隨命(德和)御前鄉導。是時梅花萬畝，平鋪日色，斜陽傾巖，倒暎其上，香影奔悅，聖情有喜。酉刻駕廻四宜堂案圖堂在拈花堂之前，一層松竹翳如仰愜宸衷，御榻陳設其中，兩寮軒廠，足以延置扈蹕諸貴人，較便司候傳旨奏對也。翌日甲辰刻之卯，和尚朝見，賜和尚御書松風水月四大字，又賜和尚帑金二伯兩。和尚領首座、知客等謝恩，奏獻鄧尉山志一部。和尚奏：今日風大。傳旨曰：不必往洞庭。廻蹕。又傳旨：和尚年老，不須送也。和尚謝恩，(德和)隨駕至柴庄嶺。上諭(德和)回去。(德和)謝恩。是役也，迎送二日耳。皇帝天語慰勞和尚年幾者一，問籍貫者一，問禪宗者三，傳旨扶掖和尚者四，法堂旨免和尚禮者五，登山旨免和尚行者六，允和尚旨不往洞庭者七，駕歸旨免和尚送行者八，其御書賜和尚者九，賜和尚帑金者十，問首座者十一，問知客者十二，問梅花第一山者十三，最後柴莊嶺諭(德和)回寺者十四。其惠顧合寺僧者不具書，一切山門堂下叩首侍從奏對之儀，掌次氈案幬幕之具，茗蔬葅菜之物(德和)部署惟謹。恭荷皇上宸翰勒石，永鎮山門，加賜帑金，將作辦護。一登臨而萬象香嚴，一聲咳而龍天響答。固已山呼佛日度越千古矣。(臣)竊以謂皇上典學精深，恭默思道，震動千百世者，首在是臨濟宗之一問云。臨濟宗者，鎮州義元禪師之宗也，在昔宋臣朱夫子熹之論禪也，曰：曹洞宗說得細，故法孚中絕，臨濟說麄枝大葉禪，故久遠。麄細之說，前人闢之矣。然而禪宗五葉，惟臨濟一燈獨炳，在朱子之世已然。迄臨濟、歷宋元明而入國朝，臨濟為禪宗之極盛者，何哉？葢自臨濟，迄天童密雲悟禪師為三十世，傳三峰於密藏禪師為三十一世，藏自三峰來開堂于鄧尉，上堂四十餘會，度徒百餘，受戒萬。至付法第六子剖石璧禪師為三十二世，又一傳則今吼崖石禪師三十三世，俱秉臨濟之道，主聖恩之席，其道益光，其風益遠。

皇帝勘定，是臨濟宗否？一語固已克知忱恂。夫禪宗莫盛于臨濟，臨濟之禪莫盛于三峰，三峰之禪莫盛于聖恩，聖恩之禪莫盛于今日。梅花香中，松風水月道場，豈不索微笑于梅花之外，寓微言于點畫之中，從上事重，皆由勘定宗旨一句中流出，所謂金剛王寶劒一揮，所謂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山門景致，重裝濟上，綱宗建立木鐸，萬古雷霆一世，於乎懿矣哉！陸燦由舉子奉世祖章皇帝，戊戌試午門者三，己亥試瀛臺者三，糠粃播前，今年七十九，麄知文字。自公車報罷，叅學黃山先師檗菴志禪師，三峰之孫也。以是因緣聖恩，辱委碑文，然沙難聚塔，管豈窺天？仰承皇帝提掇宗旨，

金湯佛法，不勝懽踴，庶竭仰鑽懼，無以窺聖道之光明，萬分一爾。

康熙庚午春正月　日原中江南丁酉科第二名舉人前考授府通判(臣)陸(燦)拜手謹撰

奉撫院立石永禁一應寺產不許貼贖碑

江南蘇州府吳縣為府縣，兩番結案豪強百計陰謀等事。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奉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宋　批該本縣呈詳玄墓，聖恩寺僧濟上呈控被呈凌典冑婪價，勒贖寺基各情由。奉　批凌典冑，將伊父遠年絕賣之寺基先則強逼取贖，繼則朦稟劃地，抗斷肆橫，不法已極，本應究擬。姑念已領銀，從寬結案，仰縣立石，以杜葛藤。至于禮生社生，各項名色，久奉部文，禁革該縣，何尚有引贊生員之名殊干功令，仍嚴查另文報奪繳等？因奉此為查，先奉本部院批據原呈僧濟上呈，稱古天壽寺明季頹廢，凌羽階以荒山賠累於順治十七年，情原賣與聖恩常住，永為佛地。近遭貢生邵言璋利圖風水地棍。姚奉梅等串通凌典冑，冒認己產設謀翻贖兩番，虛控公議，結案復圖，畫蛇添足，跋涉公庭等，情呈詞蒙。　批仰吳縣查原案報等，因到縣，隨該本縣正堂加三級張　看，得凌典冑之父，凌羽階於順治十七年間，將荒山八十一畝售與聖恩寺剖石和尚，契載價銀三拾兩。原稱古天壽寺基，聽憑開荒，永為佛地，已經三十餘年。而松楸茶竹，鬱為喬林，乃典冑遽背父議，藉此居奇，糾葛無已。本縣三次具詳奉府，兩經批結，詎將山地復誆貢生邵言璋銀八十兩，惟巽割地，抗不領銀。是以濟上將府縣兩番結案等事，具控憲臺呈典冑，而并及言璋也。　批縣查案，始據典冑，具領前銀，取有領狀，附卷震霆之下，自斂魑形，庶三載之葛藤得斬，千秋之剎址恒存，則憲恩佛日當與河山而竝茂矣。等由呈詳本都院，奉批前因，蒙此合行，勒石永禁，為此仰各該地方人等知悉嗣後本寺一應山場田地及凌羽階所賣寺基已經割絕者，不許復生覬覦。如有地棍，從中煽惑。串通原主翻贖勒貼圖詐弱門，不遵憲批，再起釁端者，許住持指實鳴控以憑解憲法懲均宜凜遵慎之慎之，須至示者。

右給聖恩寺住持、寂震監寺(濟上大成)等准此。

康熙三十三年四月　初四日給正堂加三級張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八

寺記

聖恩禪菴開山記

承德郎刑部主事永嘉、陳亢宗撰，并書篆

中吳號稱名藩，非特以物產富雄天下，而佛宇之盛，咸殫極壯麗，雖小鄉僻壤，無處無之。郡西連山數十，鬱然森聳，香臺寶坊，爭據殊勝。若靈巖之軒豁，白雲之深秀，天池之幽邃，固已為古今名人所稱賞，其巍然興于我朝者，則聖恩禪菴亦其一焉。菴葢禪師萬峰蔚公所刱，在郡西七十里，袁墓村之鄧尉山。按郡志以袁為玄，蔚為尉，而名村以山。公恒得石刻山下，廼宋進士廸功葉君和甫墓中物，紹興二十九年所，藏繇是始克正三字之誤碑。晚出菴時，未甚有名，故志不暇悉。疑三字或姓，則莫知其然也。厥地瀕太湖，草木青潤，羣巒環抱，菴當其腹，軒豁而不病於敞，深秀而不患於僻，幽邃而弗失之隘。重樓複閣，位置適宜，並山勢為起伏，層現疊出，如畫法華山，自東逶迤而南，轉折西指，墮半湖中，宛若飛舞，下有小阜，隆然離立，類覆鉢正當其前，而洞庭諸峰點綴間處。其次而湖南苕霅羣山復次其後云：遠黛浮嵐，風颿沙鳥，日夕容與三萬六千頃之波瀾，七十二峰之奇，秀一盱衡，若指諸掌，誠足以兼美而有之也。初公以元末壬申，提其師千岩之學，自浙東遊歷，至是覩厥殊勝丐廸功之玄孫華一得棄隙數尺，縛茆居之。久之，人漸信向。　皇明開天表，章乘，而公道價益隆，緇素奔湊。洪武九年，始闢地為觀音寶閣，諸室號曰聖恩焉。尋與其徒普壽等搆演法之堂落成，而公示寂壽，與其弟普隱，用甲乙之傳，繼主菴事，廼乘其願力，發其留貲於經畫指授處，建大佛殿，以及伽藍祖師二祠及三塔院。齋厨有堂，舂磑有室，凡像設之莊嚴妙麗，則僧普現、善明與今住持智璿任之。已而首座普持以為梵宇之制，必備鼓鐘警昏，旦以集而闕焉。非所以稱嚴肅乃為重屋，範銅為鉅鐘，而法鼓雲版，則委之僧淨心。自是雷轟鯨號，六時震撼，香花燈供，淨潔明鮮，而規制漸備矣。永樂七年，智璿正席，尤孜孜於述作，首撤大殿瓴甓之毀敗者，而一新之議，以為前所造法堂去殿一隅非處，乃改卜於殿後龕置檇李蔡景和所施大藏經於中易舊為丈室，中奉大士小像前設無盡燈，後營僧堂，右立碧炤，軒為娛賓之署。而山門廊廡、寮庫庾船舫之類，以十四年之冬，咸用告成。于是丹雘紺宇，文栱華榱，山湧翬飛，人天瞻駭。而山川改觀

四方遊覽之跡，莫不以寓目為勝事。雲水之徒從而棲止者，常以百數計有萬里而至者，咸謂之勝槩宏模。雖宿號名剎者，未易過之。其為役至殷，為費至鉅，雖出于四方，善信之所樂施，而人未始非之。大殿則郡人金榮甫及其子婦三人，罄家以濟，而功居其半。僧堂則智璿，佐以衣盂之，羨為鈔六千緡，前後置山園二百餘畝，斂其產，貿遷以佚，歲用不足者，則賴遠近好事之家，舟肩之助，庸取給焉。始公鑿四大井，人莫測其意，及是人無遠汲之困，益可見慧力之至矣。智璿念自刱始已來，三百甲子登載，顧未有作，爰礱石以記來請，余辭弗獲。竊以為天時人事之會合，一皆有數。今而四方名勝，為方外據，而有搜決殆盡，矧吳佛祠之盛歟？是地也，距郡不一牛鳴初無崇岡峻嶺，長林大澤為之限，隔方袍羽人之蹤，日相尋乎是，而有目弗見焉。豈非天造地設、鬼神訶衛，有俟于今日者乎？方公之得石刻也，欣然若有夙契，則其兆固非偶然矣。抑嘗觀夫所謂名山勝剎者皆興，自往昔多者千餘年，次以五六百祀，而後刱建始備。公以赤手入吳，得容膝之棄於灌莽。蒙冪中非若名山勝剎，素為人所欽仰之為易舉其難，豈直什百乃能跨而軼之，隱然成一大叢林？雖繇時事之會合，而公願力之，感召于人者，良不可誣。其為開山第一代祖師，又何負哉？普壽等又能篤于繼志述事，益可見其源流之懿，非能深達事理之不二，示現有為以成始成終者，疇能然乎？方今　聖人執金輪以馭世，佛日再中行見　敕額之頒，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余不足以知佛學之奧庸，備著其山川之美，刱始之詳，欲使繼之者無忘所自，而顧名思義，共報夫　君師之恩，因不覺其辭之靦縷。若夫公之行業，自有語錄，及見翰林侍讀學士王公達善所為塔銘，洎余所造傳中，茲不復贅。

耆舊本義、志傑、淨心、福祥、本忠、砧基道人本安永樂十二年三月朔旦住山比丘智璿立石

天壽聖恩禪寺事蹟記

通議大夫禮部侍郎王一寧撰

太常卿兼經筵侍書程南雲篆

承德郎刑部主事東淮史敏書

姑蘇，去郡治西南僅七十里，有山名曰鄧尉，綴毓峰巒之蒼翠，遠枕洞庭之巨區。前朝刱建天壽禪寺聖恩禪菴，為上下道場。元季寺燬菴存而後神僧萬峰蔚禪師出謂是菴，氣象異，乃於此開山說法，十方禪衲爭馳叅禮於座下者，星拱雲合。師日勤于封植，培葑墾田於山，鑿井於谷，佳木修篁，蓊蘢環繞。山麓間，師叱石，預知覺慧神通，不可具述。繇是居民向化，施財資助者甚。殿宇廊廡輪奐一新像設，嚴整安禪。有室延僧有寮，伊蒲有供，為接叢林淨境。師入大寂定，其弟子勝學無念禪師勘明上乘微妙正宗，究竟不立文字之學，道風馳振於半天下。幸際，　太祖高皇帝龍飛開天，得以安隱。洪武中雲遊行化於湘南，以通靈奏薦　召至　奉天賜坐，喻問當世之事及正法宗旨，師仰瞻，具清淨眼，應對掉廣長舌，敬謹一言無失。　上大悅，欲授以僧錄，總司綱領法門之職。師載拜九頓，辭不就，　詔許之。爰灑　宸翰，遣中貴官齎送還山。厥後屢荷　龍章寵渥，錫賚彌厚，誠千載一遇也。師脫幻出塵，其法弟智璿亦蔚師手度梵行，卓爾而能靜定心王，超然物外，恢宏其新規，增餙其舊製，建層樓，甃複道，蓋其功深矣。永樂中秋，官主事陳公。亢宗嘗為作傳，以僧臘之高謝事復隱，同袍寶藏持禪師典其事。寶藏超化僧錄講經，實公大和尚敘其本末，撰靈骨塔銘，其所傳有自也。璿師證無聲三昧，其法嗣碧潭清禪師，悟堅密徹見之，微歷正信，希有之功。其操也如金斯剛，其行也如玉斯潔晞是菴嗣葺若是之金碧交煥，歎寺之廢弛，為荊棘瓦礫之場，喟然曰：夫三界一體，十方一剎，可不以彼此併而歸之，奚用謀于二業？遂遣法弟道立上春官大宗伯疏其事，援　聖朝定制，得允所請部檄下郡，併額為天壽聖恩禪寺，實正統八年也。時住持虛席，適巡撫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舉碧潭師以蒞其任，師尤能砥礪加勉，增建毘盧寶閣天王殿，香花石橋，山林出色，泉石重輝。法鐘法鼓祝　聖壽，與天地同其久。慧香慧燈贊佛法與滄海同其長，復搆軒室百楹，將廣階墀發，坡嶺得奇石，玲瓏小山，一壁四仞，靈秀乃天成也。豈非碧禪師道德之所符，夙緣之所合，主其寺寺，致日益盛，大繼之于其前，續之于其後，無忝祖風、名卿儒、碩樂與碧潭師交稅駕于此，則心曠神怡，不知世之埃壒為何如哉？一日，師致書請予言，記其傳宗事蹟，勒石以詔，後之嗣法者，義莫能斬予。惟汎國之教流于東上，延衍于天下。後世臨濟其一焉，得其人則顯其地，得其地則表其人。今碧潭師得時行道于太平之世寺，與名兩立，後之仰于清師，若清師之仰于蔚師也，閶闔門艙玄關，以便雲水行脚，野衲休息之所，可謂博施矣。投寺之選佛場者，常滿千指，香積齋糧，歲以千斛，計住持舉，以甲乙規範，有定而不紊也。因其請述此以復樂，道人善之萬一云是為記。

大明正統十二年十月，上澣穀旦，住持沙門，道清立石

敕賜聖恩禪寺中興記

賜同進士出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敕提督雁門等關巡撫山西等處地方，崑山蔡懋德撰文

賜進士出身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武進張瑋篆額

賜同進士，出身行人，司右司副前吏科，給事中嘉魚熊，開元書丹

聖恩禪寺在吳故稱名剎刱建緣始王少宗伯一，寧陳比部亢宗兩記，言之詳矣。唯天順　賜額以後，寺漸頹廢，淪為酒肉之場，其所謂萬峰禪院，居大殿右，虛碧璿。公之退居歲久，規約盡隳，遂分東西兩房，嘉隆間盡，貿為民產。至萬曆時，徐孝廉洌得之，讀書其中，已知為禪院故業，欲返無其主。後聞郡紳將延吾師三峰和尚主席病革時遺命歸寺。師開堂，唱臨濟正宗，續十一代燈焰，而璿公塔碑出焉，與清師塔相屬。院後舊有璿公方丈其業，主亦書券還，基鏡心覺。公先修塔院前建文殊堂，適萬峰十代，嗣法孫天童悟師入山掃塔，見塔前有堂，障湖山之勝，移堂於左，於是兩院並峙吾師，更念僧徒食指難繼謀諸檀越市濱湖葑田三頃有奇開荒鑿沼，以資灌溉，仰輸　國賦，俯飼僧伽，建純白窩、大義堂、放生所，為聖恩子院。殿左鐘樓，向懸萬石巨鐘，嘉靖間，被權相攫去。至　神廟中，年曇旭曉公受紫柏大師，命募銅蜀山，值前吳令傅公光宅持節，按蜀力為勸揚，獲銅萬餘觔，入冶三鑄不就，曉願捨身洪鑪始成器，仍鏤法華經六萬字，於上雲棲僧智在巢露架，晝夜杵擊千聲，聲持大悲咒一遍。天啓丁卯六月，其鐘丙夜，隨聲放光，如飛隼迴翔祖塔。曉公歿，鐘樓猶未構也。大殿佛閣，並為震風凌雨，飄搖柱棟，莫支其徒體慈洎本山，如修將殿閣、鐘樓及坐山悉交吾師。師復償以百金，躬荷其事，俾麓屏貢。公任鐘樓之役，而師自捐鉢資繕佛閣已經畫，內外指授，規為付法。剖石璧公退息死關，匪久示寂。璧公嗣統，克振宗風，亟新大雄殿，併刱天王殿山門大悲堂方丈禪室，復購栴檀雕毘盧像，請大藏供奉佛閣。昔閣後璿師亦建禪堂，有天開圖畫一區，程太常南雲題額。東為雙梧軒，少師姚恭靖所憩也。西曰碧炤軒，軒後曰萬峰深處，以迨曠壤之粥為幽宮者，以堪輿不利，告遷乞贖，而寺之址斯全復無遺。萬峰之業，實于吾師中興云：嗟乎！非吾師，何以天人相輳如是？

其初為勸相者，吳令陳公文瑞、吳江令熊公開元鄉紳閣學文公震、孟宮詹姚公希、孟忠介、周公順昌也，其山磽頃畝，永免徭差，坐派軍恤以護持不替者巡撫莊公祖誨、張公國維巡按陳公、乾陽祁公彪佳、縣令楊公、雲鶴牛公若麟也，稱揚大法。若財施殷殷無怠者，宗伯董公，其昌勳卿葉公紹顒、侍御李公模、孝廉、吳君瑞、鳳碩士周君祇、徐君泰寧、周君永年、沈君、愈昌也。不類德，雖立雪門，墻淺衷，弱植無能裨益大道，祇吾師西歸之。頃德嘗啓手啓足辱提耳，命曰寺成日爾。其作記德稽首敬諾，迺名根未淨，驅馳　王事，非踐戎馬之郊，入荒殘之地，鞅掌未遑。茲銜　命晉疆寤寐之際，嘗若見師而璧公札至，遂盥手紀其大略。若夫師之道行海內，共尊德小，子何能贊一辭？其記亦紀夫有為之蹟。倘云大道，則不立文字，記亦贅矣，奚以多為？

大明崇禎十四年辛巳季春朔旦，住持沙門弘璧立石

華嚴壇碑記

蓋聞寶輪香海，悉在一華交攝之中，行樹音聲，是生發願所現。故毘盧無相，不離毛孔而顯光明；普賢有權，能挈塵界而遊清淨。初從信入象王，迥絕狐蹤，終用智牧獅子，頓消驢乳。鄧山聖恩寺堂頭大和尚、剖石禪師者，披釋迦如來祖衣，受天山老人正印，幼涉文字，域輒於斯。經有酥酪因緣，長叅生死關，仍仗是諦詣遮那境界，潛孚密證八十卷，刳肉藏珠，揀異標同。六十年通身透頂，顧猶以一切懺儀十方稟式。若大悲楞嚴等部，咸築壇以莊嚴；惟犬方廣佛勝因，獨瞻容而杳邈。遡厥先代，大有祥徵繪像建華堂瑞鳥翩翾而戾止土龕修合論猛虎蹢躅以皈依和尚，援古驗今，乃罄一生闡揚之盛心，補本山缺陷之曠典。於是方丈後塇院左巍巍華嚴壇出焉。手芟荊棘，廣購楩柟，棟宇雲浮，則高連碧落；軒墀日麗，則俯瞰平蕪。中供華嚴聖相三尊，旁貯大經五十三部。玅選僧伽，精嚴禮誦，烟光滃涬，幡影參差，聚莖節於一絲，匯海山於半粟，以一世界現一蓮華，合小千世界為一蓮華，又合大千世界為一大蓮華。此日月須彌，各各不相涉之法位也。觀其圖者，可以徵娑婆之湫隘，與幻住之無窮。自初會菩提場二會普光殿，三會忉利天，以至八九復會普光殿逝多林。此信住、行、向地，以至等妙，各不相紊之次序也。領其旨者，可以徵開示之不難悟入，行布之不異圓融。且夫啓窓南眺，則太湖浩淼峙兩洞庭，為左右臂之雙。垂鍵室靜披，則梵筴煒煌，儼三大士，法報身之互用。梅花極目，逝多林炫炫檻前童子南詢玅峰，山青青杖底師之悟超象罔故文殊失其慧機。師之行滿僧祇，故裟嵋讓其毅；力師不起於座，而徧歷閻

浮。故勝峰香積以下，步步追隨；住一山，具山之巖壑。師不染於趣，而圓彰法界，故勝熱無厭之儔，時時遮攝；示逆行益，表順行之威儀。宗風播矣，教乘超矣。爾時塵拂所加，智過鶖子，爐烟集，緣等空生彌勒之樓閣，門開觀音之耳目，障撤不肖，鈍根覩而喜之，矧承慈命，感且倍矣。自悔一生鑽故紙，悶於牖蠅，而私竊微明於經下，兼愧十載滯俗壟，同夫穽鹿，而重依大乘于壇間。若使役色身作僕已，逼栽松道者之齡，僅令瀝心血充供，敢備藝童子之數。塗毒鼓，聞聲心死前莊嚴後，星宿不離彈指而脫落言詮，頗黎鏡，覩影出生左清凉合方山，直取玅心而流通儀軌，鐫石以垂金地，聊酬善信之檀施，鏤版而布叢林，當文句之緣起。謹記。

天山座下兩世聽法，弟子米前　賜進士出身，河南開封知府武進薛寀拜手譔

藏經閣碑記

吾吳天壽聖恩禪寺，繇山門拾級而登，仰見傑閣，聳於虛空，剖石璧和尚所搆，以奉一大藏教者也。其地踞鄧尉之半，層巖拔起，支隴蜿蜒，雕楹文礎，插入崖腹，前瞰具區，渟泓萬狀。遠則洞庭兩山，近則法華漁洋諸勝，若拱而揖，或環而抱。其下則秀樾干雲修篁漏日，法花忍草茁，長繽紛怖，鴿馴禽，飛翔匝繞信兜率之鉅觀，般若之勝境矣。先是萬峰蔚祖，當皇覺現身之初，受聖恩開山之寄。弟子智璿等，傳衣主席，琅函貝葉，結集流通，尊奉之地，今毘盧遮那閣。是已歲月往，龍象中衰，千箱秘帙，化作飛塵，萬名區，鞠為灌莽。於是三峰漢老人，杖錫飛來，剪剔蕨荒，經營宏敞，庶事草創未盡，云為剖師親承記莂，進補其處，時節因緣，緇素瞻仰，信施填委，無廢不興，梵筴竺墳，缺焉未備。會有峨嵋道者，裝成南藏，道梗西川，因其方便之功，申我殷勤之請，遂移法寶，作鎮山門。方當牛首颺迴，瓦官霧塞，未踰旬朔，便接烽烟。獨此經早冕精藍，不罹劫火，咸以為修多羅藏有天龍神鬼，百萬護持和尚，福德感孚，不脛而至，四頂禮，网不欣欣，顧其時閣，猶未之建也。葢毘盧閣，雖經修葺業，以供養諸佛，安集僧徒，將謀改卜，高原另圖，嚴奉吾母。朱太夫人，專心在道，入山稟戒，躬覩勝因，發願弘施，聞者坌集。監院濟上等廼相，材運甓練，日鳩工經，始于癸巳之仲冬，告竣于甲午之季臘，列楹三間，廣筵九丈，深如其廣之數，崇網其深之一，翼翼嚴嚴，若化若涌。就中塼釋迦藥師彌陀三像，慈容睟盎，纓絡交加。其旁則方甎長龕，東西森向，瓊籤玉軸，[亠/兄]仞琳琅，經律論藏，部分櫛比，共有六百七十餘函。和尚以丁酉之夏六十，初度諸山老宿，為

諷華嚴秘典者五十三人，皆安禪閣下，規重矩疊，衣裓肅肰，清淨道場，得未曾有。和尚曰：是閣之成，所以揚祖風示學者，不可無記。廼以相屬偉業，合掌而白師言：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二分教，利益生。達磨以拈花微笑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蓋利世人教相紛拏，欲以掃除支蔓，非謂鹿野苑跋，提河金口所宣一切空之也。古德相承，共弘斯義。後來門庭各立，諍論滋多，或執教以議禪，或竊禪而掃教，識者憂焉。今和尚從拈椎竪拂之中，搜揚典，孳孳不倦，於以撈籠今古，震壓諸方，豈不盛哉！且成壞相仍，世相如是。以萬峰之聖皇授記，說法名山，猶不免法席榛蕪，勞後人之修復肰則貞珉之有鐫也，其可已乎？是經也，出於干戈俶擾之際，僅而獲存，百世而下，知其孔艱是纘是述，俾勿隕墜，皆記事之辭，所不得而缺略者也。為之頌曰：

世尊天人師　普說無上道　傳譯至震旦
是名修多羅　毘尼阿毘曇　不可得思議
鄧尉古道場　山盡環繞　有一善知識
親遇金輪王　手持玉庫經　開演一大藏
百年化宮壞　乘願廼再來　吼若獅子威
直標正法眼　臨濟大宗旨　文字本不留
方便利生　何所不融攝　但能去纏縛
不落義解門　此文句身　足證圓滿智
如來廣長舌　八萬四千言　於一卷卷中
各滴醍醐味　於一字字內　各貯摩尼珠
護法天龍神　呵衛在左右　以此刀兵難
末劫不得侵　將我貝多羅　移入清凉界
寶閣矗天起　廣望千由旬　洞庭七十峰
為耆闍崛　震澤五百里　為阿耨池
無量妙高臺　變現彈指頃　當知向上著
不礙於有為　覩像生敬心　藉彼莊嚴力
諸佛所說法　億萬恒河沙　究竟歸虛空
本來無一字　見道不見山　何處復有閣
見心不見佛　何處復有經　乃至法界中
草木禽鳥等　飛鳴與開落　若以慧眼觀
無非是經者　經如紅日輪　旋繞須彌山
照一四天下　經如香水海　舟航到彼岸
涌出青蓮華　頭目與髓腦　有人乞施捨
無怖亦無愛　此經當護持　能續慧命故
珊瑚與瑪瑙　高過蘇迷巔　瓦礫了不異

此經當寶惜　能種福田故　用此告來者
常生難遇想　薰心與注耳　歷劫乃不磨
我今作此辭　毫端見如來　刻之靈鷲峰
永永示無極

順治十四年丁酉三月，婁東奉佛弟子梅村吳偉業薰沐拜撰
住洪州雲居晦山法侄戒顯和南書篆額
康熙二年歲次癸卯冬日監寺濟上立石

重建大法堂碑記

三界導師，設教閎勝，弘開覺路，啟迪羣迷，因事隨時，方便教詔，或熾然建立，形歸成壞，而攝入如幻三昧，以祛妄趨，其致一也。所以憫凡夫之貪著，則樹下一宿；折昏塗之我慢，則尊崇塔廟。入不二門，理事無礙，此之謂矣。而後世躭苦空者，不知破生之慳，而啟愚氓之信。嗜有為者，則日逐逐于人天小果，而不知為有漏之因。二者交病焉。惟古佛再乘願輪而來，則如世相，互攝交融，有為無為，皆第一義。故雖經營締構，不屬塵勞，丹艧茨，皆成般若，而非凡情之所能測也。法運晚秋，迷情膠結，沉淪黑業，未有出期。苟無以聳觀聽而攝身心，則何以祛昏蒙而啟正信？故耆闍崛山，有重閣講堂之勝；蓮華世界，侈琳宮寶地之嚴，蓋繇敬生信，繇信生悟此樓閣塔廟之所係於象教者極重也。昔周穆王築中天之臺，以奉化人，漢明帝立精舍于雒城西門，以居摩騰吳大帝赤烏中，感舍利之異，始大營浮圖，以居康居僧會。而晉宋之時，佛圖有講堂，及達磨西來，直指人心，拈花一宗，盛唱東土，始分創禪院，而法堂之立從可知矣。自是世奉代嚴，歲增月益，而叢林巨剎，徧滿寰區，湧殿飛樓，充溢塵界，而名山勝地，尤無不開。法王之席者，如吾吳鄧尉山萬峰聖恩禪寺，亦其最著者也。山距吳城西七十餘里，其岡巒層複，嶺岫縈紆，五湖涵漾其前，二堰環帶其後。山水交暎，泉石含暉，艸木菁華，煙雲明媚，而龍翔鳳翥之奇，象廻虎踞之蹟，為障為屏，若几若案，此固吳山之最深，而亦最奇者也。而逾重巒複嶺廻溪曲澗，而豁然天開，雄踞湖上，左右翊衛，前後承趨，氣象非常，形勢殊特，而聖恩大剎，巍然實踞其中焉。寺之經始，實于元季萬峰。祖師有蓽露藍蔞之勤，開人天龍象之窟，地靈人傑，再世益隆，　龍光昭回，　奎章赫奕，寵錫薦加，寺以增重。然建立一時，規制雖備，而歷年三百，傾廢為多。故昔之金輝碧明，大都凉煙衰艸，而昔之香林寶所夷，為酒坫歌臺，今昔廢興，為可感也。于是三峰漢老人，賁至而再興之，而今

剖師大和尚繼住而法席愈盛。天龍雜遝，緇素奔趨，海湧雲臻，川流坌集。於是撤舊更新，興墜起廢。一時像設之玅麗，樓閣之崢嶸，有若天成，有同地湧，不特盡還舊觀，亦且什百往蹟。入其門者，如踐天宮，如遊化城，寶華莊嚴，毘盧樓閣，無以加矣。而大法堂之復建，則于戊子春焉。蓋其時諸廢具舉，而法堂未立，師慨然曰：續佛慧命，在於敷宣大法，而一時會下，常逾萬指。苟椎拂所至，而無以大容之，則何以展龍象之蹴蹋，而聆獅王之哮吼乎？乃庀材鳩工，壘基構室，而檀施翕集，畚鍤填委，不日而大廈成矣。凡為巨屋五楹間橫袤百餘尺，崇三進五，深峙宜稱。而觚楞鶱飛，棟宇雄邃，層檐蜚栱，聯甍櫛甓，地據殊勝，形稱最高。於是日月經于上楹，山河拱其洞戶，閎敞巨麗，實為大觀。直是兜率現彈指之間，不特東林有神運之殿也。所以一登斯堂，纔據高座，而五湖淜湃，儼若朝宗，萬峰環立，若為拱聽，將使滴水還源，頑石點首，又豈止化導法筵之四，覺悟含識之羣生哉？營建之功，於斯極矣。吾聞尊那經云：無盡功德七種而建立精舍，實居第二而福田經則又以興立佛圖僧房為梵天七種福德之第一。何也？噫！吾知之矣。但崇像設，僅茆雨風，而木石不通其性，靈禽魚無駴於鐘鼓，則雖高閎廣厦，概日干雲，窮金碧之妍，極侖奐之美，而事止有為，實第二義。若獅絃於此而再振，毒鼓於此而大鳴，龍神於此而聽法，天魔於此而摧鋒。大機大用，於此而闡其全；為實為權，于此而充其際。則如虎之負嵎，而威獰倍增，如龍之得雲，而神通愈大。則其有關于明心之大法，如來之慧命，為何如哉？故雖人天有漏之因，是無上菩提之道矣。此福田經之所以稱為梵天福德之第一，而有進于尊那之所云也。因合掌稽首而復系之以銘。銘曰：

有一大士　說法如雷
霆電交飛　風濤并來
鼓盪萬彙　聲施九垓
震聾起蟄　地劃天開
遂破陰凝　雲漢昭回
神功一寂　雷安在哉
惟此大士　說法如雨
或灑稠林　或膏瘠土
潤徧莖根　澤周天宇
福蘗慧芽　瞬花息藥
會襲珠衣　頓森玉麈
究竟千言　實無一語
所以聽法　其如林

瓊株駢條　玉樹千尋
蔭芘大千　蔚蔚森森
所以法席　其廣如海
珊瑚千網　珠璣百琲
鯤鯨游泳　島嶼塊壘
沐日浴月　坤函乾宰
滄海雖廣　函蓋容之
鄧林雖稠　巨野載之
詎此大　雨立風披
乃購異材　乃集工師
豫章層構　貞珉街基
虹梁蜺棟　雨桷星榱
魚鱗萬甓　龍首千栭
八窗玲瓏　修廊逶迤
萬頃為沼　層崖作梯
香臺雲矗　寶級天躋
峰巒扶伏　星漢低垂
前頫巨浸　後倚崇巇
暑來西爽　寒襲東曦
山河萃美　風氣罄宜
成斯堂　以容法侶
人天龍鬼　爰萃爰止
半偈敷宣　四歡喜
天樂要眇　雨華繽紛
香煙沓霧　花氣蒸雲
道風漸被　芳聲普聞
我聞洪名　上弘下璧
古佛現身　如來寶積
大定巍山　精心慧日
再乘願輪　實據此室
囑吾為文　以標禪窟
譬如有人　因指見月
我一豪端　湧現閎閬
永無壞者　在此銘碣

俟齋居士徐枋譔

臨幸聖恩寺記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皇上念東南財賦巨區，遠在三千里外，慮民生休戚阻於上達，乃命法駕，巡行吳。越二月五日，至蘇州幸西山聖恩寺，住持僧(濟石)年八十有四，率其徒跪迎道左，上命和尚起溫語慰勞，顧侍僧扶翼之。尋至法堂，少憩薄暮，幸吾家山觀梅聖情歡悅。明日召(濟石)賜御書松風水月四字，白金二百兩上遂行。山僧一旦膺此異數，閭里觀歎，得未曾有。於是監寺者恭紀其事，排次天語，泐石以傳，會(叔元)予假歸里。其知客僧(德和)卜日具舟楫過常，熟謁(叔元)於村舍，而囑為之記。(叔元)自惟無文，不能颺贊聖德，逡巡且止。明年正月，(叔元)以事至鄧尉過聖恩，登四宜堂，仰瞻御榻几案，具設肅如，穆如徘徊，屏息如覲，天顏不違咫尺(德和)復以記請(叔元)乃稽首頓首，執筆而為之辭曰：(臣)伏讀周南騶虞之詩，至于春田之際，草木之盛，禽獸之多，有以想見當日文王之化，無所不被。讀大雅卷阿之詩，至于游歌矢音，有以想見成周盛時，海內清和，百姓樂業，而君臣之間，賡歌喜起，致鳳鳴朝陽之盛。我皇上乾施坤載之功，巽風解雨之澤，日星河嶽之文，盛德大業，巍巍皇皇，充塞天地。自畿服甸服，以至海隅，出日含生之倫，無一物不得其所。而臨幸所至，蠲租省刑，問民疾苦，兒童婦女，瞻雲就日，莫不望見顏色，煦以春温大澤殷流，耋艾歌詠輿蹕之地，葢不覺山川之炳煥，而動植之咸若也。千百年後，游茲寺者，瞻拜宸翰，周視堂廡，摩娑古桂，軒窓闌楯間，一草一石，皆以為聖。天子之所經行循覽，有以想見我皇上今日春田草木，游歌矢音之盛事。况幸生斯世，遭遇主恩，晨夕於皇上之側，親承聖訓，如(臣叔元)者而紀之，烏容已乎？爰伏地書，此以竊附於騶虞卷阿詩人之後，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康熙二十九年二月朔日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工部尚書(臣)翁(叔元)謹撰并書

鄧尉山地藏殿記

中吳之有鄧尉，居名勝之一銜遠山五湖佳木，繁陰修篁，叠翠可以步芳徑，訪香雪，聽鳥歌，邀素月。其間梵宮之巨麗，金碧之熒煌，經獅律虎之所開，承豐碑碣石之所，誌述前人，道之備矣。顧是山深隱秀蔚無崇岡，曲磵而縮於南北，嬴於西東。昔吳太史梅村公太母從大法堂右，經始藏閣，今巋然存也，而左翼闕如，未稱

大觀。余友張子省晷顧而任之。自癸酉，閱乙亥，鳩工落成，為三大楹，中供幽冥，教主香像，旛幢整麗，猊座莊嚴，又清淨福地也。夫地藏以救母，故於忉利天宮，受佛接引，以一身度脫百千萬億恒河沙界，功德不可思議。張子力搆精藍，妙選僧伽日喃喃，大乘經無間。葢曰：為德配葛孺，人資冥福也。吾崑故太常中恬公文章政治，咄咄人口，鍾秀孺人淑慎，天植克嫻，經史明婦順三子，七女相繼早世，卒以憂悸，成疾而殞，雖邀翟茀，不獲永年。宜張子之悼喪無涯，冀其速轉法輪也。雖然，張子之意，念深遠矣。山河大地，無有盡期，卷舒出，總歸幻化。惟是本智慧因，樹無漏果，足長留天地間耳。若乃不煩鼓動，不藉信施，而檀那儼然，運於反掌。由是鯨音鞳鞜，無異梵天之聲聞也；波光浩淼，不如法堂之圖畫也。而且暗香風動，翠影雲棲。或有禪宗法侶，探奇送難；或有騷人墨士，登高賦詩。彼遊息於斯者，[涯-圭+(朔-月)]厥本末。僉曰：此某之締造也，而張子傳、張子德配之，懿範傳，而鄧尉之為名勝，更傳所謂與天地長留者，其在此乎？憶張子為頓丘館，甥甫弱冠意氣，激昂閎中肆外知為有血性人，與余兄弟相敦以道義。洎宰中州政通人和，望高卓魯，遷司馬髮未艾，以太孺人春秋高拂衣去郊。數年後，余匏繫京邸，遇中州人士，輒交口頌，其遺愛尤信為篤摯人，凡所表見，皆古君子也。矧其有造於名山者，諸天必設寶葢覆之五雲護之雨無量香華為忉利天，不朽勝果矣。故樂而為之記。

康熙歲次戊寅，嘉平月崑山徐秉義薰沐拜譔

聖恩中興第二代先師璧和尚影堂記

堂之建也。始于康熙辛未臘月越七年己卯三月告成數。先師去世寒暑，閱三十主，法已四更，乃于是年菊月之朔，奉安遺像，以慰式瞻，所謂因緣時節，亦不易也。嗟乎！從上佛祖出世，或千百年一出，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其出也，則必有法身大士同願同行輔翼之繼述之，故其道愈久而愈遠，愈光而愈大。昔世尊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最後於靈山會上拈花示，獨迦葉微笑，世尊云：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于汝，教外別傳，源始於此。遂稱迦葉為西天第一祖。迦葉二十八傳菩提達磨航海而來，傳佛心印。此土之人，知有禪宗，乃稱達磨為東土第一祖。達磨六傳至曹溪，並出南岳。讓青原思，自後派分五宗，因稱南岳為第一祖。南岳五傳出臨濟濟于滹沱小院，建立綱宗，故又稱臨濟為第一祖。臨濟二十一，傳出萬峰蔚開闢萬峰，故茲山稱萬峰為第一祖。萬峰十傳至天童悟祖悟出三

峰藏翁崛起三百年將墜之。宗重復，鄧山已廢之，法席如日月麗天，雷霆震地，得其傳者十有三人，而其克紹鄧峰之祖席，應機說法，遐邇嚮慕。三十五年如一日者，實惟先師璧和尚師。十二歲出家，十七歲剃染，二十二叅學，二十四開悟，三十一得大徹，三十八而得受源，流衣拂開堂說法，至七十有二而示寂。又二年，塔全身于華嚴壇。後又二十八年，得入影堂。司空李公顏其額曰獅葐取漢祖記先師之語，凡師精進之勇，悟入之深，機用之峻，操履之篤，誓願之弘，利濟之普，固非小子筆舌所能殫述，而其建立規繩，精詳周備，無一事不稟佛心，無一法不遵佛制，攝化人天，感悟興起。此(志)所以追敘生平之實，以告將來，俾人人瞻之仰之，戀之慕之，於以見一代中興，師法之不朽。嗚呼！刦石或有時盡也，先師道德周行于天地之間，則無時盡也已矣。後之賢者，當思紹述先宗，繩其祖武，庶不辜獅之意，是為記。

嗣法門人濟志拜撰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春正月初九日，特旨欽命管理江寧織造加一級(臣)曹(頫)，管理蘇州織造戶部侍郎加六級(臣)李(煦)，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六級(臣)吳(存禮)，江南江寧蘇松常鎮淮揚徐州一州布政使司布政使(臣)楊(朝麟)，賚賜帑金壹千兩，數珠壹千伍伯零壹掛，衣帽鞋襪各壹千伍伯零壹副，到鄧尉山，并勅在寺飯僧三千四百餘，敬涓十三日，肇始選戒行僧八十員，啟建萬壽道場九永日。二十一日圓滿，奉為莊嚴皇太后遐昇果位。仰體聖天子大孝誠心，於二十二日放堂飯僧，俵給頒賜謝恩。

住持(臣)僧(濟志)謹紀

聞之布德施惠一人，慶有道之靈長，報本崇先，萬國仰孝，思之不匱。葐寢門視膳恪奉晨昏，而春露秋霜尤情深昭格，此誠四方之維則，而一代之隆儀也欽。惟我皇上道高堯舜，德邁禹湯，世德作求弘猷，廣被善繼善述。闢亘古未廓之山河丕顯丕承開兩間，未有之功業，以豐年為上。瑞不誇膏露景星，昭文德於武功何憚？櫛風沐雨，車書大一，統日升月，恒聲教訖九州。民安物阜，金甌永固。曆數膺億萬斯年，玉燭長調冠裳集。千八百國，凡此受祜。弘多孰非，貽謀盡善。維茲吳會，夙擅山水。名區屬在鄧山，尤號東南首剎，歲逢己亥，月正春王。皇太后懿德昭垂聖天子明禋特舉，爰命臣工，聿修佛事。寶殿層層，依碧嶂絕少塵埃；珠宮處處，繞祥光稱淨土。懺壇設夫九日，僧及於三千。響徹層霄，奏鈞天之雅樂；恩隆祇樹錫內帑之金錢。衲衣如帶御爐香典崇北闕；念珠遙錫

天家寶貴並南金飛舄天來不數七襄錦製梵音，雷動何殊？萬歲嵩呼，巖前翠壁，丹崖俱沾。法雨界下香燈石室盡落天花，豈僅寶地生輝？抑且普天蒙福(臣)幸際昌時。愧涓埃之莫報，忝司封域，竭禱誦之維虔。看支遁談經拈香粟界，聽生公說法。拜手珠林，心切傾葵。情殷向日，伏願暘時。雨若皇圖，鞏固千秋。常見海晏河清，箕疇陳五福。恭逢盛典，敬布丹衷。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六級(臣)吳(存禮)恭紀

鄧尉山聖恩禪寺重建天王殿記

域內有奧區得人而顯，人世有勝業，得時而彰。何謂時凡業之興也。或自始而有之，或繼廢而有之，又或受成而有之論者，皆以前之二者，烈倍受成，而事未可也。彼作始起廢示現非常見者，聞者更相讚歎，理有固然。若其人處受成之，會其純心厚力，常晦於安隱循持之餘，而世或莫聞而傳焉，則時為之也。然吾聞之時，會無常形，誠則必形。世有實心實力，應時辦道，其人則必不自異而天異之，固將曲為之時，以震於世而暴其迹。(龍)葢觀鄧尉裕遠圓和上天王殿之役，益信天之巧，於為時也。吳郡鄧尉山聖恩禪寺當元之季明之興，萬峰蔚公始刱禪菴，閱五傳，規模大備，得請于朝易寺額。厥後裂為房，貿為別墅，百有餘年，蕩然廢敗訖。愍帝時，三峰藏公道價高天下，應請來為寺主，承以剖石璧公，而後殿堂樓閣，庫寮庖湢之為居像，設鐘懸藏經館，客之為制，燦然具舉，有嚴無斁。夫灌莽開而寶坊啟，淪胥轉而法運昌，如蔚公璧。公所謂作始起廢，其人是已。今和上以雍正十一年冬秉拂斯席，越明年甲寅二月，天王殿災，踰歲而工起，又踰歲而竣其楹間，崇廣像壝位，向如舊式糜白金二千二百兩，有奇出信施者十之八，出兩序者一出，具戒弟子者又一繈屬囊解，若酬逋責實乾隆二年丁巳春也。明年正月，(龍)信宿山寺寺僧為言災之起也。有衣工，見煙焰從佛口中出，亟召寮，已熾然成火，聚瓦皆作赤烏飛翔，類世俗翁媪燃楮庫，須臾皆燼，而殿左右廊櫩無燎及者，皆曰：是天火也。嘻天固以茲一炬震暴和上之精，能使與蔚公璧公爭烈歟？和上璧公之孫，而鶴山志公之子，四世九傳，倫序及之。世盛法隆，師馴象伏，載其清靜，引而勿替已爾向非事起不意，功成不日，孰傳之而孰震之？一旦轉無為，為有為，身處受成，功侔前烈，成毀變現，電掣雲起，不使純心厚力，佚於安隱，循持而不出，謂非一誠之應，而天之巧於為時者哉！考璧公遺緒天王殿實其始基在崇正乙

亥，距今之燬甲寅，適得百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五子而甲一周，又四甲而數一轉。故古今紀年，率以百年為成數其人其時前後相際，而功績相輝，信乎其不偶然矣。和上震澤王氏子，脫白吾邑北禪寺寺老宿懶牧上人，吾王母舅也，自少以法器許之。吾兄弟嘗聯研削比壯歲，負擔行脚，勘明箇事，留侍志老人最久已乃應化接待陟金粟，養晦佛華，與吾輩把臂曠絕。會吾邑崇安大雄殿圮僧伽募建數輩皆中罷，咸以宿契屈致和上。浹歲，晤語工潰於成方謀息機湖壖，而祖庭折簡，屬余有滇行，遂別去。及歸，就訪入三門，丹碧異舊，合掌頂禮，徐乃得悉緣起，且出一編，皆入山來据座，普叅文句曰：序而記之，惟吾子宜(龍)不解佛法，未暇以為近趣。其門人德照理前說，來請(龍)方奉命司教蘇州時地會合，姑記其有為世諦佛所稱第二義者，以復於和上如此。或者曰：劫灰影事，眨眼虛空，忉利化城，彈指出現。於斯時也。四方正信，旁午而遝來；巨手鉗椎，應機而疾發。此第二義夫安知非第一義之權輿乎？若夫侈巒勢之盤紆，駭湖光之隱耀，則陳比部、亢宗、吳司成偉業言之葢詳茲不復云也。非敢學過量人語，塵視山河，謂不屑道也。

賜進士出身・雍正壬子科・應聘江西鄉試同考官・雲南五華書院掌教・蘇州府學教授法弟子・金匱浦起龍拜手譔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九

語錄

開山萬峰時蔚禪師

上堂

上堂，舒兩手云：大開方便門，便從這裏入。復握雙拳云：閉卻牢關說家裏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斂僧伽黎，下座。

解制上堂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解開布袋口，衲僧得自繇。腳頭腳底風雲起，撒土揚沙輥人流。逼塞虛空無影像，啼鶯元在柳梢頭。畢竟作麼生取用？喝！

示：從上佛祖，剖露單傳，開權顯實，說玄說妙，契理契機，只要學人識取自心。累他先聖，曲垂方便，誘進斯門。所以道，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此珠人人具足，箇箇圓成，非特如來藏中，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何嘗少欠。若佛若祖，是聖是凡。莫不皆有此珠。汝等諸人，六根門頭放光動地，因甚不見？為情生智隔，想念體殊，無端雜毒種在八識田中，醍醐上味番成惡水，埋沒自己靈光，決定無繇得見。若是決烈丈夫，直下一刀兩段，不被邪師惑亂，不受塵緣繫縛，具大眼目，具大手段，直入斯門，得獲大寶。豈不見大梅嘗禪師叅馬祖，問云：如何是佛？祖云：心是佛。便向大梅一住二十年。馬祖令僧去探其是可。僧到便問云：和尚見馬大師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嘗曰：向我道心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祖佛法近日又別。嘗曰：作麼生別？僧云：又道非心非佛。嘗曰：這老漢，惑亂天下人，未有了日在。任他非心非佛，我但心佛。看他一得永得，了無退失。這箇便是叅禪問道底英靈衲子，一見便了，更不狐疑。如百丈問長慶云。如何是佛。慶云。騎牛覓牛。僧問西明和尚云。如何是佛。尚云。汝便是。便是自家珎寶。更莫他求。如斯會得。看破馬大師心肝五臟。苟或不然。更聽一偈。一對眉毛眼上。莫問渠儂短與長。八字打開全剖露。分明遍界雨花香。

中夏示云：達磨的的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且道性作麼生一喝？於此直下死團百雜碎，便見青青翠竹顯如柳綠花，紅明皎潔，風生虎嘯，石龍吟燕語，鶯啼為汝決，衲僧家活潑潑。滿懷撒出夜明珠，獻寶波斯難辨別，放倒和衣打覺眠，一任天崩與地裂。其或未然，叅。

偈

贈九峰無念學首座

五派傳來臨濟宗　入門一喝露機鋒
老婆心切能容易　試看疑蛇變作龍

竹篦倒握辨龍蛇　佛祖場中有作家
兩手展開親付囑　佳聲贏得震中華

寄日炤慧首座

金雞啼省覺心王　杲杲圓明耀十方
昇騰不息緣何事　要與生作眼光

寄寶峰首座

呂仙飛劒斬龍　一喝當前入地中
長老收看無用處　拈來分付與禪翁

示帟丘圓首座

等閒坐斷死生關　寂寂如如得自閒
三十年來圓道者　清名從此落人間

示悟首座

徹悟心源達本源　學無前後悟為先
室中黑漆竹篦子　續焰聯芳千古傳

寄海舟慈首座

龜毛付囑與兒孫　挂角拈來問要津
一喝耳聾三日去　箇中消息許誰親

寄天界華首座

寶劒全提劈面揮　祖師心印鐵牛機
嵩山今日重拈出　分付渠儂繼祖衣

贈瑛首座

妙明性本天然　箇事何曾有靜喧
問著西來端的意　烏藤六十顯三玄

贈清首座

傳衣表法獄囚枷　無底藍乘死活蛇
撞着知音開痛口　同生同死會龍華

寄源首座

鐵蛇昔日透龍門　吐霧興雲日月昏
掣電光中轟霹靂　騰身普雨潤乾坤

寄果林首座

傳衣表法為人師　不是閒人說是非
實地叅來心自悟　何妨語默涉離微

九峰無念勝學禪師示(附)

師云：如何是達磨直指一句？無語。師代云：五乳峰前談少室。良久，曰：我昔在鄧尉山先師，曾舉銕牛過窓櫺公案，令作偈，有呈者鮮有相契我。彼時頌云：

頭角崢嶸四足蹄　通身過隙月沉西
當機若解翻身去　哮吼一聲更不疑

師又舉：高峰和尚示云：海底泥牛啣月走，岩前石虎抱兒眠，銕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撿點得出，許汝一生叅學事畢。且問大：那一句是？無語。師代云：鷺鷥。復云：也未是在。便歸方丈。

天童密雲圓悟禪師上堂

師於崇禎二年，入山掃萬峰、寶藏二祖塔。吳江趙蓋庵、周居實等請陞座，本山嗣法門人。三峰藏出問云：問也打不問也，打飽領多矣，今請別垂方便。師便喝。峰云：打也。問不打也。問呈似多矣，此時另轉家風。師又喝，峰轉身，約云：大一句了然，超百億粉骨碎，身未足酧，各禮一拜，答：謝師恩。禮拜。起峰進身幾步，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最後之機，乞師賜棒。師云：面皮厚三寸。峰復禮拜歸，頂目出問：從上來事，分付阿誰？師云：腦後見腮目。云：恁麼則臨濟一宗，全承渠力。師云：腳跟下更須吃棒目云：謝師指示。便禮拜歸。師乃云：今日不肖兒孫，高陞遠祖之堂，不必更說偈言，覿面為舉揚。急著眼莫思量，綽得便行漢子，人間天上本無雙。卓拄杖，峰率禮，拜起便喝，師打一下，便下座。

聖恩於密法藏禪師上堂(師為本山第六代住持亦為中興第一代)

師於崇禎二年五月十八日，吳江邑侯同諸縉紳緇素請赴天壽聖恩禪寺開堂。迎至座前，師拈疏示云：三世諸佛舌頭談不到底，歷

代祖師拄杖點不着底，在吳江熊明府諸護法毫端放大光明，拈向諸人面前，貴須大家瞥地。維那宣疏畢。師以拂指座云：獅子座今日揚聲大叫，盡情與諸人說破了也。若不會，更須看取向上一路。遂陞座拈香云，開國重重沐聖恩，蔚持清學逮今孫。旃檀一片 重拈出，天壽無疆祝至尊。此一瓣香。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次拈香云。此一瓣香。伏為青宮內壺百福千秋柱石干城泰山北斗。集英賢于北闕。列仁宰于萬方。此方院道府縣尊官。並駕佛乘。齊推　天轂。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伏為聖恩大護法吳江熊明府所奠。直透佛祖奧關。用作鹽梅調鼎。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伏為吳江大護法趙中丞孫。方伯沈儀部。吳郡伯。闔邑鄉紳孝廉文學諸檀越。本郡各邑護法山主大檀。及今日設齋飯。周居實居士。並進紫宸齊明白法。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伏為折竹聲中捉敗枕子。打破高峰和尚。落梅地上。掀翻自悟。三要之覺範老人。截樹尋根。從苗辨地。供養臨濟三十代金粟堂上。密雲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乃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師以拂子結却豎起召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山河大地。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縛作一團千牢百固。囫圇拈示諸仁面前。還有決烈漢子一擊粉碎者麼。出來道看。旋顧左右便擲下。時有僧出問。昔年萬峰老祖。於此太轉。法輪今日和尚到來。祖道重光。未審唱誰家曲調。師云。龍碑鍾王氣。僧云。則恁麼則臨濟中興雷轟電掣也。師云。鳳嶺靄青霞。僧進語未出。師拈拄杖便打云住住。又僧問威音舊有金圈在。拋向當陽事若何。師云。湖洗千秋日云。得意忘言不問。三豎四是何宗。師云。山擎萬古天。僧纔進語。師亦拈拄杖便打云。住住。良久環視大云。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威音王未有名字已前。還有生死也無。汝諸人父母未生三緣未合。天地未分。覺明未咎已前。還有四句兩頭是非好惡言思識路也無。秖如昨宵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還有現前許多埋會也無。若向者裏了得。老僧更要問汝諸人。如從朝睡醒下床洗面喫粥喫飣。迎賓送客。喜笑怒罵。是有心耶是無心耶。若道有心。則前來三處心不是有。若道無心現前。是誰主持。若向者裏透過。則山湧波心。樹撐殿角。正好搖扇乘凉過夏。雖然如是。猶坐在無事甲裏。若有一物現前。未免心生意解。情塵亘天顧杼停機。生死塞路。如何得休歇去。到者裏須是箇不顧危亾底。向未問已前劈口一搥。板齒落地眥間挂劍。血濺梵天饑鷹爪中。奪雀猛虎口裏插針。始契臨濟大師道。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額上亞目頂中出頭。處處超佛越祖。在在蓋色騎聲。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喝一喝。卓拄杖三下。上首復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便下座。

上堂：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你纔出頭來，早與三十棒趁出矣。老僧一向閒極目朝雲漢，不得已指點桑麻行看山水。你若恁麼會，又錯過了也。喝一喝，曰：何不簡便會取？便下座。

法座成上堂，巖巖獅座涌堂中，老衲披衣坐法空，跨下狻猊忽返躑，一聲哮吼見威雄。喝一喝，曰：獅子踞地吼，佛祖倒身走。出頭天外看，只有萬峰叟。又喝一喝。

上堂：胃虛空為鼓懸。日月為槌。打鼓普請鄧山五百木羅漢。夯取柴莊嶺上薪蒸得米囤峰頭粟將漁洋缽盂峰滿盛香積飯憑鄧山翀天飛鳳和聲念摩訶般若。三世諸佛如蒜似粟。虛空中權喜合掌。惟有普賢長子。騎却竹山臥象峰。為作證明曰：若人會得這一句子。管取叅學事畢。

付法上堂，抹殺法中英雄者，為其能以舉一為用也。驗盡法中英雄者，為其能以大機為用也。奪盡法中英雄者，為其能以抽爻遜位為用也。瞞盡法中英雄者，為其能以前定不滿為用也。

辭上堂：心休不說法，骨瘦上堂艱，分明都說盡，湖水洗山巔。喝一喝，云：大道絕言，坐斷心路。若能如是，不用露布。便下座。

聖恩剖石弘璧禪師上堂(師為本山第七代住持)

師於崇禎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蘇郡大護法宰官孝廉。文學山主大檀諸山耆宿善信等。請住鄧尉山天壽聖恩禪寺。上堂。師拈疏示云。者箇便是諸大護法。輝天鑑地。萬古不磨底。大光明幢。今日不敢囊藏。却請維那對宣出。貴大家知宣疏畢。師指法座云。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乃至天下老和尚。莫不登于此寶華王座。轉向上法輪。今日新聖恩。又作麼生施設。喝一謁云。撥轉上頭關棳子。直踏毘盧頂上行。遂陞乃拈香云。此一瓣香。為雲為蓋。為瑞為祥。薰成五分法身莊嚴萬德之主。爇向爐中。瑞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歲。伏願。聖心與日月齊輝。至德等乾坤永固。東宮內壺。福慧彌深。玉葉金枝。恩榮廣沐。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滿　朝文武闔國官僚。此方撫按道府縣學諸位尊官。恒為佛國金湯。永作　皇家柱石。再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本山大護法申大司馬文閣。學姚宮詹顧。封翁劉大叅。胡水部顧侍御沈令尹蔡大叅沈刺史李侍御。徐太史張孝廉。文文學徐山主。闔郡縉紳。孝廉文學。一切大檀。咸悟自心。高遷祿位。諸山耆宿。在會英賢設齋檀越善信等。齊明向上玄機。共證祖師玅旨。又拈香云。此一瓣香。日月照臨不到。乾坤覆載不著魔外。潛覿無踪。千聖覓之不得。信手拈來專申供養。前住聖恩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先師三峰藏和

尚。用酬法乳之恩。乃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師揮拂子云。拈花微笑代相傳。弟應兄呼倒剎竿。乃至安心三拜後。毒流三頓築三拳。欲透主賓玄要事。須明雙角沒欄棬。中有同心共證者出來。與聖恩相見。雲門禮和尚問。法筵初起。海雲從。祖令當行。敢請拈出。師云。鄧峰頂上雲舒卷。進云。縱料揀於當陽施主賓。於格外則且置。只如新聖恩為人底句。又作麼生。師云。漁洋出碧波中。進云。一句頓開摩醯眼。萬峰法道又重光。師云。禮拜著。進云。分明垂手處。仔細好生觀。師便打。國清儲和尚。問如何是先聖恩宗旨。師云。汝自道取。進云。新聖恩今日如何建立。師云。你還冥成褫我麼。進云。恁麼則禮拜珍重去也。師亦打。祥符銛和尚。問。龍象交叅。人天雲集。如何是新聖恩。開堂一句。師云。明月堂前吹鐵笛。進云。先師入無聲三昧。師兄顯大用神機。別出手眼。當場展看。師云。琉璃殿上輥花毬。進云。恁麼則聖恩道樹千枝茂。臨濟淵源萬派長。便禮拜。師打云。者棒放你不過。乃以拂子豎起。復擲下。震威一喝。召云。會麼。若向者裏會得。則箇箇如雷如電。土面灰頭。任運騰騰。自由自在。若也未會。不妨與諸仁拈出。令未聞者得聞。未開悟者悉得開悟。未到末後者咸到牢關。不見臨濟祖師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中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且道。如何是一句中具三玄門。秤錘撲落。擊碎方甎。生生鐵團圞。如何是一玄中具三要。龍角雷轟。劈破乾坤蟠結。摩醯亞面門。驀地復雷轟。如何是權。鐵樹花開落。如何是實金果熟飄香。如何是照夜半日輪紅。如何是用。忽轟塗毒皷。若向者裏諦當分明。非惟透徹臨濟宗旨。使雲門函蓋截斷隨波一字。關曹洞偏正兼至。兼到三種墮仰有無兩口一舌。法眼華嚴六相曹源一滴。乃至從上一切古今差別因緣。無不俱透。於此一一透得。便能主賓互換。舉一用先。或時棒喝如雷。而擎頭戴角。或時閉門打睡。而衲被蒙頭。或時賓是賓而主是主。或時賓作主而主作賓。或時主據主中之主。而賓作賓中之賓。或時全賓全主。全卷全舒。全出全沒。而不分貴賤輥作一團。或時東湧西沒。西湧東沒。東西齊湧齊。而隱顯莫測。魔外難窺。如斯之事。皆是吾人日用中本分事也。且本分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云。龍得水時增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久立慈。伏惟珍重。維那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堂有一句子，如青萍出匣，逢物便揮。有一句子，如白雲歸洞，卷無踪迹。有一句子，如露地白牛，藏頭卷尾。有一句子，如奔雷掣電暴雨疾風。隨顧左右云：會麼？三醉岳陽人不識，等閒飛過洞庭湖。

元旦楊承宣居士請上堂。一年十二箇月，今日又從頭起。人人溫故知新，箇箇明心契理地。神歡空神喜森羅。萬象盡開顏燈籠。走入露柱裏，木人拊掌笑呵呵。石女謳歌欣不已，一時聚首共商量。如何是不遷之義？良久，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應時納祐，慶無不宜。

上堂：有時千峰頂上嘯月眠雲，有時十字街頭橫拈倒用。有時頹然尊貴不識不知有時殺活自由，擒縱在我。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喝一喝，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上堂。一二三四五。金鳳空中舞。五四三二一，鐵牛眠少室。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水流澗下太忙生。雲在嶺頭閒不徹。萬谷梅花似雪舖。陣陣香風時撲鼻。鄧山叟盡情說。西來大意悉敷揚。佛祖家珍俱漏泄。驀豎拂子。喝一喝云。甕裏何曾走卻鼈。師於示寂前告云。老僧自受先師之命。住院三十餘年。秖有者一著子乾[石*暴][石*暴]地。別無有長處。每遇信施請法。皆不得已。曲為機宜。或舉古論今。譚禪說道。唯以佛祖大法與諸人本分拈提。秖要開人眼目。實不將四六文詞華言巧語。以當宗乘中事。記得先師有言。三十年來法道變。說禪多半學文章。所以我一生只是稱性而說。任他諸方笑鄧山老實頭禪。如今年老不能領。只合放身那畔。令渠自由自在去也。若是鄧山佛法。自有人說。在此後不必更問老僧。各各努力。珍重。

玅濟吼崖濟石禪師上堂

師於康熙九年二月初一日。蘇郡大護法紳衿。祖山尊長諸大居士隣封耆宿山主。檀護兩序勤舊同門昆季合院大請上堂。師拈疏云。一字不著畫。文彩已全彰。口縫未曾開。聲震十方剎。如未委悉。却請維那對宣白。宣疏畢指法座。喝一喝云。向上關棙子。千聖不傳秘訣。大寶華王座。萬機酬唱覓知音。瞻仰不及處。足下起清風。便陞拈香云。此一瓣香。根蟠空際。蔭覆娑婆。遍界芬芳。花開五葉。爇向爐中。耑申供養釋迦文佛。歷代祖師。祖祖親承。心心相印。此一瓣香。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恭願無為而治天下太平。海晏河清。萬民樂業。金枝竝茂。玉葉齊芳。紹隆最上。宗乘不忘。靈山付囑。此一瓣香。根深蒂固。拄地撐天。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功勳。此方諸位尊官紳衿護法本山山主大檀長者居士。願將掌握乾坤。手扶豎禪宗大法幢。此一瓣香。諸佛下種不得。列祖。豈可滋培。頭正尾正。離相離名。第四回拈出。耑申供養心印。天山獅子吼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當山堂上先師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攬衣就座。長泰和尚白椎云。法筵龍象。當觀第一

義。師隨聲喝云。大好第一義。且作麼生觀。物外淨和尚出問。踞虎頭收虎尾。已見全提作獅吼。奮獅威正在今日。寶座登。敢請垂範。師云。七尺烏藤宇宙。進云。恁麼則千山瞻仰。四攸歸。師云。看取今朝祖令行。進云。可謂師恩佛恩一時酬畢。師云。須是老弟成褫始得。進云。三十年後孰不流通。師云。一任觀光。石浪樞和尚。問。大覺堂內重興傑祖風規。萬峰會中。咸仰人天眼目。今檀護抒誠。未審說何法要。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進云。正當法化維新。一願觀盛作。師揮一拂子。進云。可謂拈莖草以現瓊樓。布慈雲而灑甘露。師云。知得。進云。如是則聖恩道樹千枝茂。濟上宗風萬古傳。師云。阿誰不願。乃豎拂子云。看看釋迦老子來也。震聲喝云。會得這一喝便會得。臨濟道。我與釋迦不別。復豎拂子。喝一喝云。續佛慧命。明取綱宗。三要印開。本無實法。作家相見。啐啄同時。互換之機。喝非喝用。只貴單刀直入。安用如何若何。若是當家種草。主中驗主。知有全提。入佛入魔。聖凡莫測。要津把斷接引後昆。源遠流長。化化不絕。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復喝一喝云。且道。新長老今日以何證據。卓拄杖三下云。林木山河齊點首。萬峰深處白雲閒。久立慈。伏惟珍重。長泰和尚復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寶華月航濟函禪師上堂

師於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蘇郡護法山主檀越鄰封耆宿同門昆季兩序勤舊請。上堂，拈香祝聖畢，復拈香云：此一瓣香，三十年常埋山角一千里，牽引人間。今日對拈出供養，此堂上先師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攬衣就座，華頂和尚白椎云：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師揮拂子云：台嶺深埋三十載，芒鞋又復向人前，祖翁田地重來到，一片氷壺月正圓。所以古人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今時節至，回避無門，只得按下雲頭，和泥合水。于此會中及諸毘耶大士同聲唱和，極力贊揚，使見者聞者，人人頓發心光，各各豁開正眼，始知過去心不可得，萬壑千巖同一脈，現在心不可得，汝擎茶來我便接，未來心不可得，相逢誰是知音客？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寒山捨得笑呵呵，饒舌豐干猶不識。秖如為舉揚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云：龍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閒。華頂和尚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華頂仁山寂震禪師上堂

師於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初六日。蘇郡縉紳護法山主大檀洎同門和尚兩序勤舊請繼聖恩禪寺。上堂。師拈請疏曰。此一道催符是迦文。世尊在靈山會上。付囑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盡未來際世世不忘。一段真心。驗在今日。雖然要得海同聞。須是當陽宣白。指法座曰。先鄧山留下者箇座子。終日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閒歇。覿面領會得去何待。老僧扶杖高登。但而今承心推擁。只得上者一層去也。顧左右曰。莫恠白頭猶意氣。少年曾踏上頭關。首拈香曰。此香先天地而生。超日月而出。爇向寶爐。供養禪宗。始祖迦文本師大和尚。端為祝嚴。親幸名山。光被祖席。當今聖主萬歲萬歲萬萬歲。欽願皇圖濟美。而萬國來賓。帝道允隆。而兆民樂業。拈第二瓣香曰。此香遇佛祖以發機。得聖賢而顯用。普同供養東西兩土諸位祖師臨濟正傳。列祖和尚。仰願。滿朝文武勳戚侯王。此方督撫司道府鎮縣學。位尊官恩承帝簡兮。爵祿崇宏。道契佛心兮福緣殊勝。拈第三瓣香曰。此香大地莫能鍾其靈。群嶽莫能毓其秀。敬申供養開山萬峯蔚祖和尚繼席弘化諸大禪師。伏願。護法宰官山主檀信及當筵設供。大檀護等為師為傅朝野歡歌治國治家恩榮胥慶拈第四瓣香曰。此香從佛國乘願以再來。向神洲應運。而崛起耑申。供養本山中興第一代三峯師翁藏和尚。所冀同條。共本四遠分化諸山和尚。同展四煞雄機。揭示五宗正印。本寺耆英鄰封法侶。兩序頭首。在會諸賢均培智果共徹法源末上正拈香曰。此香劈破圓成多方。煆就雙頭獨結。三法圓融。秖緣一度收來。向懷中第七回拈出。特申供養。坐鎮祖山光大萬峯。舊業力弘宗旨發明藏祖宏謨。此堂上。中興第二代臨濟正宗三十二世。鄧山先師璧和尚。用報法乳大恩。玉泉輪菴和尚白椎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師隨聲便喝曰。未白椎前。誰敢露布。白椎後。吾豈囊藏。且看手眼超羣底。出相見。洙涇鶴山和尚。問。拈七尺。烏藤滹沱。猶在振三峯。正令法印聿新。澄清祖苑則且置。如何是新鄧尉的的為人句。師曰。彼此皆知。進曰。獅音久已絕響。法堂豈止苔生。何圖今日竚聽雄機。師曰。誰知師弟肯成褫我。進曰。若然則湖光再洗千秋日。山色重開萬古天。師曰。人天前孰不仰望。玉泉和尚問。倒拈四句。針繡氷稜。擘三元。鉢安杓柄閫域。以外則不問。如何是堂奧中事。師曰。覿面露機。進曰。側聞三峯師翁望和尚久矣。師曰。兄弟成十字。進曰。如此語話造次凡流。寧容湊泊。師曰。長安道上人爭望。進曰。燈史丹鉛開正眼。萬峰賓主振圓機。師曰。三千里外得知音。泉禮拜起。師瞬目視之。泉便喝。師亦喝。泉又喝。師連喝兩喝。泉便歸。師曰。末後者兩喝。大記取。餘問不錄。師舉起拂子曰。昔日靈山初行此令。便有迦葉尊者一笑相傳。西天四七聖。東土二三祖。分二支列五派顯開密闔寶印全彰線去絲

來金針不露。流傳到今未免字。三寫而失法。久曠而成弊。所以三峯師翁于此中興。臨濟綱宗諸方老宿。不敢正眼覷著鄧山。先師于此重唱玄要的旨。四來龍象。那容開口問著。山僧當日親遭惡毒。一時廻避無門。直教赤體無依。勘破白拈手脚。于是兩處隱山。四主禪剎。或時拈龜毛拂子。左舞右揮。或時提兔角拄杖。東敲西擊。貴圖重整。家風到底難瞞作者。而今老不知休。仍歸祖翁地上。伐鼛鼓而考鴻鐘。據曲糸而行正令。率由舊章別無改作。復舉拂子擊一下曰。現前大。若于斯明去。不妨句藏霹靂。言言雙放雙收。機用鈎錐著著可舒可卷主賓道合上下和同。可以行不言之教。嚴不罰之威。酬浩蕩之恩。助昇平之化。雖然且道。今日為提綱。又如何舉揚。乃揮拂子曰。雲起碧潭龍奮迅風生大野虎威獰。玉泉和尚復結槌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便下座。

洙水鶴山濟志禪師上堂

師於康熙三十四年五月十三日。蘇郡大護法縉紳山主鄰封諸剎。同門和尚。兩序勤舊。合院大。請繼聖恩祖席上堂。師拈請疏曰。三世諸佛談不到底。歷代祖師拈不出底。盡在大護法筆端流出。直使燈燈相接。葉葉聯輝。諸人急著眼聽。一幅丹誠千秋慧命分付維那。當陽剖露。宣疏畢。指法座云。此箇曲糸牀父父子子。起坐相承。因甚今日山僧重為註破。只恐諸人昧其所始。喝一喝便陞。拈起香云。天上天下最尊最貴。不思議大願之所莊嚴。阿僧祇善根之所成就。爇向爐中。專申供養。禪宗始祖迦文世尊大和尚。端為祝嚴金輪親幸御翰光昭。當今皇帝聖壽萬歲。恭願　鴻圖滋固。臻至化於唐虞。景命方綿。被仁風於乾竺。次拈香云。此香一超直入八表。風行普同供養飲光。以下六十八世。傳法正宗。諸祖大和尚。仰願欽承佛勅。闔朝文武公卿。此方督撫司道府鎮縣學。諸位尊官。功侔日月。勳烈嵩華。展皐夔稷。禹之訏謨。明佛祖聖賢之大事。再拈香曰。此香根踞千巖。葉垂萬壑。毒鼓莫喻其威。砒霜豈比其烈。特申供養開山始祖。萬峯蔚和尚。相繼開法。諸大知識。伏願。闔郡諸大護法本山山主。遠近檀那。天階早晉。興不世之勳。慧命無疆樹名山之業。又拈香曰。此香威音到今誰敢提著。應西天懸記。恢濟上綱。宗敬申供養本山中興第一代三峰師翁藏和尚。伏冀諸山尊宿。共本宗支闔院耆英新舊兩序。尊所聞之。高明躋斯道。於平實懷中出香曰。此香毒辣最深。從骨髓裡印下溫研。積久向钁頭邊。拈來單為供養。上下二千年角。虎聲騰標砥柱。竺乾七十葉。獅吼出振滹沱。此堂上中興第二代臨濟正宗三十二世。先師璧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報恩和尚白槌曰。法筵

龍象。當觀第一義。師震聲喝曰。椎聲未舉。千聖攢眉。正令當行。阿誰敢擬恁麼會去。早落第二格外。明宗出相見。僧纔出。師拈拄杖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進曰。今日是第一日。請和尚道第一句。師曰。已喫棒了也。進曰。謝和尚指示。師和聲打曰。載領一頓。問綸竿千尺招回船子家風。拄杖一條。行出滹沱正令。師曰。眉間飛熱銕。進曰。是上祖風規。是今時樞要。師曰。腦後奮金槌。進曰。興化道。我逢人出。出不為人。三聖道。我逢人不出。出便為人。意旨如何。師曰。一對無孔銕槌。進曰。今日在和尚分上。又且如何。師曰。你且向興化三聖邊會取。乃曰。投老湖濱只一竿。滿船明月釣清寒。慚無道福追前哲。那有閒情繼祖山。事不獲已。入這蟲豸去也。好大。諸佛法印逼塞虛空。歷祖心光貫通今古。除非蕩盡纖塵。徹見風規。壁立上祖。綱宗未泯。先師遺範。森然明明。不覆藏法。法無向背。何用尋言摘句染污已靈。援古證今塗糊先聖。竊紙上之空文。究何補於實事。欲得廻頹波於倒。顯正眼於當陽。必須本色提持。始得經綸克濟。然後奮金剛劍。乘象王身。雙放雙收。有殺有活。照用同時。與奪自在。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大高海濶。電卷星飛。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玉轉珠廻龍驤虎驟不落今時高。超物表報不報之深恩揚不揚之至化。正與麼時。入院提綱一句作麼生道。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閒。山僧道薄緣輕久棲湖畔。泛一葉之扁舟。學華亭之垂釣。遠承台命。承乏祖山。勉陞斯座。舉揚先聖。恩家法實無一絲毫瞞。汝諸人冀各存誠。共相委悉。復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師曰。大小百丈。只解平地登高。墮在尊貴一路。今日設有人問山僧。如何是奇特事。但向他道。破夏扶藤住祖山。僧若禮拜。更向他道。誰人知此意。令我憶汾陽。久立慈。伏惟珍重。報恩和尚結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初一日，刑部員外郎宋駿業奉旨賫賜御書金經。到蘇州府鄧尉山聖恩禪寺(臣)僧(濟志)謝恩　上堂，拈香云：此香全體，全用證般若之宗；至貴至尊，等金剛之不壞。炳向寶爐，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萬歲！欽願舜日與佛日長明金輪共法輪，並轉在筵。　天使布宣聖德，同晉道樞。斂衣就座，還西堂，問：昔日須菩提尊者巖中宴坐，遂感天帝釋散華讚歎，今日宋護法親賫御書金經，到山畢竟有何祥瑞？師云：銀鉤鐵畫，雲漢昭回。進云：秖如帝力，何有於我哉？又作麼生？師云：龍飛鳳翥，至德光天。進云：恁麼則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師云：恭願吾皇萬歲。進云：和尚善說般若，仰祝聖天子萬壽無疆。師云：好音在耳人皆聳，一句無私亘古今。乃云：金剛正體，歷劫常堅；般若智光，萬

機洞悉。昭昭于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佛祖以之出生，乾坤以之覆載，日月以之照臨，江河以之流注，亘古亘今，迥無變易。遂捧起御書法寶，召云：見麼？金輪天子從筆尖頭，現身說法，特蒙隆恩頒賜，直使祖苑光華，神靈拱護，開千聖頂[寧*頁]之正眼，壯萬世仁壽之丕圖，用保帝躬，以祈民福。(臣)僧(濟志)今日對宣揚，畢竟功歸一句作麼生道？劫石有銷日，皇恩無盡時。下座。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三月十五日聖駕再幸三吳蘇松二郡臣民耆老於鄧尉山啟建萬壽道場，恭祝聖誕，上堂拈香曰：此香芳騰鷲嶺，價重神洲，九重之尊貴難名，萬德之莊嚴莫及。炳向寶爐，端為祝嚴今上皇帝聖躬萬壽皇太后齊年　皇太子　皇子千秋。恭願龍圖鳳曆壽臻百億須彌，　玉葉金枝，福邁三千剎海，白椎竟，還西堂，問：寶王如來世間燈，諸吉祥中最無上，彼佛曾來入此殿，是故此處最吉祥。弘開萬壽法筵，一願聞祝贊，師曰：皇圖齊北極，聖壽並南山。進曰：祝贊已蒙指示提綱，又作麼生？師曰：擘開華岳連天秀，放出河徹底清。進曰：千聖堂前伸一問，而今禮拜萬斯年。師曰：瞻仰有分。乃曰：祥雲匝地，瑞靄盈空，瞻湖山之屹峙，會龍鳳之飛翔。況天威儼對　聖澤滂流，鷲山三百餘會，從未道着；少林九年面壁，亦未覩見。是以禪宗的旨，惟在明心，心若洞明，萬機具足，此從上諸聖之所履踐，一切生之所歸承。所謂天下無二道，　聖人無二心。欽惟皇帝陛下道冠前王，德超羣后，以中和之道育民生，以仁孝之心治天下，歡騰海岳，光耀林泉，一切處殊勝，吉祥千百載，非常際會，恭逢聖誕，慶遇　天恩，開廣大慈，門集無邊梵行，諸天音樂，不鼓自鳴，梵唄詠歌，自然敷奏。直得山河大地，共沐皇仁，四聖六凡，咸資法雨。兩郡(臣民)暨(臣僧)等，仰傾葵藿之誠，敢效華封之祝，人人歌堯舜之風，在在樂羲皇之世。(臣)僧記得傑祖有云：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佛功德海難量，吾　君壽量亦如是。(臣)僧登斯寶座，舉唱宗乘，仰祝聖君，永隆睿算。結椎，下座。

康熙四十六年合省當道大護法本郡縉紳啟建萬壽道場，恭祝聖誕請上堂，拈香，崇高莫極，廣博無涯，開佛祖之微權，顯人天之實，功超覺地，位證金輪(臣)僧，炷向寶爐，端為祝嚴。當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欽願皇圖與佛日同輝聖德，共法輪悠久，壽量越須彌，乾坤無等匹。(白椎竟)問：南國名邦，鄧山禪剎，宏開萬壽法筵，恭祝無疆睿算，四傾心，願聞法要。師曰：祥雲捧日，聖壽同天。進曰：一句全提，人天共仰；祖師心印，再請敷揚。師曰：帝釋殿前放赦書。進曰：恁麼則靈山一會儼然在，仰見堯天億萬年。師曰：傾盡此時心。問：建大法幢，弘濟宗旨，不落

言詮，請師垂示。師曰：松風一奏，水月雙清。進曰：聖心同於日月，壽算逾於須彌。祝嚴一句又作麼生？師曰：堯風蕩蕩，舜日熙熙。進曰：與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曰：實之言，誰不願樂？乃曰廣大慈門全彰，萬德佇瞻，龍鳳飛翔河沙，妙諦單顯獨尊，咸聽琳瑯湧出九重端拱道洽寰區一人指南，令行吳越茲者，慶遇誕彌之吉，欣承於穆之休，祥光普燭，瑞澤長流，協億兆之謹心，效華封之嵩祝。欽惟皇帝陛下大覺現身，神功超於虞夏；重華應世，文德冠乎古今。如天普覆，似地普擎，一切處無不周圓，一切時無不具足。靈山一會，沐浴皇風；鄧尉禪林，輝煌宸翰。縱使雲興無盡之辭，奚足導揚至化？直饒瓶瀉難窮之句，何能畢讚？皇猷(臣僧)等敢傾塵剎，微誠虔祝無疆；萬壽在筵，龍象共戴天顏。畢竟如何是獨尊之旨？豎拂子曰：羣星皆拱北，萬派悉朝宗。御書漢祖諡匾到山。謝恩上堂，拈香曰：形名已立，文彩已彰，天人羣生，咸承恩力。炷向爐中，端為祝延，當今皇帝聖壽萬歲。再拈香曰：股肱王室，黼黻宗猷，奉為撫憲，方伯郡侯縣尊諸位宰官，不忘佛囑，蔭及禪宗。(就座白椎畢)肅恭起立曰：欽奉聖諭勅賜本山中興第一代師翁鏡通禪師，諡法郡侯。二尹同慧業、獅林兩和尚恭送到山，臣僧望闕謝　恩懸安塔院，(復就座)揮拂子曰：祖風綿邈，法印宣傳，簡在帝心。嘉名肇錫，慨自濟宗。七百餘年之後，大法乖離，綱宗湮沒。至人出興，扶衰起弊，揭開心印，重闢禪天。正如鏡智光含，通凡徹聖。靈山奧旨，禪機默契於聖心；臨濟燈，法燄垂輝於睿思。是知大風應讖，吳越令行雙髻再來絲綸褒重況茲山，龍象蹴踏之區，歷朝崇奉之地，金輪親幸宸翰昭回，山林被以光華，草木沾其潤澤。如今所遇，振古未聞，一句當陽，如何委悉？卓拄杖曰：萬峯正脉傳天下，三代崇恩謝聖明。

癸巳元旦祝聖上堂。拈起香曰。透出威音之外。高超象帝之先。道同天地。德並唐虞。遂炷爐中端為祝延。當今皇帝聖誕六旬。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睿算等嵩華。永享萬年寶祚。聖心同雨露重沾曠。代恩波不忘佛囑。蔭覆禪宗(白椎畢)高懸法印。降瑞雪于普天。慶會乾元。被祥風于大地。湖光岳色全露遮那蠢動含靈齊開。正見塵塵普照剎剎提綱。無一物不遊泳光華。無一人不謳歌仁澤。臣僧(濟志)身羈巖穴景逼桑榆雖違咫尺　天威。率禪流而拜慶同上。　無疆　聖壽。隨父老而歡呼。遙望闕庭。寸心如矢。[禾*互]如新年頭佛法。又且如何。卓柱杖震聲喝曰。一句迥超今古格。萬邦齊仰聖明天。(下座)率至大殿。拜祝萬壽聖節。上堂。拈香。率陀天上降來。震旦宮中捧出。至廣至大。九重之尊貴難名。全體全用。萬德之莊嚴莫及。炷向爐中。端為祝延。當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欽願金輪統御。撫羣黎於覆幬之中。寶祚延

洪。躡四海於仁壽之域。堯風永扇。舜日恒明。(白椎畢)乃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單顯第一義諦。故我今上皇帝。受天眷命。撫育下民。正如天地號令。風雷皷行。堯舜無為垂衣至治洪惟皇帝陛下。功超三后。道貫百王。大一統之乾坤。朝萬邦之玉帛。山川壯麗雲物光華。當流虹之瑞誕。應萬世之昌期。(臣)僧(志)遠跡山林。向叨隆賜。敬宣龍宮大法。恭祝聖壽萬年。記得傑祖有云。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佛功德海難量。吾君壽量亦如是。下座。

鶴山志禪師修葺示

師卓柱杖云。數百年祖翁田地中心樹子。覆蔭人天無端阿修羅王與八大龍王交爭。向虛空中拏雲皷浪。播弄神變。直得崖崩石裂。推蕩無餘。到者裏。臨濟有噓無開口處。蘗有棒無下手處。所以一月之內。每日起來提青原斧。荷仰山鍬。撐趙州柏扃雲門柴。甚而至於拽石搬土。架梯壘墻。扶起門前剎竿。掃蕩路傍枝蔓。若非這一隊老古錐神通妙用。在汝諸人眼裏手裏磕着觸着。那得家活漸興。復還舊觀。更告諸公。洞山麻雲居篾。各出隻手。相共扶持。但莫去擔睦州板叅無事禪。驀地裏撞着大雄山下虎。南山鱉鼻蛇。你作麼生抵對。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自然臨危把定立處純。何必較得較失生難生易。喝一喝云。今晚人事匆忙。且放過一着。

十月吉日山門竪石柱示

師云：大海不擇細流，龍門豈容宿客？拈一莖草現玉殿瓊樓，家國興盛，野老顰蹙。摶萬里風，任鯤鵬變化，家國喪亡，野老安帖。二俱不了，合作麼生？聖恩門下，道出常情。一向安帖，從無喪亡。自來興盛，竟致顰蹙。所以攻玉必借他山，雕沙須資敏手。象龍蹴踏重瞻玉柱擎天巖壑崚嶒頓覺，金輪爍地葢逆遡。

先老人開法中興以來，始於乙亥，迄今丙子，整整天曆，一週法運通塞，氣數使然。詢六十年之耆舊，恍若前生，繼十三代之住持，敢忘今日？世風愈遠，祖意愈長。此非小緣，說何等法？記得昔日翠巖示云：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修山主云：出門逢阿誰？入門見恁麼？山僧總不然。出門則天台普請，入門則南岳遊山。若是向上一路，未擔榔[木*栗]時，早已為汝指示了也。卓拄杖，喝一喝。

癸巳四月重修寶祖塔上供拈香，法運肇興，祖當二代，續焰聯燈，垂四百載。日月行天，常光不改。吾祖之道，無在不在。卓立

一錐，乾坤亟蓋，叠石為垣，環湖為帶。噫！滹沱正脉世相承，天下兒孫威仰戴，遂炳爐中，顧左右曰：祖師來也。

闍黎玅圓

仝上珍楊居士重修

大殿告完請上堂

至道非遠，功行德之則愈深；言象非虛，因緣合之而始辦。擊香几曰。諸仁者！還知麼？好舖功德成就久矣。山踞太湖之上勝甲江南寺，經駐驆以來。名聞天下。靈山之會儼然濟北之燈。燭燦自開山垂統。以暨中興諸祖。靡不毫端。現剎莖草擎天祇因。歲籥推移，嵐風凌震。致有頹危之勢。終難奮臂之支座下。闍黎玅公者。本山中耆宿也。更得弘農檀越同心肩任幃幄運籌。所謂捨不堅之資，易堅固之事。寶殿加新川岳咸承氣象。金輪重煥天人盡獲莊嚴。非具卓然之操。曷克展卓然之度他日紀名藍者，平分懋績。表鴻業者永勒金湯。振後賢之美興懷古之思厥功偉哉志也。備員灑掃，慚無繼述之才。雖值衰齡，欣遇高賢之作。况法道垂秋，宗風掃地。不致古佛殿前草深一丈。衣盂下事。雲隔千里現前。大但能去妄念而發心。却凡岐而登聖路。心地戒光源淵不絕。福基慧命綿遠無窮。祇如功圓行滿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

康熙五十八年正月特旨修懺圓滿謝恩上堂

拈起香曰：阿僧祇善根之所莊嚴，不思議大願之所薰就，功同大覺，位證金輪，炳向爐中，端為祝嚴，當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堯仁舜孝，承太平百億之鴻基；文德武功，大一統萬年之睿筭，不忘佛囑。覆蔭禪宗(白椎畢)監院寓林，問：兩儀之內，仰賴生成；三教之中，欽承化育。佛心天子，恩遍林泉，海臨筵，願聞法要。師曰：帝德乾坤重皇恩雨露深。進云：千載光華逢盛世，謝恩一句又如何？師曰：天子萬年。進云：恁麼則山林學道者，恭頌壽無疆。師曰：但願如是。西堂聞先問：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今天使臨筵，請示拈華之旨。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進云：皇仁浩蕩，海沾恩。祝聖酬恩一句又作麼生？師曰：南山齊壽量。進云：恁麼則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宗。師曰：但恁麼會去。(餘問不錄)廼曰：九重綸旨自天來，萬壑春回氣象開，四海禪流沾聖澤皇恩浩蕩及塵埃。今日佛心天子欽命內府大臣(曹)奉

旨到山，宣傳聖願賚賜帑金數珠，衣帽履襪，并勅就寺飯僧(臣僧)稽之。前古自有佛法以來，從未有此盛典，此希有中希有！殊勝中殊勝。諸仁者！還見麼？雨花橋畔，獅象駢填；鄧尉山中，人天會合。正是輪王植福之地，實為苾芻應供之林。一場佛事，振古輝今，直得森羅萬象，草木禽魚，咸皆遊泳於堯天舜日之下(臣僧)自愧凡庸，年已衰邁，何幸重叨寵錫，領安禪，拈靈山之奧旨，揭少室之心宗，一句全提，當陽顯露，草莽微誠，欽承聖意，建此法幢，奉為莊嚴皇太后頓轡華嚴，復歸佛位，并以仰瞻大聖人，端拱無為，萬邦入貢，天長地久，海晏河清。正恁麼時，慶遇一句又作麼生道？卓拄杖曰：會得道場圓滿處，頂天履地荷皇恩。下座。

圓明存夫孚禪師上堂

師於康熙庚子十月初一日，蘇郡山主護法鄰封耆宿同門和尚，兩序勤舊，請繼祖席。上堂，拈香祝聖畢，末上正拈香云：此香淨躶躶，赤洒洒團不圓，劈不破，自向寶安拈出後長年退，隱竟彌彰，向懷中第二回拈出，供養前住當山堂上先師華頂震老和尚用酧法乳之恩。攬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舉第一，豈堪落二中有第一句下薦得底，出來相見。(問答不錄)乃云：法王正令著著舉一衲子，全提頭頭不二。有言時也，則據頭收尾；無言時也，則拂電轟雷。拈起拂子擊一下，曰：孚也。離羣索居，久默斯要，勉遵法叔老人之遺書，諸大護法之尊，啟辭避無從，只得當軒露布，深愧絕無所長，剛剛只有這着子。乾[石*暴][石*暴]，見得分明，硬糾糾用來親切，以此接續三峰宗旨，有主有賓，揄揚鄧尉家風，有權有實，今法筵，肇起法令，初行入院，提剛恩酧，至化一句作麼生道？復拈拂子擊一下，曰：一星朱點開宗印，六代中興首紹隆。結椎，下座。

皐峰聞先覺禪師上堂

師於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受蘇郡護法山主檀越，鄰封耆宿同門和尚，兩序勤舊，請繼祖席。至二十七日進院，據室卓拄杖云：據此室，行此令，顯大機，發大用，不讓佛祖出頭，豈容聖凡開口？其餘之輩，且居門外，不得已，放一線道，借太湖三萬六千頃為胸襟，無物不容，以洞庭七十二峰作眼目，有為悉鑑。若是入室之子，只消道箇囫字。擲下拄杖云：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上堂，拈香祝聖畢，末上正拈香云：此香有眼覷不得，有耳聽不得，有鼻嗅不得，有舌嘗不得，有身觸不得，有意着不得。今向

人天前第二回懷中拈出供養，此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三世。

先師鶴老和尚用酧法乳之恩，斂衣就座，華嚴和尚白椎云：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師拈拄杖云：有眼者見。卓拄杖云：有耳者聞，中還有不涉見聞者麼？出相見悉。西堂問三載：華嚴勇退養閑潛耐久，一經排闥，不違誠懇。應來機，踏到祖翁田地，請問：如何是新聖恩的的為人處？師曰：這根拄杖子也要大家扶。進云：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作麼生是授手相傳的事？師曰：老弟承當一半。進云：龍吟虎嘯，風駕雲從，秖如選佛道人分上又且如何？師曰：接待不易。進云：恁麼則從此門庭新祖令，仰瞻高振舊家風。師曰：大證明，方知藏門。

金輪永鎮，玉燭常調。如何是祝聖開堂一句？師曰：如天普蓋。進云：　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又作麼生？師曰：似地普擎。進云：恩霑三有，德被四生，如何是四沾恩一句？師曰：瑞雪紛紛大有年。進云：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如何是源遠流長一句？師震威一喝。進云：獅子吼時芳草綠，象王迴顧落花紅。師曰：鈍置煞人。乃曰：金剛正眼，涅槃妙心，竪窮三際，亘十方。這是本有之性，何必向外馳求？在筵請法，善信亦不欠少。如日月之經天，似江湖之行地，照臨萬國，澤及羣生，威音王前不增樓，至佛後不減。故初祖西來，見生執持名相，背覺合塵，將謂有生可度，有佛道可成；我祖指斥名相，掃除見惑；不立文字，惟傳心印。所以臨濟七事隨身，曹洞君臣，五位仰，種種圓相，雲門顧鑒，全超法眼，廣演六義，乃至秘魔擊义，禾山打鼓，道吾舞笏，雪峰輥毬，這一隊老古錐，雖用處不同，各有實據。若非本有之性，豈能如此自在？新聖恩見處不過如是，中還有抑揚者麼？若無，自道去也。震威一喝，云：縱奪隨機收放由我權衡在握據令而行，今覺上座踏着祖翁田地，敢不遵依家法。如何是入院提剛一句？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閑。華嚴和尚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華藏裕遠禪師入院示

雍正十一年癸丑冬十月，天壽聖恩寺聞先和尚入寂，訃至梁谿華藏，師掃祖塔，進山受兩序耆舊及合山大請繼席住持，因奉上諭，不陞座，乃據室示，舉五祖演和尚偈：

山前一片閒田地　义手叮嚀問祖翁
幾度賣來還自買　為憐松竹引清風

恁麼說話，若非妙契，寰中綱宗在握者，誰能理會？雖然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爭如我萬峰常住自鏡通老人，中興以來，遞代相傳，淵源有據，茲當虛席。同門兄弟，或以年邁為辭，或以謙恭不諾。圓上座雖云應得，實媿非才。承命，勉赴來機，權作守山行者，以俟高賢，誠所願也。伏惟諸公以及合山大同甘澹泊，共守先規，則鏡通老人、獅師翁、嚴山先師、諸父諸昆功不浪施矣。

行者上圓謹白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

錄序

萬峰和尚語錄序

釋慕聯

萬峰和尚自見止岩之後，居山一住二十年，寒暑不易，發明向上事，末後見千岩無明，長公分坐，盡其決擇。復居嵩山十二年，裹糧躡屩而從之者，莫知其數。後于鄧尉山，坐斷要津，建法立宗，利生接物，雖不動舌，轉大法輪，言滿天下，而無原字脚與人卜度，何從得此語？其徒齡山壽上人，不為父隱而計露于余，時當中夏槐陰晝清，一展玩間，不覺鄧尉山壁立其前，矍然起舞，正所謂天目正宗，善知識也。余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觀此錄，是文字耶？非文字耶？則此老口業現在具大眼目者，試請與予言之。

從上宗師應機接物，直是斬釘截鐵，初不以言句示人。至如雲門大師說法如雲如雨，猶不許記錄其語，懼屬流布也。今萬峰蔚公禪師，出天目之門，入伏龍之室，一出世住山，菴居中吳，垂三十年，履踐實。吳人多服其化而登其門者，可謂駢肩案迹。但隨機開導，未嘗以言句形于紙筆，其徒華首座私錄其語，間以示予，請識其後。予聞此老末後一段光明，尤為卓異，宜乎吳人家繪其像而敬事之所錄之語，特其土苴緒餘耳。雖然，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讀是錄者，忽然築着磕着，洞見此老心肝五臟，未必無其人也，故為書之。

洪武癸亥春，前住天界全室叟宗泐書

海舟普慈禪師拈古頌古序

沈貫

禪師諱普慈，吳郡海虞錢氏子也。少讀楞嚴，有疑往叅萬峰大師，得悟印可，付以法偈。不久，辭大師，結廬於西洞庭，三十年不過湖，每嘗自痛未徹法源，萬峰久滅，寶藏已逝，今無其人，發明差別。法智聞虛白，昆公在安溪，東明說法，親承萬峰。祖印作用，大有超過。古人隨棄廬往叩居，旬日大悟深入堂奧洞達濟宗源底，纖毫無滯，遂嗣昆公。始知悟有淺深，法無隱秘，但有坐定悟

境，而不肯百尺竿頭，策進一步耳。嗚呼！海舟嗣昆公一事，自佛至今，無有其人。人我四相，微些未盡者，不能為之師，誠古佛再現人間也無奈師年邁臘尊出世無何而入滅宗風，未能大暢。寰中惟有拈頌古機，緣百則令慧日重開，破暗千古。其頌或引人詩句，出自手眼，有合佛祖意者，採摭而成之。箇中意旨是非，不敢固必。但見師之操履人品，為法忘形，去名存實，自無苟足，而其頌拈量，不妄意測度，謬為撰述者也。明眼人見之究之，奉行有日在。嗟乎！今時魔熾法殘，拈花一脉，寥寥不顯於世。正宗師煨鐺山穴，保養聖胎，俟時待緣，暗流枝派，使兒孫布揚祖道。雲興雨澍，潤澤靈根，佛祖花開，香浮震旦，觸聞其香，咸令悟入者，舍師之裔其誰歟？

三峰和尚語錄說

熊開元

于開口不得處說法。方是正宗。于下手不得處用功。乃稱絕學。今人將修行打坐。依經傍律。一切憧憧知見。蘊在胸中。一遇上善知識。言無罅縫。不得箇方便進身之路。道與我針鋒不對。便自撇開。正論別理閑言增長。無限我慢貢高惡習。是猶五都市賈收貯米鹽雜坌。以至珊瑚妙寶百貨牣備。以待過客直入而貨售。則適然志滿。自以為無不應。如有畸人語。以是諸實法。等于龜毛則羣詫為妄語。雖持其臂告之。亦必唾不顧。如是說法。誤盡兒孫祇成骨董。如是用功忙枯腦血無抶葛藤。便恁麼會。道能行總是識情。搬弄于祖師頭邊事。全無交涉。安得有出頭日子痛哭痛哭。三峰和尚闡揚宗旨。不啻千萬言。而其教人入處。却獨拈箇竹篦子話。硬殺活人學人苦。其無有門徑可通。遂往往葫蘆提。放過甚有疑。其誑語者。殊不知話頭之妙。正在不通門徑。門徑不通。則一切憧憧知見都無用處。平日蒲團上收攝書本內鑽磨。眼孔邊定動肚皮裏打算底本事。只得盡情拋却。抵死研窮。久久忽然坐斷。內無出路。憧憧知見一時頓絕。不識此四大置在何處。便是法身。現在止為鼻孔不在手內。尚卷舒不得自繇。一日頂門霹靂于無罅無縫處。撞開關棙。一輪杲日當天。頓見娘生鐵面。始信憧憧知見。我這裏原無他分。就是塗膏點漆。也粘惹不上。只落得箇赤條條地。無上無下無左無右。無古無今無大無小。無裏無外一齊函蓋。圓覺經云。百千世界一滴之雨。能知其點。數彌陀經云。各以衣裓盛妙華。供養十方如來。以食時還到本國。此際看來都成實義。更有何身心世界。虛空國土足為留礙。如是廻入火宅。中間徑行直步。不用垂簾

閉戶。塵勞猛焰本來原。自清凉先德火裏生蓮。豈謬語哉。然要知是火裏蓮花。非有甚神通法術。入火不燒。原是入水不濡。入泥不污底本分。但要直直長養。可如斗大可。如車輪大。可與八萬四千繇旬等大。十方三世諸佛菩薩納于是花。一葉之中。都無逼促。亦無雜壞。又何火宅之足云。不然者。或拔置瓶盆。或用奇方接蒔。或屈曲枝莖。倒插泥壤。不逾時日與敗草同朽腐耳。可不察與說法用功至與麼地。終日翹唇。鼓舌擦掌。摩拳父母未生前。面孔未動一纖塵許。還看竹篦子無恙。老和尚無恙。便好鼾天齁地。大睡一覺慧師非誣人也。余自吾鄉覺來大師所出山二年于茲。未見有拈及此者。一日過玄墓山萬峰古道場。得見和尚初語間未能得其底蘊。尚未讋服。是夜別去方丈取和尚普說法語。諸集挑燈朗誦一過。遂竟夜不能成寐。明日再相舉證。始知和尚吾師一流人千里玄風。立教不同。而宗旨自一。宰官居士正好喫他三頓痛棒。非敵手也。因索其未盡傳之語。錄得四卷。凡一百五十四篇。急付梓人。以廣其傳。叅學者須剗盡知見。降伏其心。一聽和尚鉗錘。方于此四卷中。一句四句有箇入處。不愁不悟。不愁不了。若曰和尚誑人。則釋迦老子誑人臨濟德山誑人慧師誑人。萬峰無念誑人。我　太祖高皇帝。見無念則喜。去無念則思是喜是思為因為想。若有纖塵知見在世界。便自狹小有天子明堂。無和尚結菴處矣。

頌古語錄序

蔡懋德

今天下聰明强力之士，率喜為義路之學，彼其心識之所依通，日有可見之勳，而靜景之所栖泊，又暫得幽閒之樂，且學問愈深，我見愈重，與之隨順贊歎，尚肯盤旋與之，當頭劈棒入骨逼拶，則且怪且笑，直欲作無禪論矣。而一二善知識叅教明宗，微開一線，此為接引學人地非不婆心甚熱，而教外別傳之指，當前閃電之機，遂使覿面差池，交口唾罵所係，殆不小也。嗟乎！時當末法，人趁深心，葉公一生好龍，見龍而怖走，豈特此一事為然哉？法華云：惟此一事實，餘二非。非之病，罄竹難數，而獨舉前義路之學者，蓋學人酣醉于他路，其眯巨，其所爭在，枝節膚貌，人得摘刺之故一日憡然猶易，學人酣醉于義路，其眯細其所爭，在根命髓，人偏尊貴之故。一日憡然反難，古德謂以思惟心測如來智，如將螢火燒須彌山，使以文字道理求祖師禪不幾，仰箭射空，箭盡而莫得，虛空所際哉！噫嘻！未易言矣。今烏黑鵠白鶴長鳧短，有目者能辨，若躡泰山，望吳門疋練，顏氏子且在，惝怳縹緲間，况餘人乎？此

非眼開心直叅實鍊者，其孰從鄰虛杪忽之介，而洞然別白之三峰？漢月和尚得法金粟，而智過于師，精微自闢，固非廓門外所敢料量。但覺其提警學人處如萬仞壁立，不許攀緣，只要人勿畏險危，勿恤身命，一擊一撞，斬關直人，入得纔好商量，正如人遍身麻木，須一針一錐，得其穴，道使知痒痛，方好下藥。而學人于壁立沒攀緣，一步便已，瞪目搖舌，掉去不前，又安從量其入後，所詣之淺深而讚之訶之也哉？然和尚婆心較熱，不妨以文字說法語錄若干種，皆所謂舌頭談而不談，似有義路而絕盡義路攀緣之愈見壁立而一往猛擊，自有迸開時節者也。近見諸方競抹殺宗旨，致賓主炤用末後句等極妙的骨髓盡喪，僅以一棒一喝、一聯詩為得旨，其間線去絲來淺深，起住魔外，佛祖之分無從勘驗，乃不惜口業，一一將古人差別公案頌出，俾大心凡夫有八處正好力，叅以振續七百年臨濟之燈，此其心良苦矣。廓根鈍習，穠幸從和尚法門小具信因誓，此生决不作文字禪，自了而大事極則，實未死心，鍛鍊透過，何敢容易置語，第丁佛命？懸絲祖道孤危之際，寧能昧吾胸微光屈殉時賢崇尚，而逡巡囁嚅，不一發明其說耶？故不揣謬披管見，以請正于天下後世之大開心眼，直斬疑關者。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廓于和尚亦云天下後世，果有能從之者，必知廓言之非誑也夫。

三峰禪師語錄序

周永年

三峰和尚，以萬峰老人之嗣孫，來居鄧尉，祖位重登，宗風大振，當提唱之始年，亦預在叅請之末語出錄成請以入刻同事者謂年宜有片言以引其端。年于宗門，曾無一知半解，安敢輕語機緣，妄譚般若？特因輯造吳都法乘一書，亦嘗竊識前言往行，則請以記事代颺言，可乎？當六祖之已傳衣而未下髮也，聞其風旛非動之語，從會中推出為天人師者，實維吳僧印宗是舉曹溪法水霑溉，天下緇流也。我吳人當居首功，當五燈之未出也。彙集佛祖機緣進景德傳燈錄，實維承天道原禪師是舉別傳心印，勘定後世禪派者，我吳地又當稱武庫臨濟一宗。其嘗開法于我吳者，如翠峰月、南峰廣定、慧信、瑞光月、般若、端薦福亮、穹窿圓、東、齋川、寶華鑑、泗洲元、永安、正慧日、道育王裕、南峰辯、靈隱、遠明因玩雪庭、淨、寶華、顯覺、報清等諸耆宿，固代不乏人，而虎丘隆之。後乃得應菴華，以至高峰、妙中峰本諸大祖師，則楊岐正脈獨此一支經

行于我吳者為最盛。幻住之子雖有天如，則師居于郡城之師子林，乃若遇山懸合，其師記遣徒入應夫　帝召，則幻住之孫萬峰老人，在元末　國初興，顯于我吳者為最著。厥後無念學別，住九峰虛白昆，亦別住東明月江淨。又別住古道所謂寶藏持之的裔傳至龍池金粟，而還歸玄墓，直繼蔚師者，則惟我三峰和尚而已。和尚得心于高峰，得法于覺範，皆以無師之智印，不傳之秘舉。近世兼打坐者，苦其沉滯，兼講究者，痛其廉纖，而悉去其病。乃往嗣金粟、金粟、單提三頓痛棒為黃檗再興。而和尚重竪三玄，要四賓主，如臨濟復出會萬峰禪院，久已化為酣歌恒舞之場者，得徐氏喜捨，而復返為蘭若和尚先從諸地主檀那之請，而入院安禪，復狥邦君暨諸長者之請，而開堂演法，此語錄之所繇布也。先是山中所鑄法華鐘，屢放異光，直貫塔院。初謂聲光交攝，舉皆經中不思議力，今乃覺為大善知識瑞世之徵矣。年慶此遭逢轉慙頑懦，猶蒙悲憫，時加開示。爰表中吳之殊勝，並繫祖燈之繼承使。于未展時，先生一段希有之心，庶于未開口前一摑，會盡從前向上之旨，是為序。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一

募疏（偈附）

玄墓造殿疏

董其昌

姑蘇有玄墓者，蓋震澤之上游，梵天之靈境也。雪映梅花，似得孤山之路；泉歸蓮社，如游慧遠之林。昔萬峰曾一口，吸盡具區；今僧灌披三條，悟明大事。荊榛剪，輪奐將興，雖蘭亭故有茂林，船子上無片瓦；念佛地有金，尚資檀度，而僧人作定，反與道謀。信能傾缾鉢之餘贏，便可落招提而游宿。多材為林，不敢期於一歲；善因成果，是所望於十方。嗟乎！昔也僻島窮巖，尚有啣花之鳥；今也朱門大宅，閒如緣木之魚。何則？名聞普，剎那而化寶坊；感應未交，畢世而難茆蓋。欲攝慳吝之種，須豎精進之幢，不日成之，吾筆非椽，斯言左券哉！

玄墓山買飯僧田疏

王穉登

郁泰，玄墓門安在。晴湖千頃浸玻璃萬峰師塔院猶存香骨一函生舍利洪武時，煇煌梵宇。至今　賜額。自天題嘉隆間流散僧徒縱欲布金無地着波濤三萬頃。無處安禪竹樹一孤村。誰家乞食腰裝頂笠到來香積斷炊煙杖錫持瓢。人得山門空蔓草住山。惠少年苦行獨立無依。雲堂上欲供十方僧塵。甑中全無一斗粟。蓋謂有米作飯米盡而飯亦窮。不若買田種米田存而米可繼。鉢中如水。誰能阿堵化青蚨囊裏生雲。安得水田飛白鷺有錢施錢有帛施帛。須教早結良因。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是必共成勝果。休論貧富貴賤。人人盡發菩提心。不分賢聖凡愚。箇箇悉沾禪悅味。

鄧尉聖恩寺募齋疏

姚希孟

今天下法席之盛極矣。招提相望，四廻繞，登壇豎義，多屬講師，而教外之傳，幾於絕響。　昭代二百餘年，佛法盛而宗門衰，

如雲門仰法眼三宗斬然久，臨濟、曹洞亦在明滅間，賴金粟、博山諸尊宿稍為撐拄耳。余嘗語二三禪侶，何不共扶此事？忍使壁觀婆羅門一派家風，至今日銷歇。且義學門庭橫說竪說，縱饒石人點頭，猶恐墮在所知障於生死關頭，未能提刀直入，持名一路，最為切近。然使性光未迸，終成滯惑，况悠悠忽忽，火力不猛，終日念佛，不知念在何處，至於念佛是誰向上一路，更茫然無轉身站足之地矣。夫看教與念，佛在初心，必不可廢，看教者如頑徒得師，念佛者如矯兒傍母。然終日尋師指教，忽橐筆而赴選場，家中戀母啼呼，偶出門而逢暴客，師講解不盡，母或迢遞未來。此時此際危乎危乎，大可怖也，則叅究一事，急抓良方矣。頓悟漸除，佛語具在，豈待拈花會上，始逗露消息？而宗門駕祖師於如來禪上者，總是垛絕義路，又未許痴人前說夢也。予學佛日久，近欲究心於禪，因知宿生習氣絕非。楊大年張無垢一輩人，至古來善知識，如廣慧妙喜者，今世定不乏意，欲辦草鞋錢廣為諮叩，以迷陽載途枳足，未敢三峰漢公，傑然擔荷。此事於鄧尉山之聖恩禪寺，聚諸學人，曉夕提掇。浹歲之中，風光透漏，四方來叅，不期來集，擬以來春演法，提唱宗風。夫紹隆祖席，各有稟承，正印相接者，如宗子之承祧；分投住山者，如本枝之藩甸。千百年來，雖衣鉢禁傳，而譜系不爽，固非來學所可共載，亦非自己所可濫膺。但以性燈失焰，慧命垂絲，若人人各抱謙冲，則奄奄將成匱絕。昔年紫柏大師，宗風丕振，棒喝交馳，原其得統何人迄今似續何在？總為絕學道喪得人而興謙言之，則為閏位直言之，何妨崛起？守先待後，寧多讓焉？况三峰曾叅金粟，執侍巾瓶，仰遡流傳，直接臨濟。論其荷擔之勇，草昧可以自闢；乃肇述之由，則芝醴亦有源本。當此式微衰颯之運，忽有弘道提唱之功，此諸方尊宿所共為塤篪，亦遠近宰官所樂與金湯者也。禪人某，願殫心力，為之粥飯主人，此最上一乘事，余何敢復言飯僧功德，落有漏之因，古來公案亦何用耆？蕞成文效，頭上安頭，但欲覓黃魯直所書徐龍圖禧請晦堂說法，疏摹勒一通，置法堂前，毋令草深三尺耳。

戊辰九月，撰於毘陵舟中

募修佛殿疏

釋法藏

具區三萬頃，諸峰七十二，若奔若回，似駐似伏，從天目墮。苕溪落，蒼弁渡洞庭起於漁洋，躍彼穹窿，廻勒一脉而西。突然鄧尉奮舞衝霄之鳳，雙翼低垂，如鉗如窩。其下乃天壽聖恩之古剎

也。寺前平湖羣峰拱立案上，鉢盂如從曹溪來，飯氣猶蒸，蒸然在米山柴嶺置于左，雙履八縫，浮于右古，殿巍于中傑，閣峨于後國。初迄今雲浮丹剝，雨濕棟虛，天王殿址，石柱孤立。而聖祖賜無念禪師詩，序碑亭亭，竚芳草間，野花獨笑，山鳥自歌，而不知萬峰大師創業之有關於法道之隆替也。追惟萬峰開山繼之璿藏清宗列祖五代之隆，今二百年餘矣。藏媿不材，甘於樗朽，第覩此荒落，不無激于花鳥，痛于法道。是將有事于弘闢適苦行。某發心奔募巨木于池陽，以叩夫大檀屬不肖，自書疏語，以見信干大方。藏媿不文，敬隨筆略。此以代夫椎鐘廣告之遠響云。

聖恩寺募飯僧田疏

文震孟

世尊說法四十餘年。自阿羅漢而下。無不人人乞食供養。此何以故。道人家風辦道不辦食。生願力修供併修道。布施因緣所從來遠矣。然而有歡喜布施者。有發願布施者。有口舌布施者。有身命布施者。有隨緣布施者。有恒河沙數布施者何謂歡喜無所悋惜者是。何謂發願一切懺悔者是。何謂口舌竭誠勸募者是。何謂身命。不惜頂踵者是。何謂隨緣見善作福者是。何謂恒河沙數無可限量者。是施雖不同而同為利益。利益雖有大小不同。而同是福田善果。故飯僧一事乃無量功德。施之不可不亟。并不可不力者也。吾吳自萬峰無念二祖以來二百餘年。宗風衰墮。不惟無知之抑。且無聞之矣。漢月老人獨具明眼拽杖三峰自得折竹消息。遂直追萬祖而親見臨濟。卓哉邈乎不可尚矣。吾友徐慶生自髫年。惟慕宗旨三謁紫柏。而三為病阻。乃嘆夙業沉黑。痛加刻勵。迨後幸遇漢公。而遂委心皈依并修。其從子仲容之志。以玄墓書院數武地為漢公禪室學人雲集。而齋厨蕭然。其何以安。漢公乃相與謀所以計長久而續振。萬祖門風者。無如買田。便日計一畝畝以三百六十而止畝。計三金金以一千八十而止。慶生遂慨然願為苦行頭陀勸募同志。分毫十百一憑願力。其或為歡喜。或為發願。或為隨緣。或為恒河沙數施者自施受者自受。利益者自利益。若以口舌布施慶生。則自任之不繼。惟有身命布施而已。願有志者。無錯過。漢公因緣而別云。布施乃布施也。

募置叅禪田疏

釋法藏

余少善病，目不知書，及棄俗修出世法，遵如來持鉢一食，暮宿塚間、糞布蔽形、繩床隨地之教，深見超然離脫冷月孤雲飄飄乎不知有身心世界之為累矣。遂疑東土百丈諸祖建叢林開田置突，大違佛制，初未知其為深體佛心，以弘道極贊皇綱以成化也。而携一笠過海虞之三峰，漏室破鐺，拾隴邊菜葉，乞村中麥飯，月燈地席，於　神宗時，亦但知有佛制，而尚未知祖制之當學也。廿年以來，民齒日繁，僧衣益夥，就食人間者，十戶一堂，百步一院，月米盞飯，林林總總，檀福雖隆，而施力漸淺矣。頃以祖禪一唱，於天壽聖恩禪寺僧海忽來持鉢不便，人間宿塚，難於露地曰：募堂曰：乞米奔走則不便其聚叅，坐對則難耐其枵腹。始知如來之法，不便今時祖制開田有裨當世矣。因閱東土聖人書，至大學云：生財有大道，生之者，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知聖王之治，生財於井田，用財於民力，民富有而國計充民生安而王道久也。方今天下賦出，東南一隅，地而九邊待餉，萬役需飡。且海水久淤而窪浸巨溝，澮漸塞而高阜荒，民力瘁於供應，商賈疲於關津，曠人多而工益煩，司農勞而財道限。丁此則畏生死之心，人人切，而日趨於超生脫死之場焉。欲求損緇益素，則勢有所難遏也。覩此，則古住持之法，政合行於今之世矣。夫開田說義為　時王，闢荒落以安淤曠也；制規安為　時王植良善以化兇頑也；種藝貢輸，百姓無異也；開丁圖版，四民不餘也。所以出家薙染者，為成道利生耳。夫成道利生佛之制也；開田裨　國祖之制也。一舉而兩得之矣。是當募福田于大檀，而繼法餐于僧，為長久之策宜矣。監寺某計置僧田三百六十畝，則率持戒之僧力耕以自食，斯不礙其日上殿　祝延時陞堂說法也，利益莫大矣哉！計田直每畝白金五兩，或施百畝十畝，用飯無盡之僧，以種無涯之福。此政為佛，尊　皇弘道，助　國矣。謹疏。

建天王殿偈

釋法藏

蓮花佛剎四王持　建寺生生護佛慈
國土永堅風雨順　一生成佛豈云遲

重建天壽禪寺募緣疏(附)

天壽禪寺者，塢號珧珠，徑連銅井。宋朝開創勝國，傾摧雞犬，桑蔴彷彿溪山如罨畫衣冠耕鑿，依稀風景，類桃源壞礎，臥荒草之間，猶紀紹興年代刼灰，出空林之下，曾經至正兵烽，爰有高僧，名為素一，葢茅茨而持誦，集緇笠而薰修。發願重興，堅心再造量沙安可求飽？無米不能為炊。破衲不完，只待披霜募化；高門雖閉，也須帶月敲開。若公卿若大夫，盡是十方現在佛。或長者或居士，豈無一箇有緣人？分樂歲之餘財，復空王之舊剎。欲教殿宇參差出，須待金錢次第來。霜前朱實橘千家，無非善果；雪後暗香梅十里，是旃林。

按吳縣志於天壽聖恩禪寺則云在鄧尉山之右。唐天寶間建天壽禪寺，宋寶祐間又建聖恩禪菴元季寺。燬菴存萬峰禪師時蔚開山正統八年，僧道立，奏請　賜今額。萬曆間，僧素一修寺于天壽禪寺，則云：在銅井山。宋紹興間，僧法琳建元至正間，兵火廢本朝隆慶間，僧素一募貲重建是則有兩天壽寺，一在鄧尉者建于唐，一在銅井者建于宋。其在鄧尉者，則已與聖恩合併矣。但止一僧素一在萬曆，則修鄧尉之天壽寺，在隆慶，則重建銅井之天壽寺。事易淆訛，故特附載此疏而詳具，其說如左。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二

請疏

請三峰藏禪師住鄧尉山天壽聖恩禪寺開堂說法疏

熊開元(法名如志)

伏以變化即成龍半畝方塘雨吼分明未是鏡。一堂空鉢雲飄好喃喃。咦折棒子。無頭一喝。剛兀兀坐。拾鐘聲不繫之舫。恭惟大師蓮座。萬峰空裏去來。金剛山中出沒庭前。皆是草竹影。分披枕子聲。橋下更何人。魚鈸蕭疎。清夜月。明明祖師意。古柏蟠溪。若葱寂寂。永嘉歌蟬聲。徹天相際花嫣蝶舞。坐看雲起石邊。喫茶洗盂。忽聽雷鳴床角。枯梅下馬去。牛來磊墻時。風清月白。行深自在。般若炤也。如常住摩訶薩乎。東階致殷勤。北面通禮讓。那處安身未奇絕。怎知格外有高風。若更佇思逆順太平。草木成兵如志。志願宏深，翹勤瞻仰。

疏二

伏以青山依舊，萬峰何似三峰；白月重新，九夏已過半夏。無論應時而結制，所當開法以接人。良馬能馳，功全資于鞭影；野狐欲脫，必得渡于杖挑。爭聽白椎，渴承玄誨。恭惟漢月大師寶華敷座，金縷傳衣，折竹悟心，知因緣之甚大；握篦驗物，明觸背之皆非。大暢宗風，露出本來面目；高提祖印，坐斷天下舌頭一句，中間具有三玄三要。兩堂齊喝立分，誰主誰賓？今此名山，夙稱禪窟。拾聖祖詩中之松，實嘗聞草木吹香，飽蔚師鉢內之餘糧，無俟天龍送供。顧以時當末法祖庭，久覩其荒蕪。茲焉運值中興，宗旨再從，而昭揭幾多龍象，隨高步以周旋。如許香花結勝，因于久遠恭迎瓶錫，竚領鉗鎚，轉法華乎？洗鉢盂乎？但見案山當面捋虎鬚者，安佛名者，從教緇素同叅。謹疏。

趙士諤、沈珣孫枝芳、李逢節、呂 純如、周祝周祗、吳士龍寗接武、陶元采、沈正宗龐承寵、葉紹、袁葉紹顒、顧廷樻、吳有涯、周永年、趙度、沈自繼、周永言、周永肩、沈自友、陶廷爆、吳晉錫、吳溥、德趙、庾張起、周世澄、周廷祚、沈應禎、沈介立等同具

請剖石璧禪師繼天壽聖恩禪寺開堂說法疏

伏以曹溪一滴澍千江，法流再潤少室孤。燈傳午夜，祖焰重光。惟宗乘雅重俊兒，而大事難依，敗種黃檗親遊馬駒窟，能隨捲簟之踪；白雲翻斷，鸚鵡洲不媿雪珠之席。矧法末正憂，掃地式瞻多子能持廼，座餘尤慶。得人洵幸，濟宗不墜。一花敷蕊，大地生春。恭遇剖石禪師，清姿玉立，妙悟淵渟，帶下綰單傳夙負祖庭，麟角峰頭標大隱深藏法窟，獅威鐵額銅頭摧倒千七百人而獨立華言；梵行善來，二十八代之後塵。靈樹遺符，識金輪之主；戒壇懸記，應明鏡之非臺。會鄧尉堂頭和尚鹿苑終期鶴林高逝，三要三玄之雪調；屬和寡儔，四喝四簡之牢關，囑累有在。顧獅位猶虛，繼踵龍門，誰任先馳？拖白練而坐斷香烟，詎夢先師的意？背青原而競高，甎鏡徒勞靜處尋思，不有芳賢，將成廢席。惟師良玉在璞，球琳已耀清光况今神劒重施溫栗能沉素匣親聞末後句，飽觀紫磨金色之身，已捩上頭關，堪受紺網珠光之座。葉波在邇，何辭禮雞足以求師？慈氏當前是用哀龍華而補處，便請聳身華藏，高御剎塵。携來雪嶺一枝藤，葀藜尖刺破瞿曇鼻孔，拈出梵王三寸鐵劒刃上，劈開聾瞶頂門建前人所未建，無妨發新令。斬新條明，向後之欲明。一任南斗七，北斗八雲横谷口攔，五家衲子以迷巢電；閃塔傍拶，萬峰老人而上壁。是號再生之日，酬不報之恩。所以山開士，闔郡道盟，瞻畫氈而悲流嘆，金棺遙而金言不再。仰猊絃而喜動，幸象王去而象子猶存。衣鉢寄中峰，雙髻之音徽如旦；繩床歸百丈，西江之水月長暉。鐘鼓雷竑，人天雲竚。不勝翹肅瞻仰之至。

申用懋顧天敘文震孟、姚希孟、劉錫玄、郭忠宁、胡汝淳、顧宗孟、沈士奇、蔡懋德、沈幾、李模、徐汧、張世偉、王志長、王佐聖、陳宗之、楊廷樞、王志慶、顧咸正、鄭敷教、張發、許元溥、陸坦、徐籀、文從簡、張世俊、管瓏、徐波、文震亨、姚宗典、張我城、黃翼聖、沈愈昌、姚宗昌、文秉、王偲、周茂蘭、王偕、申緒隆、王傚、張奕、周茂藻、徐淳、文乘、申繹受、許元恭、章美、張邕、李楷、蔡方熹、許元毅、戴穎昉、張鉌、汪日熤、汪日煃、魏肇曾、張封、王瀚、李拱、文東、朱陛臣、周之軸、徐允善、戴文光等同具

疏四

伏以一棒掀天，震毒鼓而聖凡俱喪；五宗掃地，撥寒灰而烈焰重飛。自非法王，孰肩茲任？惟我先師漢月大和尚，落梅影裏，踏翻觸背之根；折竹聲中，透盡要玄之路。野狐徧天下，曳杖挑來法席滿荊榛，運鉏載杵。釣洪波而金麟始遇，方幸說法，有人擔椰[木*栗]而直入千峰，正好自埋不顧。爰虛猊座，用佇鯨音。恭惟

剖石大禪師，夙賦英靈，親承陶冶。實鄧山之嫡子，自應繼炤重離為臨濟之雲孫，直擬嗣音空谷。念先兄買山日久，半屬屠沽，幸寧等舍宅未幾，頓成叢薄。此固荷前人開創之力，實還賴後賢善守之功。謹遴廿二吉辰，虔請寶幢踞座，伏冀仰維祖風俯憐，庶有度三百餘會未度之人。天唱四十九年未唱之法要，俾尉峰舊莽，闢盡狐嗥，震澤新濤，濯清鼉窟，庶幾有情無情藉，鄧山如藉臨濟塵說剎說契大師如契先師寧等，且世世霑被無矣。謹啟。

徐泰寧，同弟泰安，率姪淳友、淳讓、洽洵用汲波元僑元芳元鼎溶元會、沆濬、瀔瀛、夢得，同男淳湣，姪孫光祖、樹丕、樹啟、樾、樹藩、樹紀、樹韡、樹芬，姪曾孫燧煦煜興燇燾等同具

疏五

伏以六月霜晨，萬里不生；寸草三更，日午于林。何處孤峰石女兒？解舞能歌鐵餕餡。隨時供，莫謂白牛嬾惰，空打車轅。應知青鳥沉冥，猶傳記莂。恭惟剖石大禪師得來嶄絕用處縱橫調清濁妙，撫獅絃攬頭尾，掀翻虎窟。紹濟宗三十二代，轟毒鼓於寂音，環具區七十二山，應洪鐘於大歇，坐看木蛇脫兎，難禁露柱搥胸。只因先和尚折竹聲中偶然築着磕着，以及今聖恩拈花堂上，乘便撒土撒沙秋濤，捲萬壑，風幡古鏡，落三江水石。會中龍象，方驚函劒之雷鳴；塞外烽烟，永靖櫜弓於月指。伏願慈雲垂接，均利諸根，敷陳行脚，得道機緣，普為法界，人天眼目。生等雖路窮峭壁，莫敢躋扳，而香徧遙空，曷勝顒企。謹疏。

于仕廉、于玉德、玉重、王觀宗、荊本徹、曹宗璠、于鑒之、于鎏、于美中、于在鎔、于嗣昌、于鍾、荊彬、于重慶、于顗于沚、于汝祺、于清禊等同具

請疏(終)

己卯春三月望旦，蘇松兩郡(臣民)等啓建萬壽道場，至四月初八日滿散，聖躬萬壽睿箓永隆疏

伏以東土普被皇慈，南國恭逢聖壽，羣依佛日，永戴堯天，俯瀝愚誠，仰塵慧照。竊惟圓通有覺，西來瞻象教之尊；澹泊無為，古往遡皇風之極。惟聖契聖，理無間乎。顯藏以印，相偶分于帝釋。欲展封人之祝，常流梵土之音。雲牖聲騰，珠林鑒朗。伏遇皇帝陛下知周庶類弘菩薩，願以化民；仁育羣生，現帝王身，而福世臨御。三十八載，輯寧億萬兆人。奠薄海若覆盂，制遐方如運掌詎

兩河安瀾未奏致比歲納稼維艱。四載親乘，厪己溺己饑之慮；　六飛順動，繼省耕省斂之謨。塞巨浸于金堤，杯浮徑渡；導靈源于葱嶺，槎泛遄回。依古制之四巡，溥弘仁于一視。翠蕤南指，色相莊嚴；玉輦春臨，龍天擁衛。慈雲布濩，人皆各遂其生；甘露涵濡，物靡不得其所。適際季春之月，恭逢萬壽之辰。念　帝曆自極靈長，奚假岡陵之頌；顧　聖慈不遺愚賤，敢抒芹曝之忱。用是擇地靈山，結壇淨宇。宸章懸處，松風共水月雙清；法席開時，鹿苑與鷲峰並峻。葢中國，仰聖主，斯持世之如來。而西域傳化人，是乘時之哲后。稽首獅猊之駕，咫尺如覲。夫天顏皈心，龍象之筵，呼吸可通于帝座。御爐晻靄香熏薝蔔之花；仙仗繽紛，影拂栴檀之樹。梵窓夜唄，聲應呼嵩。齋室晨鐘，韻依擊壤。戶祝萬年之嘏，未足報此生成人持千佛之經，共欲捐夫踵頂。伏願法輪常轉，道駕時巡，證金剛不壞之身；世傳　龍鉢衍眉壽無疆之祚。歲奉　鸞輿，行看九品青蓮大地種如之果；庶見四時玉燭，普天升至治之光。謹疏。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三

塔廟

開山萬峰蔚祖塔院

在寺西北涅槃山洪武十六年正月，門人普壽等鼎建。天啓丁卯，僧炤覺重修。

虛碧璿禪師塔

在殿右，拈花堂後。崇禎癸未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孫弘璧重修。

寶藏持禪師塔

在寺西北大井東南崇禎己卯十一月重修。

果林禪師塔

無存。

碧潭清禪師塔

在虛碧禪師塔西北大悲殿右塔廢久基存。

聖恩道宗禪師塔

在開山祖塔右肩。崇禎十二年十一月重修。

聖恩於密藏禪師塔院

在寺西北隅方丈後，崇禎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嗣法弟子弘璧等鼎建。

相首座塔

無存。

曹林文法師塔

在大悲殿後。

鏡心覺法師墓

在開山祖塔東北。

曇旭老宿塔

在曹林法師塔右，崇禎己卯十二月，住持弘璧，捐鉢資施造。

普同兩塔

在祖塔左右萬曆間，僧炤覺重修。

祠墓(附)

鄧將軍祠

有三：一在山南湖濱門有古柏；一在志里村，一在顧巷，傳為東漢太尉、鄧、禹三兄弟所居。此當是各村立祠，祀將軍耳。今寺前有鄧尉廟。

竺山祠

在西灣興福祠，在米堆嶺下，司徒廟在青芝山北，皆未詳其人。鄉人歲時於此祈賽云。

晉青州刺史郁泰玄墓

在山寺後之東，一云在山南村。按塚墓記，玄性仁恕，葬時有燕數千銜土飛集其塚上鄉人歲時祀之。

寺之南曰袁墓村有葉和甫墓和甫名侃，贈金紫光祿大夫棐恭之孫。登紹興乙卯進士，丁時多難，不樂仕進，竟隱而終。初山名或稱鄧尉，後有發地者，得和甫墓中石實。紹興二十九年鐫字云：葬袁墓村鄧尉山，與舊志合，始正其誤。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三(終)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四

塔銘(祭文像贊附見)

慈光寂炤圓明利濟萬峰大禪師塔銘

苕溪花城隱士海安同知沈貫撰文

太常寺卿程南雲篆書

一法界。萬象無跡。妙有不妙。空不空。寂而常知。無機不備。洞炤十方。含包天地。故名大覺。吾佛證斯。開方便門。示實相。迦葉得斯。破顏微笑。越正法眼。少林得此面壁九年。與可安心。以三一。以一三。四七二三。皆證此也。佛佛相印。祖祖相傳。衣鉢可藏。而法不容泯。曹溪付與南嶽。嶽授於馬祖。祖得百丈海海得黃檗運運得臨濟玄。一花五葉從此而分。臨濟仰雲門曹洞法眼。濟得黃檗親傳。古云。臨濟正宗一十八世。至高峰妙公公。得雪巖欽公心印。居天目山。獅子巖三十年。不出死關。四方從者。雷動海湧。鮮有昇其門者。唯中峰本公深造閫奧。以得其訣。通博無碍。以大辯才。息三教之有。破六宗之執。王臣慕仰。帝道施恩。入室弟子以數十計。惟千岩長公得其法爾。岩得其傳居義烏伏龍山。建大伽藍。學徒恒數百人。攪動江山名傾宇宙。齊魯燕趙秦隴閩。蜀外而日本三韓。八番羅甸交趾琉球。莫不奔走。膜拜咨決。惟萬峰禪師一人最為上首。師諱時蔚號萬峰。溫州樂清縣金氏子。母鄭氏。夜夢白氣亘天。因時懷妊癸卯八月二十九日午時生。母晚年生師雙子。師得第二。母欲棄之。有姊金氏鞠以為子。年始七歲。父母俱喪。忽一夜自覩。白光滿室。賢愚莫能知之。十三歲。依本縣演慶寺昇講主出家。十六歲為僧。因看法華經安樂行品云。在於閑處。修攝其心。師有省問。講主此語。如何解說。講曰。世尊教你向山間林下結菴辦道。師聞其語。不勝欣喜。長時打坐。兀兀如癡。講曰。汝非吾宗人也。令師遊方問道。年十九歲。更衣學禪。受具足戒。遊于兩浙。至杭州。聞虎跑止岩和尚道譽。遂往禮拜請益。岩曰。因甚叅禪人。不悟性。逐日區區打閧過了也。或三五成羣。說長老如何。或三五成羣。說叢林好惡。一向不在己躬下做工夫。若要了悟大乘。切要叅實學。從頭開發一遍。就付三不是公案。岩云。便從這裏晝三夜三。心心無間。念念相續叅去。師得開示。夜不寢席。日不涉緣。以經數月未得其決。復回明州達蓬佛跡山卓居辦道正在疑網中。忽聞寺中宗律師。舉百丈問山

云。不可喚作淨瓶。喚作甚麼。山出踢倒便行。觸發疑情。不覺囚地一聲。打破疑團。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非一切世間境界可比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咄這鈍漢。正好為渠。三十棒本來現成。何有許多周折。頌曰：

如來臘八覩明星　也是將鰕作眼睛
為有遠孫明悟處　日輪當午豁然明

自厥之後，徑往華頂峰，無見和尚處，求其決擇，見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上前問訊，叉手而立，又問：如何是道？師云：道無可道見。云：不道又不道箇甚麼？師云：正要和尚疑着見。云：疑着錯。師云：不疑亦錯見。便喝，師亦喝；見又喝，師亦喝；拂袖而行，見云：侍者！侍者！你雖悟得箇性，年紀小在，未可印證你來，汝且居山十年二十年，我自令人來取你也。其年二十六歲，復回達，蓬數載，自後竟無消息。師忽聞虎跑止岩和尚，圓寂久時，師遂往掃塔。偶宿靈隱旦過，忽聞方殿主舉千岩和尚一頌云：

斷崖和尚春圓寂　無見知翁夏亦亡
畢竟有生還有死　千岩不久也無常
兩輪日月如梭過　一合乾坤是磨忙
寄語諸方叅學者　莫教蹉過好時光

一聞便知來意，一同本僧直造伏。龍相見和尚，纔入門，便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將坐具，打一圓相，叉手而立，問答不錄偈。呈南泉不是惱人心，有要將心去捉心。不是我，心不是佛，性空寬廓有何尋？師允諾，就命堂中第一座，辭不獲已，黽勉秖領。忽一日，和尚陞堂，舉：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師出，震聲一喝，拂袖而行，和尚示偈云：

鬱鬱黃花滿目秋　白雲端坐碧峰頭
無賓主句輕拈出　一喝千江水逆流

師見偈，從此退職。遂往蘭溪州嵩山結菴辦道，奈何十方雲水交叅，四海高賢咨決千岩令人持書相招。前日堂中大問：老僧首座如何不來走遭？以見人之心歡喜。老僧門下得人你如何執坐于此？以知斯意。師念愚魯，于宗無補，不敢妄為擔荷大法。後于壬辰三月二十四日和尚令源藏主送法衣頂相來，岩云：老僧袈裟一頂，送

與嵩山蔚長老，畧表叢林之道，念非諸方兜法子者也。呵呵！師得法之後，因浙東田少山多不堪着，又遭三年亢旱，由是行錫蘇州遊翫山水，乃見光福鄧尉山，山水相拱，龍虎盤旋，朱雀導而玄武從，陰陽合而子午。正刱建道場，鋪舒厥志，三十餘年，道風遍布，如谷應聲，往來雲水靡問，賢愚駢集，座下致無虛日。於洪武辛酉正月十五日，告曰：吾今時節至矣，大切莫遠去。門人駭然不散。後於當月付囑衣法與弟子門人。行宗問曰：和尚會中幾人得法弟子？師示偈曰：

慈悲無念華　開果熟因地
分明慧寶致　囑清徹源源
一派流千古　萬古來相續

付法已訖此日京都西天。師父令慶侍者來報，師欲以奏聞，請師相見，一一應答酬謝，以畢明日。二十九日乙卯午時，付囑門人曰：如今已得，須向山間林下鑊頭邊接引一個半個闡揚。吾道報佛恩德不可攀高接貴輕慢下流逐利追名迷惑道如今末法將沉，汝等切須仔細道了，結跏趺坐，說偈曰：

七十九年　一味杜田
懸崖撒手　杲日當天

語畢而逝，春秋七十九，僧臘六十夏。停龕十三日，肢體溫如、形容儼若、門人普鑑等，取二月十三日巳時，奉全身瘞于院西涅槃山之永光塔。四弟子，哀聲動搖，山水師一生清苦莫能言之。衲衣蒲履，錙銖不蓄，數處開山，畧無顧盼。學徒皆稱菩薩，不呼名諱受化，僧俗，莫知其數。室中舉古驗今，直截根源，並無剩語。所有示語錄，送行法語，不肯流傳，但曰從上佛祖種種言說，句句朝宗，言言見諦，後學初機，畧不聽從，况吾區區，杜田話柄乎？悉付火燼。門人記錄，畧成文卷，仍行于世。門人普壽敬持行實，勉余請銘。余才輕德薄，不敢汙禪師之德，自念為師，嗣法弟子海舟和尚座下叅學久矣，况吾祖父亦受天目。中峰和尚戒諭往來不徹。余一日請問海舟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舟舉手云：經也，月也，指也。余憒然舟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因而有省，乃知月指，不別為經。從此知師之道，非凡情之所測也。了知一月當天，本無標指無指，恐觀者不覩月直指之言，智者觀之有進，故述其銘。銘曰：

天目穹窿　大道盤宗
至高至妙　本乎其宗
千岩一隕　卓然萬峰
夢感母妊　瑞應童蒙
爰自落髮　性智圓融
一聞妙義　聲入心通
虎跑回首　歸隱達蓬
機觸百丈　頓悟空
靈隱逢方　道契伏龍
遍歷殊勝　罔克愜衷
相彼平江　山水之邦
尉山秀拔　羣峰頡頏
登臨一覽　終焉允臧
坎離中正　龍虎超驤
大展厥志　洪肇道場
天人擁護　聖凡讚揚
徒雲集　躋躋蹌蹌
援溺扶蹶　道念遑遑
寒之裘裳　饑之膏粱
汲引將來　山海梯航
繼踵接跡　靡間遐方
卅有餘春　其道大昌
為人天師　宜壽無量
八旬相將　偈說無常
瘞院西傍　涅槃之陽
位正玄堂　甃塔全藏
維石昂昂　松柏蒼蒼
石爛松枯　斯塔永光

大明洪武十六年三月　日，弟子普壽、普福、善堅、普隱、西序、普持、普華、普榮、普慈等立石

天壽聖恩禪寺虛碧璿禪師塔銘

文林郎江西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郡人沈轔撰文

大中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致仕陸友諒篆額

承直郎尚書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范陽鄒順書丹

姑蘇去城七十里之許，有山曰玄墓，面太湖，枕光福，峰環抱，羣壑聯絡，聳然而高，鬱然而秀。元末己丑，有禪師、萬峰蔚公，卓錫開山，成一大叢林。後至正統癸亥，聖朝請額曰天壽聖恩禪寺前有住持璿公禪師受業於本寺蘇之吳縣長山鄉人也。按狀，諱智璿，號為虛碧，姓顧氏之子。昔誕生時，異香滿室，經宿不散，生乃神清氣秀，非伍。常兒髫齔間，識方，名知舊跡，父母甚鍾愛。十有一歲，出就外傅，窮究儒書，慕修梵行，脫白投禮萬峰和尚為師，受度祝髮，求妙訣。一日，請師求出世，法師曰：無法可度，但明心地是佛性。繇是退益，痛自磨礪，懋勉忘飡奮苦志修苦行，積力久，將有所得。一日，峰舉萬法歸一公案，豁然契悟，遂蒙印可。尋詣北山本空相禪師，會中充侍香，尋典藏鑰。久之於常州錫峰圓通寺說法，多人感化，速證身位。法請回本山，協心擁為住持。三十餘年，闡揚萬峰，直指之道，宏倡梵剎，開拓境界，種種嚴餙。佛有殿兮僧有堂，行有寮兮客有舍，爨有厨兮粟有倉，物積庫兮事事從心。經行坐臥，各得其所，湖山之地，煥然一新。四方禪流，聞風雲集，遠近士庶，慕德皈依，手度弟子一十餘人，師孫一十七人，法筵之盛，卓冠姑蘇。師知世緣將畢，擇期日限營築，退居塔院，二所俱備。師乃一疾弗痊，瞑目長逝。荼毘之日，祥雲覆龕，瑞焰充虛，煙垂舍利，得者爭先。其師生於至正癸卯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吉辰也。卒於正統。庚申五年八月初九日，西歸而去。世壽七十有八，僧臘五十九夏。龕煉已久，囑傳衣鉢，遺業有托，得其所付，代不乏人矣。主山徒弟道清，念師苦行，功過前人，恐滅其德，抱泣骸骨，瘞于祖塔之左，倚於本寺之右，是以謹具塔銘于上，復筆出處事跡持狀來求銘焉。嗚呼！生有奇異，戒律精嚴，闡揚宗風，光前振後。是宜靈塔，以傳後人云。

如奧妙　以心為師
了得一統　萬法咸歸
若不覺悟　色相相離
粵惟我公　生時鍾奇
幼有志操　早證菩提
嚴持梵行　恪守清規
恢弘祖道　種種適宜
靈歸西域　骸尚存斯

巍然建塔　倚寺之西
而今而後　瞻之仰之

正統十年七月　日，住山徒弟比丘道清立石，同手勒弟子道夷、道弘、道澄、道榮、惠明、道新、道宣、道淵、道勒、道淨、道宗、惠海、道洪

聖恩於密藏禪師塔銘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華亭董其昌撰并書

賜進士及第・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郡人文震孟隸額

學道須歸鐵漢，非將相所能利生必用金篦，非人我之逞山。有肉而無骨者，難居得骨之僧；人有英而不雄者，莫荷大雄之擔。若夫高朗其識，剛大其氣，沉潛其思，堅固其願。眉毛掛劒，血直濺於梵天；舌本含蓮，香徧薰於淨域。當吾世也，有其人焉。其三峰禪師乎，師名法藏，字於密學人，稱為三峰和尚，梁溪蘇氏子也。父蘭母周氏，積慈善根，獲寧馨報。岐嶷厭於葷茹，齠齔不為童嬉，覩供養具，若識金環，誦般若經，如注瓶水。十五歲剃度五牧之德慶菴焉。雖初發心，尚修慧業，神者來告，若宿命通。有曰：四十悟道，六十歸空，其懸記也。二十九歲受戒於雲棲，又八年受具於靈谷。又十五年，嗣法於金粟。又六年開堂於鄧尉。其閱歷也。初從高峰語錄，悟半醒半睡之徵，故以高峰為印心。後讀覺範智證傳悟一賓一主之偈，故以覺範為印法其師承也。語錄三十卷，廣錄五十卷，弘戒法儀十卷五宗原一卷，最後語錄一卷，其著述也。北禪著梵網，則佛像放光；開元禮石，佛則石佛顯瑞。其感應也，老趙州云：上等人來牀上接中等人來牀下接。師則不然，甘霖一雨，甘露一味，老宿與初機等觀，宰官與卑田同視，叩則必應，誨則忘疲，其接物也。厥初，寺名破山，隱同貧子，甘半菽如王膳，披百結如銖衣。而名聲普聞，財施坌集，有布金者，委土視之。藉其河潤，轉我食輪，礪齒有加，滌腸如故。其苦行也，至于背觸俱非之鑪鞴，佛魔皆掃之鉗錘，使髑髏吞丹七而返魂，蚊子望鐵牛而退步，罵豈罵耶？古德之法施如此謗，則謗耳護持之花報歷然，其弘法也。上堂四十餘會，普說小叅，不記其數度徒百餘，受戒萬，得法者一默成問石乘在可證，頂目徹澹予垣，剖石璧于磐鴻具德禮繼起儲慧刃銛潭吉，忍碩機，聖先付法有梵伊，致已早歿。

其傳受也，師所苦心，綱宗為最。五十年前紫佰老人嘗從事於斯矣。獅弦重奏，鶴和仍稀，將酬未了之因，豈取不還之果？嗟乎！鷲王擇乳，知雲門之有人；白馬馱經，誤生公之忍死。神州大乘氣象，忽爾黯然，江表白社，風流于茲盡矣。其昌趨風日久傾葐，須臾漁父入桃源，謂前途之可識，慶喜見阿閦，嗟再覿之無期。輒應蒙求，續標僧寶，龍顙化城，山神必來禮足蟲齧半字石丈，將無點頭乎？銘曰：

空王弟子　惟烈丈夫
十號居一　五葉不無
臨濟行令　雪點洪鑪
巍巍赫赫　嶽偃海枯
小根小器　巾幗為徒
不克負荷　絕學荒蕪
爰有三峰　崛起菰蘆
風嚴冷　古貌貞孤
疑團先破　得大頭顱
悟無可悟　吾猶故吾
頻伽息響　野干竟呼
剖斗折衡　懸絲可虞
師曰危哉　慧命我扶
顧此綱宗　因循久矣
師實間關　程杵自許
羣囂熾然　如石投水
或曰一花　五葉如父
有子父業　同諸諍
可止或曰　明取綱宗
本無實法　若有流布
何成舍筏　若無流布
證據則乏　獨是之是
引而不發　或曰得坐
披衣辨魔　揀異葛藤
翦符節　自己不食
馬肝亦為　知味嗟嗟
蟬翼為重　千鈞為輕
折枝為難　超海為易
師負九鼎　而輕者忌
師渡弱水　而易者議

是倒見　非差別智
吾所知者　天童三峰
一雲一龍　臨濟正脈　仰家風
鐘中無鼓　鼓中無鐘
葢消融于大寂滅之海　而以竹篦契同者耶

大明崇禎十二年歲次己卯四月十六日，本寺住持嗣法門人弘璧立石，同手勒弟子弘廣、濟願、濟貢、濟超、濟能、濟應、濟航、濟萃、濟拔、濟垂、濟教、濟叡

祭文

歲維乙亥七月甲申，吾師三峰藏和尚示寂于玄墓山天壽聖恩禪寺廿二日也。中夜更衣，誡勿喧。顧眄諸子，申最後言。曉月凄凄，素星如霑。頂後神光，彈指頓圓。嗚呼哀哉！師之生也，後五百歲。祖庭蓺莽，穴魈潛魅。羣狐夜嬉，虎豹其文。取英靈子，投解脫坑。惟師挺出，如大力士。折竹聲中，指歸臨濟。握金剛刀，宣奪命符。魔與魔民，一戰而刳。宇宙清，不自尊雄。禮金粟堂，弘揖讓風。師資道合，與水乳同。再振滹沱，旁起四宗。烹煅佛祖，延徙鯤鵬。補天立極，海內咸服。師于祖庭，實有勳德。嗚呼哀哉！功高者讒，震主者疑。尹父放子，莫有悔知。爾門外人，齒其唾餘。專事譖毀，隨盲者趨。譬彼鳳凰，生于雞族。子婦讙譁，驚入戒出。噫嗟我師，求德之鄰。觸諱發隱，希爾變更。爾不納，翻以讐陵。種粟得麻，豈曰無因？方將鳴鼓，正告天下。何光明幢，一旦摧。卸余薄德，不堪蔭下。天人龍神，永悲長夜。嗚呼哀哉！憶我尋師，走八千里。水宿鼉宮，陸叅猱指。峽風長號，江濤鬱起。九死不沮，一見能許。始自壬申，終于此辰。良工大冶，朝煅夕烹。以雨以霜，隆殺互成。或示孤峰，禁攀絕援。或示大海，波澄浪恬。龍魚驪犀，瓊貝珠璧。錯陳于前，命我標識。蒼蠅附驥，瞬目千里。不貴其能，貴得其所。嗚呼哀哉！昔嘗與師，議及古人。我愛龍山，履止幽深。老子曰嘻！法道陵遲。賴子振起，莫滯前規。我行其難，子行其易。謗怒譏訶，抑止我世。顧余拙訥，佩此明誨。業業兢兢，謂恐失墜。師之愛我，出于至誠。一得之長，師為賞音。開智慧光，翦癡慢林，不以小悟，而羈後昆。嗚呼哀哉！父母生我，或未之訓。師以一機，撥邪反正，斷生死根，續如來命。此恩如海，我力如卮。窮精困思，百一其辭。嗚呼哀哉！

嗣法西蜀門人弘忍稽首謹告

三峰和尚像入牛首祖堂讚

何如寵

道力眉端懸尺鐵　師恩肋下報三拳
團團塔樣無縫　不向丹華墨綵傳

又

張瑋

三峰堂上摩金翅　鄧尉山尖奮毒拳
悲願慈容誰識取　牛頭百一卷中傳

三峰大師像贊

劉道貞

臨濟綱宗　壁立萬仞
玄要主賓　大法寶鏡
杰出五家　超越羣聖
英靈代興　燈傳無盡
如汾陽昭　如石霜圓
雲詞電機　波瀾廓然
妙喜寂音　輝映後先
垂五百載　遇風而災
火薪失傳　孰噓其灰
嶽嶽三峰　慧炤重來
如據地獅　如戴角虎
奮迅嚬呻　莫敢與伍
生銕竹篦　握主中主
截斷衲僧　鍛盡佛祖
彼滅宗旨　狐狼野干

施無畏辨　障其狂瀾
申胥哭秦　留侯為韓
稽首師　厥力維艱
踞毘盧頂　用魔王印
提獎三毒　訶斥戒定
絕知見林　取食正命
欲識師　如驢覷井

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代重興聖恩禪寺剖石璧禪師塔銘

自少室燈傳，分張二五，臨濟之道，烜著羣宗萬峰蔚以後二百餘年，天童悟三峯藏繼世揚輝，溥沱重振。別傳直指之宗，徧滿天下，通都窮谷，並建法幢，可謂處處道場，塵塵覺路。然而語解則微，徵行若遠求。其行解相應，不愧昔人之名祖者。吾於三峰藏禪師之嗣，聖恩剖石璧和尚為無間然矣。師諱弘璧，字剖石，梁溪鄭氏子。父邦賢，母邵氏。師幼喜趺坐，父母異之，九齡失怙，服闋求出家，母不能奪。年十二，禮邑普濟僧蒼碧為師，十七得度，樂誦華嚴，宛如宿習。二十二偕，同邑大樹證公謁藏和尚於三峰，叅竹篦話二載無入，聞首座舉萬法，歸一語，如毒中心頓忘身世。經三晝夜，偶揮扇，豁然契悟，矢口頌曰：

青州布衫重七觔　齩人惡狗踞當門
喫飽飯團終日困　翻身踏碎破砂盆

玉上座見之云可為我更頌秘魔杈。師隨聲頌出。玉深肯之，峰聞為之助喜，眚年二十四，是冬就壇圓具，母卒完葬，徧涉諸方，若博山、黃檗、匡廬兩澥，無不扣焉。所至，咸加器重，過金粟，叅禮悟和尚，尋歸三峰峰、開法北禪安隱，皆侍左右，日臻玄奧。丁卯，峰主鄧尉命職堂規。戊辰元旦，與一老宿相拜，次洞明濟上主賓，峰大喜曰：專望汝到與麼地。次日，峰上堂，師酬唱無讓，峰云：獅子兒！善獅子吼命。師為開導，一傾服。偶病，就醫京口，見五州翠巖古迹，喜而結茆。乙亥夏，峰示疾，手書招師，門頭安行者夢二神人掖師而入，峰以師悟處深穩，人品端莊，下手有力，求人不輕，付以從上源流，且證之偈，命繼席焉。師力辭，峰不許，乃受命。暨峰遷化。闔郡紳士請師開堂，室中嘗設三問辨驗衲子。有時云：舉一為用，是討便宜，汝作麼舉？或云：說得做不得，做得說不得，皆秖得一邊。汝作麼生兼？或云：有頭無尾，有

尾無頭。古人所病，如何得相稱去？學者多不契。師以機要鍛煉英靈，而誠心質行，遐邇薰感，檀施自臻，百廢具舉。首建藏和尚、天山塔院，次及叢席諸務經畫。周，復請大藏創閣尊奉，造寶像數十軀，親為指授，梓華嚴方印送名山，流通聖恩一席，遂為三吳寶坊之冠。師常掩關寂坐，非問法者，不輕啟鑰。士大夫造室，不循世數，不及世諦，有識者重之，咸申弟子禮焉。師久屏跡，且三十載，聞悟祖訃千里，奔赴法中，耆宿歎悟祖為有孫，過育王守塔僧前夢一善知識來禮塔預候，而師適至，隨詣天目，掃高峰、中峰、斷崖、三祖塔中峰塔燬於火，庀材復之。甲申乙酉間，城鄉騷動，山湖撼沸，請師避，師堅臥弗去，卒獲寧宇，人皆服。師定力晚益栖心華嚴，常以法界義海示學者，令印心宗，見晉水法師著普賢行願懺，有未該備，手為補訂，務與貫華宗趣合擇地為華嚴壇，精選梵，六時修禮，感佛中夜放光。虞山錢宗伯入山咨决，聆之，讚歎曰：和尚華嚴會上大士也。師疲於應接，欲請靈隱禮和尚主鄧山席遠近，扳留而息。齋金太傅入山，以新北寺古塔請申懇再三師念北寺為郡城首，剎因勉應之。師七袠，緇素供獻悉歸之塔，塔遂襄事舍利現于輪盤，白光經時不散，至今瞻禮者與長干而並重焉，是為己。酉之夏五，旋擬還山，四喧擁，弗釋。至十月，出衣鉢散。十一月，登堯峰，與靈巖儲和尚劇談，兩晝夜，且請主席聖恩，巖以書固辭，師謂曰：靈巖不來，吾亦退矣。兩序以求戒者請師笑云：聊借作滿散道場可耳。期竣入城，別諸道舊。復上塔，禮佛誡職，事毋怠。逸還山，貽書招回，門人妙濟石。二十七日，巡視寮集，兩序諄誨再三，遂率掃萬峰、天山二塔，受常住年齋。至晚，普薦徧禮，悉如往例。事畢，還方丈，且行，且語曰：汝輩各自努力。行者持燈至寢室。師云：從此不煩汝矣。就榻趺坐，若假寐然視之，已儼然逝矣。是日之亥時也。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六。說法三十五載，得法弟子二十五人。辛亥冬，門人奉師全身，塔于華嚴壇之後。先是請梓師語錄，師不許，曰：三藏尚為故紙，以吾言為裨販乎？後因黃龍朗堅請始刻八卷，華頂震別集廣錄十二卷。本山後刻八卷，繼席吼公同石樹諸公以書請予銘師之塔。予念昂歲奉佛吳越諸大禪師，多曾禮覲其間踞獅子幢，作象王顧，雲興泉湧，妙用縱橫者，非子淺見所能測識。竊以為精醇實，鉅細無議，更無踰於師者，悼賢劫之迷歸。憫化城之誰指，微吼公之請予，安敢以拙陋辭而不一伸？愚悃乎爰理來狀而亂之以銘。銘曰：

具區之濱　萬峰如繡
有大沙門　誅茅枕漱
宸翰炳霄　聖恩貽後

法席秋　珠林草茂
届世十一　載起三峰
宗門香像　天際游龍
百層鐵皷　千石金鐘
威音震響　啟盡羣聾
善繼藏聲　返於無聽
石剖玉呈　圓通密證
青州衫頌　語出靡賸
一拜洞然　神人皈命
以以率　以微以精
內敦一實　外鍛諸英
曲細必謹　碩大難名
如珠之瑩　如月之晶
詣極絕言　淨除說辯
行以踐知　更無深淺
久韞山輝　百城重趼
乞法施金　南舟北輦
殿堂鳳翥　寮廡翬飛
閣窩壇塔　妙麗峩巍
檀榡壘列　寶冊雲齊
靈光再著　四傾晞
此以誠感　不期而至
胡彼罔覺　舍己他視
那伽在躬　蛟鱷亡忮
入無礙界　揭華嚴義
圓融行布　六相十玄
普賢行華　文殊智嚴
證無可證　垂手于廛
有情均利　抱識咸沾
豎清凉幢　津熱惱海
鼎列隱巖　同質殊彩
緣盡膚脫　有去無怠
華藏歸根　青山不改
至願難盡　出世功終
慈光雖掩　傳火莫窮
年年梅發　師面重逢
我銘貞石　永照華宮

嗣法門人：巨冶教、德為宗、吼崖石、月航函、佛幢華、一峰徹、幻菴時、文水恬、佛日覺、物外淨、石樹岳、道林至、克初岱、化雨震、魯石琦、仁山震、冰鑑朗、一源聞、梅屋益、石浪樞、肯堂學、朗純、鶴山志、一月印、止菴勇，凡二十有五人。

前太常寺卿婁東法弟子八十六叟王時敏拜譔并書

康熙十年歲次辛亥十一月住持嗣法門人濟石等立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五

鐘部

鄧尉山聖恩寺募鑄法華鐘偈

馮夢禎

佛法寄音聲　文字所宣說
二句秘密藏　能拔諸有苦
佛說修多羅　妙法華第一
純談實相義　權說所不及
一切大音聲　鐘聲徹地獄
聞者悉歇苦　諸天咸拱手
良哉比丘文　發心鑄大鐘
徧鑄法華經　音聲錯文字
一聲一法華　十聲十法華
乃至千萬聲　猶如塗毒鼓
不論聞不聞　聲到悉滅罪
直至於成佛　不出一剎那
仁者大方便　作如是善因
諸佛共歡喜　利益無邊生
弟子曰如曉　與師同發心
如說出十方　身如秋空雲
普勸諸有情　捨慳成勝事
赤銅計萬觔

聖恩寺募鑄全部法華鉅鐘疏

瞿汝稷

鳴鐘拯苦出，增一阿含經及付法藏經，其事著于罽膩吒王及南唐主，而大寶樓閣經稱以秘密陀羅尼書出聲物，凡聲所被，利益生，尤勝吾吳聖恩寺往固有鐘，肅皇之季，為有力者負之。去比丘曇旭欲復鑄以利，且謂鷲嶺微言，惟法華為圓極最上乘，請循大寶樓閣之旨，範鐘以法華全部，其功德當無量謀于予。予稽首隨喜

曰：一切含識心量廣博，與諸如來無二，一切剎海羅列其中，如漚之麗于海。苟惟知六尺是利，則此心聽不踰耳，視不越目，雖聰如師，曠明如離朱所過人者無幾。苟能外此六尺，而以利為心，則我此心諸如來之心。上人初弘是願，三界二十五有，俱已霑溢，法潤矣。若聖若凡，悉涵攝無遺矣！況能念念堅固，究竟成事乎？凡我淨信，有聞是說，隨量行檀時，是心功德廣博，一一皆與上人等，亦與諸如來等，當知互攝互入，如釋提桓因、摩尼珠網、光光交羅，初無少異也。是上人以是唱導，見者聞者，已獲益無量矣。況鐘成而吐一圓頓之音于無窮乎？于是佐以伽陀鼓諸七。曰：

一心具百界　百界具千如
諸師盡度量　不能竟妙義
緣以所可說　說不可說故
洪鐘臂吒時　一音轉法華
乃說不可說　非能言所及
是為法華心　法華所從出
一切有聞者　獲益無有涯
有學超無學　有漏登無漏
提婆聞此音　捨樂入聖地
捺落迦聞此　停苦悟法忍
一音所宣流　機無不被
凡具耳根者　獲聞悉蒙益
稽首十方　願聽如實語
喜捨有量資　妙植無上果

法華鐘樓記

賀世壽

鄧尉，峰巒奇秀，襟帶震澤，寶坊精舍，與雲霞競采，而鐘樓適當左嶺之缺。癸未孟春，余以看梅至山中，於數里外望見觚稜碧漢有聲，鏗鎗出蒼翠叢薄間，如聽廣長舌說法生大歡喜。登樓作禮，又不禁悲，感葢鑄鐘者為曇旭曉公與余游甚久，凡三鑄而始就，當因緣未湊，幾欲躍身於冶竭。一生勤苦，僅見鐘成，而棲鐘之樓，尚未經始。臨末猶遺言鐘樓不訖工，毋得移龕入塔，其願力如此。雖謂此鐘，曇公不壞身可也，乃曇公之願實倡。自紫柏大師

紫柏嘗登茲山知寺，故有巨鐘。嘉靖中為有力者移去，肰謂鄧尉荒凉是繇名器失守必復之。乃顧曇旭，授之偈曰：

沿門乞得萬觔銅　次第靈文鑄七重
一撞一聲經一部　天寒莫怯五更風

維時聊城傅公光宅視學，蜀中曇公走蜀，呈偈已，傅公隨輸銅萬觔還吳，復益十之三[革*盧]鞳設，以鳧氏不勝，任甬衡薄，而銑于厚，不眎其侔，甫懸隨墮。曇公痛心疾首，再募再鑄。及成而考擊其聲，且石且鬱，復毀而改為至於三鑄，乃得完善而聲亦殷，殷然遠徹，九天計聚，銅在萬曆。戊戌訖工於戊午，已歷二十寒暑矣。謁吳中名士，屬人書法華一品，彙成全經，鐫鏤精好。從此鄧尉山頭，晝夜說法，遂於天啟。丁卯之夏，有五色瑞光，隨鐘聲飛出，流至萬峰祖塔，結成寶葢之異。未幾，三峰禪師以弘法入山，爰命麓屏貢公肩鐘樓之役，募造艱苦，凡歷數歲乃成，而朱甍碧瓦，炤映湖山，問矣。三峰謝世，法胤剖石，禪師繼之，宗風大振，叅叩學徒，屨溢戶外，門殿樓閣，次第莊嚴，名器復而名山興。孰謂非茲樓之助，不有符紫柏之記荊乎哉？剖公以余為紫柏弟子，稔曇旭麓屏之勒屬，記其始末謹次之，以備山中故實。若夫法音弘演，與法鐘互答，震動人天，使同入法華三昧，是在剖公哉。

崇禎癸未仲春吉旦

蘇州聖恩寺募建法華鐘樓頌(有序)

吳應賓

葢蘇州聖恩禪寺有大鐘焉，從鞳鏤中，出廣長舌，盡未來際，說妙法華，時節因緣，東涌西沒，於彼吼擊，於此默然，更數十年。而紫柏大師使其上首募蜀銅萬觔復現，大圓空中，師相匪鑄而鍥，精好倍前。勸請伽陀有一撞一聲經一部之句，而岑樓未建，寶杵猶虛。方廣之座，若有待於淨名，而惜其後往經之玄要，秘在希聲，偈之廣長，誰當側耳。屬者三峰大師開宗是剎，一棒一喝，大叩大鳴。如是鐘聲，固已熾然無間，而麓屏高足，復賈毘耶借座之勇行，乞諸方瀹，幸歷耳根，嘆未曾有，而於廿八品布金之檀愧無能為役也。於其行也，說孤起之文，闡重宣之義，讚長者之德，解貧女之嘲舉似諸過量人不妨，偈法華作樓法華用，樓法華作鐘，法華用鐘法華作靈山座上法華用也。偈曰：

我聞無情能說法　塵剎明明百草頭
何况文字妙法華　依鐘有聲而演說
鐘聲了無文字相　以無相故而徧周
一切聲中一切聲　無量義光嘗震動
經能為依鐘所依　二俱無功互緣起
鐘欲懸兮樓乃建　能所交叅亦復然
樓非鐘兮聲不生　鐘得樓兮聲遠聞
諦觀如是妙法華　非樓獨無鐘獨有
鐘之一聲一部經　樓之一椽亦應爾
施經若石若錙銖　施樓若金若木石
供養禮拜讚嘆者　乃至暫生隨喜心
攝妙法華無有餘　三世十方悉平等
我今說此鐘樓頌　鐘說樓說虛空說
願諸比丘諸檀那　疾證法華妙三昧
異熟加持不思議　超聞思脩入三摩
樓以嚴座鐘嚴身　說妙法華無有盡

鐘樓偈

陳繼儒

聖祖御詩　碑於玄墓
景暉燭天　神鬼呵護
名山大川　環擁回互
紫柏老人　笑而相顧
顧曇旭師　親口囑付
鑄法華鐘　幽冥普度
撞鐘一聲　轉經一部
一百八聲　經亦如數
有鐘無樓　終歲偃臥
煌煌法寶　幾委行路
誰續因緣　麓屏來助
戒律精嚴　信於緇素
乃謁眉公　請題募疏
居士宰官　施者金布
樓建鐘懸　髑髏敲破

聲聞九天　門開萬戶
有情無情　聞者超悟
耳根圓通　不思議故

曇旭禪師法華鐘成

釋法藏

三鑄黃金欲捨形　鐘成新勒七函經
雲生殿角補柴嶺　月落鯨音過洞庭
山迥不知何處發　夢勞得幾人醒
一聲六萬有餘字　若箇翻身子夜聽

聖恩寺法華鐘詩和三峰師韵作

周永年

會將經意象鐘形　十二時聞千部經
眼耳尋常容互用　聲光施設在門庭
範金事就僧隨老　破夢功多客願醒
湖外有山山幾折　一音長向八方聽

寒夜宿山中聽法華鐘和韻

王煥如

鈕伏蒲牢倣古形　金光熠奕范蓮經
靜通耳觀心無住　夜落霜搥月滿庭
響入雲中孤鶴唳　聲沉水底毒龍醒
病餘嬾入廬山社　恒返籃輿隔水聽

題法華經十六韻

蔣秋

斯鐘鎔大冶　鏤刻皆精工
繡色有班碧　營結多螭龍
妙蓮華全軸　演出從此躬
畫畫自殊勝　點點多圓通
波撇有旨意　淵淵見心宗
扣則無大小　聲亦無異同
出之遠水上　或播從高風
去來萬山裏　萬山為一空
抑揚隨午夜　涌沒隨西東
怒吼及溫語　人天咸發蒙
湖山草木類　接之自明聰
鐘為法華轉　轉法華者鐘
兩俱不可得　一擊當其中
一擊一轉已　轉轉無終窮
拂身全露布　祖意何洶洶
聲後聲先事　雲山到晚封

玄墓山法華鐘放光贊

周祇

大圓空中大導師　虛圓無我渠本靈
臥士橫敲聲寂滅　聲聲旋轉法華經
俄放光明徧十方　川谷見聞咸清淨
此光本有非外來　心佛生三平等
過現未來嘗絕待　無言無說本無生
生習染醉情塵　舉念塵勞便失
按指發光心量滿　圓成實性了無痕
鄧尉山中僧如曉　募銅勤苦絕貪嗔
鎔冶三火始成就　多刼熏修悲願輪
正因佛性本無二　了因須仗緣因興

本光圓滿非涯際　破碎虛空作證明
見聞獲與斯光者　蒙熏咸植如來乘
永矣堅此菩提願　勤修佛道悟生
生生仰藉法華光　永謝二三歸一乘
普願佛我羣生　同此願海行正令

曇公鑄鐘，十年一鑄，三鑄而就

徐波

物成人半世　願力一何長
金火作之合　天人靜其旁
龍蹲聲自養　佛語扣時詳
隱處青山下　微微近夜床

法華鐘

釋濟玉

金函勒就紺文青　畫架高懸扣不停
兕虎駭聞潛野壑　魚龍喜聽出滄溟
衣珠炤燿山藏月　霜杵頻繁渚墜星
林下衲僧身世澹　髑髏穿處罷看經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五(終)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六

遊記

西山遊記

吳寬

成化十四年五月，光福徐翁用莊，邀予為西山之遊，予諾之，然不忍，獨遊也，則為書招史。明古乙酉明古來自吳江丙戌，舟發胥門，西過橫塘，由木瀆斜橋折而北行。經靈巖，讀宋韓蘄王墓碑，前望穹窿晚，乃至光福首過徐氏，用莊喜客至，見其子玭其孫天顥，更召其里隱士徐孟祥同導予步虎山橋橋南登擅勝亭，還飲其家，夜宿來青堂。丁亥，緣玉遮，入蒸山，謁徐武功墓，循北麓觀眠松遂泛下崦，入銅坑，還泊虎山橋。戊子遊鄧尉山，飲七寶泉，入玄墓寺，憩奉慈菴，登鳳岡而還。己丑，過海雲院，觀連理山茶，讀虞道園百丈泉遺墨已，乃別去。晡時至胥門，明古還吳江，予入城。是遊也，歷四日，舟行六十里，輿行四十里，總得詩三十首，悉錄歸用莊備山中故事云。

遊郡西諸山記(節文)

都穆

丁丑早雲翳，翳布空中，疑有變少焉。日光曈曨，游興勃發，由謝莊西行。復經遊湖南，過陸家港二里，入西[山*匽]水益緩山益近，岡嶺稠疊，橫廻峭拔，呈技獻巧，殆不可狀，而浮圖七級，聳龜山，影落水中。予笑曰：此王摩詰得意筆也。泊泰定橋，登虎山里許。至光福寺主僧聞客至，出速入方丈山峙其前者，名鉢盂，其左鄧尉山也。壁有元人，聯句詩，多剝落，皆不著氏名。其字畫類，黃豫章有墨沼，從窓隙窺之。僧云：傳為顧野王研池，殆或然也。過齋堂，讀唐進士，顧在鎔詩刻，遂上龜山，坐浮圖下浮圖，有巢鶴二見人戛戛作聲，方欲呼酒僧，謂七寶泉，在鄧尉東麓，不三里而近，共出登舟。經東崦已半，淤塞蘆葦，蒲稗生其中，視西崦少劣。至則舍舟遵山，經行夾道，多古梅長松，入僧菴。有雙柿丹實纍纍，可愛上山，行修竹間，有亭憩焉。其後七寶泉，泉生石間，環甃以石，形如滿月深尺許，掬飲甚甘，僧接竹引之，然不知發自何時，且弔陸子之不能遭與，茲泉之不遭也。予索筆題名亭

上，暮還光福方丈。戊寅，至姚家河陸行數里，遊奉慈菴中，故有養閒樓。元季里儒，徐良夫好客，四方賢士多集樓上今亡，獨其扁存堂，背白山茶枇杷臘梅列植左右出僧欲導觀山上泉，不果三里。至玄墓山，從松篠間傴僂而上。山多楊梅梅樹湖山明滅樹間，冉冉如空中行入西塔院小飲，晚院之僧具湯沐宿焉。己卯，自西而南，路多古梅蒼蘚被之如鱗出大道東北千步有長松五株鷹巢，其一度石梁上萬佛閣，南望太湖法華山橫亘其中，漁舟數十，出沒若鳧雁。然而洞庭諸山隱隱，列烟霧間，自北而東，有僧揖入小閣閣，視萬佛十才一二。然所據地高出木杪山四面，環之如玦景。特奇僧飯客，閣上仍出松花餅。客作詩，有不見太湖面目眼前，終恨法華山之句。予不以為然，乃作詩為法華訟冤西行，可百步至僧房，其扁曰天開圖畫，見湖最多，兼見小橫山一抹，由禪堂西南三百二十步，有老僧房前美竹數百挺，與松柏爭長，地窪然下流，嘯詠焉。又西三百步經僧房六，以日暮不及遊還塔。院宿庚辰，僧陪客下山西行，復經奉慈菴，謁宋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其旁有香火院僧盡出斷碑五六橫草，問葐玄墓，至是行四里至銅坑山，其山一名銅井。

遊玄墓記

蔡羽

鄧尉之山長，不知其幾里，負其勝而名吳中者，得玄墓之萬峰寺。甲戌三月十五日，潘崇禮主玄墓之遊，乃從白馬磵出穹窿，南面泥行。田中未遠，而林木起，平野甚適，忽從深林入磵，道木葉蒙密，日光無所漏。泉行樹頭，鳥鳴穴中，林路斜覆，媒引乃通。俄從磵道登高山，忽若開霽，三里一墟，五里一村，煙火相望，還視故道如在淵底。始易綌以褶，尋易褶以裕，如是者屢屢行幾二十里，僅見鄧尉，出於烟際，乍斂乍長，忽又盤結，如青髻立霧中萬峰。寺藏焉求其道，左入右出，陟其岡外，高內深，巖巧而巒秀，峰迴而谷長。長松蔽日，仰不見天。白雲平鋪，俯不見地。殿屋如鳥飛匡間之心恐。客有愛僎上人方丈者飯焉。從方丈望太湖，如在門中，包山烟浮，如落几格。客曰：是所謂十洲三島也。玄墓實以此勝於戲。余包山人也。生長太湖中，不自知其不凡，乃從玄墓，望包山，人皆以為不凡。凡不凡在我顧不自愛哉！飯已僎導客從諸院，或高視物表，或潛行磵中，或循竹數十百畝，蔭坐終日而不思去。天黑不逮歸還湢于方丈，處於維摩榻。明日繞光，福登虎山，橋由海雲看茶屏返自官橋，則出於穹窿之背矣。

春遊偶記

楊文驄

自癸亥春客湖上探梅，西溪友人從萬頃香雪中語我曰：吳門鄧尉山梅花四十里。較此，則三山之與名嶽，洛神之與夷光大有仙，凡隔不可失也。緜是夢寐花神十有六年，無日不作春想，無春不作遊想，而鹿鹿魚魚憂思不折。逋此良願，甲戌乞一氊於茸城，去此一衣帶水，乃三年拜跪腰膝，為黃蘆屈，而不能為梅花屈，不特陶元亮掩口捧腹，余亦何以對此面目耶？丁丑復歸雲間，意欲一了山水朋友之緣，請自鄧尉始。戊寅正月三日，拏舟，過婁水達江上，修拜謁故套。十一日，抵金閶童千仞，艤舟相待，遂訂游事。友人汪爾康程穆倩抹厲以須，而衲子利根，久居玄墓，因拉為先導焉。十二日，舍余敝舟合千仞，輕舟以進，風清日麗，澹蕩可人。出懷胥橋過橫塘，看兩岸諸山，山頂有墩垛，累累數武相接者，皆傳為吳王斥堠處也。噫！狼烟何在？虎帳空悲，反不若寒枝冷艷，年年動人熱，想忘情學草木，古人蓋有遠思哉！再入轉幽溪橋，錯出空青撩人草香路細，舍舟登陸者久之，不減在山陰道上。午餘木瀆，舟出橋下，水淺膠舟，詢土人買小舠至善人橋，而明月已落杯中矣。橋邊有小菴，菴有廣陵僧急問花信，則曰：東風吹萼，十綻二三，雖未及爪，然已是嬌羞學舞時矣。余不能待，意欲乘黃昏月影，一索暗香，急趣解維。而菴僧有危語，舟人有苦語，奴子有怨語不聽，急去之月，嚴人靜謔浪中流更盞更酌漏箭約三下，看太湖如掌流入胸次而花依山麓，襲襲送清烟靄中，不知狼藉過幾千樹也。將達光福橋，見小艇掠舟西去，從人疑之，余語千仞曰：安知非放？鶴林逋傳書，柳毅乎抵岸就寢，而魂夢已在七十二峰頭矣。十三日晨起，舟不能達寺前，遂於橋畔覓笋輿東行，舉目無凡草，唯有長松修竹相，為隱見應接，俱疲心神若醉過汪墓少憩之。諸友遞相後，先如人玉峰，各載所寶安意此時是碧瑠璃世界也。登輿半里過放生院，左折而北入鐘樓訪麓屏巍然傑閣，是大法幢。茶畢，登殿禮佛，過四宜堂古桂栖簷湖水就案，是文。姚兩先生讀書處所謂鄧尉山房本蔚禪師所開後，斬式微蕩，為民有然。讀書於此者，皆如有物，憑之不能終日。文姚兩公獨處無恙，皆獲大物去。兩公心動，知是佛地，勸舍入寺，意謂復此，古德非善知識，不可共迎。三峰老人入山而玄墓中興，遂自此始。余初入雲間，潭吉師屢勸余早叅和尚，恐遲則無及，余以俗縛乃慳此緣，今惟以瓣香頂禮，致仰止而已。雖然，三峰具在，見與不見，何與焉？周金剛謂：塔長三寸，吾當再來，而寺僧終日看塔骨不幾，劒去而鑿舟

耶？因退而作禮塔詩過方丈晤堂頭剖師及四弘三關，皆三峰高足茶，飲而罷，轉而上看天開圖畫余意，自入山處處，是此四字，若指某地而實之，則又鑿矣。汪爾康間，道登半，大叫奇絕，謂余不登峰頂，終是缺陷。約飯畢而往出寺左，折麓屏強，余看假山，余曰：吾志在大烹，不屑此一臠矣。舍之扳援而上達山後靜室，主僧好潔，折竹為楹，一塵不到，跏趺石上，俯弄北面。諸峰俱在下界，出菴門望峰頂猶在，雲際千仞，病不能上，意欲中輟。余與穆倩爾康先登兩僧鼓千仞餘，勇亦次第。至天風怒，飛淒清，四顧湖波三萬頃，至此遂無遁情。峰七十二，至此亦無隱。相遠如陽羨、如苕溪、如畫溪，皆知是此湖之襟帶而南也。近如東西兩山，如陽山、如米山、如漁山，皆此湖之枕藉而周也。再近如董墓、如管墓、如茶阜虎山橋七十二峰閣竹塢，凡梅花盛處，皆此湖之光影所接也。萬峰深邃，恍坐蓮花水上，不知何福消受耳。千仞欲回舊路，穆倩不許，發兜子先歸，以示燒絕棧道之意，於是御風而行，如在天上。左右直視，香氣氤氳，大約有數十里。嘗聞徑山竹盛，題為竹海玄墓之梅，余亦欲以梅海贈之，逶迤峰上，自下仰視。不幾向蜃氣樓臺中行耶，盤旋五里許，仍下山，入光福市。到虎山橋，而榜人推蓬相候載月衣雲，尚有花氣，游事竟矣。乃月下與諸友舉杯相酧曰：請以山中之權式序在位，則是山也，當以兩湖為第一，梅花次之，松竹又次之餘不足錄矣。山無水則燥，水狹則淺，玄墓以百里起，遂能狎主齊盟，使天下諸山包茅輯瑞，則論功列土洞庭君寧不受上賞乎？至于蛾眉黛綠，歌舞三千，弄雪承霜，水十萬，通侯之爵花王正笏而受之，無忝也。乃若龍鱗千丈秦封耶？龍種萬竿淇澳耶大夫君子，均無素餐之誚矣。不僭不濫，無枉無狥，授彤弓於一日，藏綠字于千秋，深山大澤，實聞斯言。月御花神，共欽是語。余之放浪于茲游也，庶不負十六年相思萬斛也哉！諸君皆以為然，遂援筆而記之。

卷之十六(終)

題詠

舟中望鄧尉山(此下係之「山」)

鄭元祐

卧枕船舷詩思清　望中渾恐是蓬瀛
橋横水木已秋色　寺倚雲峰更晚晴
翠羽濕飛如見避　紅蕖香嫋似相迎
依稀漸近誅茅屋　雞犬林蘿隱隱聲

鄧尉山次韻

張適

城西佳山水　不到倏兩秋
偶離城外跡　遠泛雪中舟
况得良儔共　放歌蕩中流
登眺誓非極　茲行弗云休
落葉下空渚　征鴻度遙洲
只尺接幽巒　仙人屋上頭
逍遙俟我至　環珮風翛翛
境勝恍超世　愒此復何求
攀蘿躡飛嶠　窮探恐清游
未工康樂吟　已發劇孟憂
樵翁欲邀返　白雲奈相留
琴樽亦眷戀　猿鶴復綢繆
窮竟日樂　庶愜平生幽
夕陽逐鳥歸　殘鐘斷煙樓

又

倪瓚

雲臥雨聲集　庭樹色以秋
身同孤飛鶴　心若不繫舟
燕俎登松菌　匏樽[(奭-人+大)*斗]礪流
芳蘭日凋瘁　吾生行歸休
不作螻蟻夢　遊神鳳麟洲
青出澹相對　白髮忽滿頭
仙去雲冉冉　鳳鳴竹脩脩
諒哉伐木詩　鳥嚶尚相求
居吳二十載　未及茲山游
君才如鮑謝　摛辭亦云優
懽然敬愛客　能不為爾留
桑土夙所徹　戶牖何綢繆
地無車馬塵　路轉岩穴幽
晴引飛孋　回望林間樓

過鄧尉山二首

楊基

隨意扶笻入遠林　紫藤花落逕苔深
山中莫道無音樂　一片鶯聲在綠陰

浮雲載山山不動　春水煮茶清午夢
綠蘋風起恰開帆　數聲啼鳥來相送

與諸友燕集玄墓

王汝玉

與子乖游久　年華幾度更
寧知在茲夕　忍復敘幽情

山月含秋影　風泉急遠聲
相看吟坐久　中抱有餘清

與駱蘄州驥沈石田周馬清痴愈同遊玄墓，夜宿萬峰精舍，因成十二韻

徐有貞

山水為我癖　平生不厭遊
每遷康樂屐　時泛米家舟
石磴穿雲遠　林扉入洞幽
問途從野老　結社集緇流
自喜逢清世　誰能免白頭
夢空千代事　吟破五湖秋
嗜酒憐彭澤　叅禪悟趙州
徑開招二仲　亭搆擬三休
畫與天機會　詩將險韻酬
蠡應羞霸越　良也幸封留
邀月聊停盞　臨風獨倚樓
求仙閒是　何必問羅浮

山樓雨晴，同諸公臨眺具區林屋，景象天開，遂成聯句

湖上雨初晴　分明見洞庭(驥)
天光回映白　山影倒舍青(有貞)
水鳥依清淺　風颸度窈冥(周)
酣來豪興發　吹笛與龍聽(愈)

玄墓山紀遊

張靈

玄墓名山久注思　不携間伴是春時
隔窓湖水坐不起　塞路梅花行轉遲
清福可教何日領　閒情曾有幾人知
漫收形勝歸村館　夢裡烟霞亦自追

登萬峰絕頂

周用

久辦登山興　萬峰勞一攀
天低雲閣雨　地迥水浮山
魏闕江湖上　吳田秔稗間
平生有心事　應厚此時顏

九日邀高戶部周道長遊玄墓

朱寔昌

自入東吳又八年　寒花開對泬寥天
舟檣五鼓滄江度　砧杵千門夜月懸
雲氣已開玄墓曙　霜威先淨太湖烟
孤臣賸有登高興　欲望清光北斗邊

吳中諸山，玄墓為勝，辛巳五月與襄弟同登，興二首

盧雍

昨日登山俯太湖　已誇身世入蓬壺
爭如今日湖還賞　此是天開畫圖

與師陳夜宿玄墓山下

黃昏初繫舫　衾枕納清風
僧磬翠微杪　野禽燈影中
雲多山壓樹　月淡水浮空
莫道未登陟　煙霞夢已通

登玄墓

王寵

天鑿東南山　秀出芙蓉片
萬峰入雲端　鳥道懸一線
竹色炤人衣　桃花映人面
烟嵐暗松杉　采翠飛宮殿
金磬忽冷然　鳥背明於電
忘却靈巖嶺　怪底江山變
憑虛神欲飛　久坐心猶戰
老僧具袈裟　指點諸山遍
法華掌上螺　太湖天外練
鸞鳳勢迴翔　驪龍珠隱見
我欲解儒冠　塵纓若羈纏
况復春花開　千林落香霰
何當投此山　寧問羅衣賤

次韻王履吉登玄墓

湯珍

霽色麗春光　雲霞落成片
嵯峩萬峰山　澗道絕飛線
異草未知名　珍禽初識面
行遵狐兔跡　却入青蓮殿

返炤漾平湖　紅光走金電
屹然雙洞庭　對壘陣不變
諸峰七十二　列戟欲相戰
天開西南奇　顧覽畧已遍
春花笑碧桃　春服明白練
飄飄赤羽輕　冉冉紫霞見
逍遙凌太虛　灑落失塵纏
孤磬響松間　天花散如霰
俯視萬象墟　陟覺下土賤

玄墓書事

方太古

最愛青山藏白足　雪花松影炤清癯
銅盆供日當香案　竹筧通泉到淨厨
却中野人春睡穩　可堪工部夜吟孤
十年載作梅花夢　欲泛扁舟到五湖

嘉靖丙戌春三月十有六日，予以巡撫之暇，與鄉

衮閣學吳白樓、中丞毛礪菴、盛值菴、司成陳葦川、太守皇甫世庸、中舍王子貞，仝登玄墓山觀太湖，輒賦一律，以紀其勝

陳鳳梧

玄墓山頭望太湖　湖光瀲灩半虛無
洞庭縹緲雲峰隔　烟雨蒼茫晚炤疎
風送波濤浮萬頃　天開圖畫壯三吳
同游多枉名公駕　吟對滄浪興不孤

玄墓

伍餘福

千蜂盤錯太湖空　曲曲禪房有路通
到此儘多投足處　謀生何必買山銅
寒梅歷雪僧俱老　寶劒臨風客自雄
十載一遊如作夢　夕陽猶記問漁翁

夏日登玄墓

陸倖

百里尋幽去路長　千峰蒼翠接林光
太湖浪捲羣蛟舞　六月烟生萬竹凉
龍藏護雲金界淨　天花飛雨客裾香
斜陽更訪高僧跡　松影泉聲繞客牀

登玄墓

顧聞

春日開玄境　桃花燃翠微
山雲衣外捲　湖鳥鏡中飛
對雨禪房靜　談經客慮稀
諸天已昏黑　吾意澹忘歸

春日同潘崇禮宿玄墓

蔡羽

春杪百藥消　松柏獨含滋
朝輿指遠山　山遠行者疲

旋崖御雲師　飛壑驂風騏
諸天盡超勝　次第迂館池
藉搏欒綠　復蔭三花枝
出入兜率宮　靜肅雲日眉
長烟引包山　高攀歌紫芝
山空紫芝老　世遠丘壑卑
冰炎本異境　此地應付誰
上士悟塵鞅　浮豫及佳期
佳期容易失　支公勿復疑
載歷中條捿　曳杖遲所知

拂曙度光福尋玄墓

皇甫涍

谷口望未引　前林煙色滋
寤言明星夕　獨向青山時
稍稍峰出　熒熒孤月隨
遙過石梁去　庶以邈心期

始登玄墓

皇甫汸

鄧尉開山久　輪王結宇深
湖光同練水　梅樹珠林
客興乘春霽　僧齋過午陰
望中枝勿剪　無礙是禪心

登虎山橋，陟銅井，入梅林，投鄧尉

梁辰魚

暮宿東湖湄　朝遊怯登頓
結伴遵平麓　步步入幽勝
巖轉徑始　地僻塢更盡
梅花遍村落　山色相炤映
樛枝浸迴溪　疎香墮危磴
盤紆湖南路　松風起清聽
數里到蘭若　禪門閉花徑
古殿響夜鐸　空林發春磬
重湖臨翠微　波明遠山淨
落日浮洞庭　雙峰列明鏡
懷古慨子皮　扁舟每游泳
始知獨往事　不與塵世競
悠悠林巖中　可以謝名姓

秋日重登玄墓

釋可

覽勝攜高侶　捫蘿謁梵宮
千山飛片雨　數載寄孤踪
空翠鳴疎磬　波光炤遠峰
烟霞誰愛客　相送有支公

遊玄墓山(鄧尉山寺廢復立，山半掘土得奇石，人呼為假山)

申時行

鄧尉空山半草萊　遠公新社結樓臺
雙峰穩壓波濤出　一鏡長涵島嶼開
歷落布金還舊觀　巃嵸斲玉起沉灰
秖憐桂樹能招隱　不為梅花載酒來

玄墓

顧大典

紺殿倚碧岑　澄湖相映發
鑿石見崚嶒　却疑山有骨

遊玄墓

高攀龍

春至百蟄作　吾亦難幽居
玄墓梅萬樹　茲遊豈當徐
出門日以遠　塵事日以疎
終日棲花間　志意常浩如
入俗苦不足　入山覺有餘
以此成荏苒　欲歸還躊躇
吾性最所適　終當期結廬

冒雨遊玄墓

發興上籃輿　賈勇著芒屨
尋花欲乞命　豈為風雨怖
冒雨發龜峰　穿花到玄墓
參月橫清晨　玉雪蔽行路
霑濕聞雨香　登頓入花霧
初疑雨妬花　轉為花惜雨
梅亦愛清妍　裛雨如含露
孤標宜輕寒　靚粧倚薄暮
清遊未可忘　幽興誰與訴
秉燭坐三更　共出寒餓句

登玄墓山遊天壽聖恩禪寺，寺新賜額，從碧潭

禪師請也(此下係之「 寺」)

王越

萬峰形勝出塵埃　中有名僧惠遠才
佛法早從三藏得　聖恩新自九天來
蓮花刻漏金壺滴　貝葉翻經寶藏開
到此宛同廬嶽景　諸山空說舊香臺

入聖恩寺

吳寬

高登鄧尉山　遙入聖恩寺
老僧具衣屐　出門迓予至
落落長松門　一逕獨深邃
鞳鞳鐘磬聲　鳥雀少驚異
仰面睇山腰　殿宇危若墜
長松掃清風　修竹自為篔
結夏四五人　趺坐更無事
樹密山果懸　草深井泉秘
旋登小樓幽　洞庭正相值
洋洋太湖波　兀兀林屋翠
始知山中　此寺畫笥
昔聞萬峰老　卓錫據茲地
道行孤絕　遺言有高致
化去動吳人　金帛爭布施
歲久骨當朽　遺容未全敝
禪堂晝仍開　向來乏供饋
惟餘佳山水　不改太古意
磨崖紀勝遊　吾當一題字

宿聖恩寺

沈轔

白苧凉生萬壑秋　為尋禪寺愛清幽
紅塵黑業庭前少　綠樹青山檻外稠
洞虎受降嘗俯伏　野鷗逐浪任飄浮
名山勝景僧多占　那得人間半點愁

聖恩寺

王鼎

馴鴉驚客散　種竹與人齊
春色閉門靜　泉聲就枕低
兩山何似裂　一劍不空提
亦愛全身地　誰能學馬蹄

又

楊循吉

尋山行數里　自欲展微勞
回望太湖濶　仰睇青磴高
松聲洗塵耳　雲氣襲練袍
何不歸來隱　浮生甘二毛

宿聖恩寺

朱寔昌

洞庭湖濶三江會　玄墓山高萬木森
天到重陽偏應候　世無風雨似多陰
虛堂鐘韻吳僧梵　寒榻鷄聲楚客心
浪湧兼天昏黑到　故留一宿了登臨

登天開圖畫

程南雲

萬頃波光湛碧苔　畫圖千古鏡中開
阿師受用知無限　一脉源頭活水來

碧炤軒

皇甫涍

森沉轉幽徑　遠近含澄輝
秋色初曙　孤軒當翠微
玄言應虛籟　宴坐發清機
繕性從茲適　邱中無事違

登萬峰佛閣

彭年

高閣虛無裏　千峰紫翠紛
雲帆天際落　烟鳥望中分
祇樹鳴蟬夏　琱簷宿鳥曛
山空禪誦杳　清梵隔林聞

錦上人西堂有作

陸百川

滿山微雨竹烟昏　路轉桃蘿又一村
石燕避寒春落子　籜龍驚暖夜添孫
危峰壓殿天初迥　缺沼當岩水半渾
願向西堂分半榻　禪翁莫厭客敲門

己丑歲過萬峰道場，拈五韻寄文起、孟長二太史

釋法藏

千巖法脉國初來　聖祖恩碑半蝕苔
列嶂擁身屏畫展　具區當面淨瓶開
鐘敲響雪三洲浪　閣浸空香萬壑梅
多世憶曾湖上住　野雲邀我又重回

題鄧尉山聖恩寺

周永年

向惟存勝覽　今廼復禪棲
山色睡中主　湖光悟後迷
秋香聞滿院　翠竹見菩提
秖是心難肯　何妨物不齊

又

釋僧叡

擁節登危舊有篇　湖山佳處未容傳
千帆南去通吳會　百嶨西來帶楚烟
悵望松杉迷倒景　熏風殿閣倚嬋娟
高皇翰製稱難和　見說霄光紫極邊

重遊玄墓憶碧潭清長老(成化五年十二月)

韓雍

湖山如此世希有　况復秋高煙霧空
老我重遊尋舊景　入門何處覓清公
天開圖畫滄浪裏　人望樓臺錦繡中
若憶歸來心未遂　羞看短棹駕長風

春夕宿萬峰高閣留贈敬堂長老

陳霽

披雲上翠微　春山縱芒屩
和明變林姿　菲菲陽卉灼
濤驚風繞松　泉鳴雨飛壑
躡磴石多欹　攀岩葛猶弱
空翠拂人衣　攬之不可握
荒基漫苔痕　幽龕翳蘿幙
巨浸空潛蛟　層厓樹巢鶴
字古壁糢糊　禪枯燈寂寞
波游揚素帆　雲臥棲香閣
睠茲山澤癯　外物徒濩落
紉蘭擷瓊英　斲筍裁冰籜
思遠境偏奇　玄悟情無着
願隨王子喬　吹笙向寥廓

贈味閒禪師

顧鼎臣

萬玉青林表　依然見遠師
貝靈翻葉葉　蓮漏滴遲遲
壽域添黃耇　名山見白眉
身心兩無礙　自在到期

游聖恩寺，贈曉上人，鑄法華鐘成

周祝

七軸憑三鑄　經從鐘裏聞
已知緣法熟　全得願香熏
桂院餐金粟　梅林臥白雲
春秋好時節　半席可容分

過鄧尉謁三峰和尚

文震孟

臨濟曾傳第一宗　葛藤掃盡見機鋒
觀於水月皆心印　悟到風旛散講鐘
行化爾時居鄧尉　挂瓢當日住三峰
神通無量身無際　狂象能調制鉢龍

癸酉，守毘陵時，得侍萬峰漢大師杖拂，兼捧梅邊

十二偈，念不去心。乙亥，對顧伯平遙禮之，呈二偈，上求印可

洪周祿

未生父母目前關　一句長行粥飯間
擊竹聲前先說破　瓣香遙禮大山

西來意旨別峰奇　不向曇摩面壁時
三拜遠伸千嶂外　問師誰髓復誰皮

崇禎乙亥八月，重遊鄧尉，見麓屏師苫棲鐘樓之傍，憮然有作

張世偉

余本城郭人　偶居山中久
親見鑄鐘始　兼規置樓阜
鐘鑄三乃成　樓址培仍狃
去茲三十年　傑搆忽而陡
小扣或小鳴　大扣大吼
周廻鏤蓮經　捧經不須口
感嘆妙功德　從古未曾有
撞畢輦施錢　酒胡稱不朽
書生抱空質　徙倚徒垂手
天風颯颯來　念此苦棲叟

聖恩寺觀萬峰祖師鉢

周永年

座滿人咸飽　厨空日漸炊
逢緣索米處　虛往實歸時
挂項同肩負　垂腰似碓篩
尋常重應器　洗罷但教持

釋弘成

乙亥仲秋廿二日，會剖石法弟開堂鄧尉，重繼祖席，凡諸兄弟忝同付受之列者，瞻被末光，協揚大道，作詩為賀。

金襴囑付自師前　此日全提展法筵
蹟茂龍峰知玉韞　法同鳳嶺得珠聯
重開日月燈幢上　舊有湖山杖履邊
好沐聖恩光祖道　一新槌拂調獅絃

丙申正月，偕蒼雪法師、愚菴和尚，及張靜涵、李灌

溪諸君子到山，春雨連作，梅花盛放，坐華嚴閣，烹泉分韻

釋弘儲

法門兄弟老來稀　結伴偷閒謾道非
行到雪深迷去路　回看雲起失前扉
百尋樓上聊傳茗　萬仞峰頭獨振衣
細嚼寒香沁心骨　可將清瘦敵癡肥

和前題

釋讀徹

南朝古寺訪遺踪　華藏圖開二十重
說法了然無一字　接機直指有圓宗
雪深不辨梅花國　路斷遙聞鄧尉鐘
早已南詢叅徧處　德雲只在玅高峰

答

釋弘璧

滿座羣賢訪道來　且登山閣共徘徊
雨中嵐翠添新色　湖上梅花正盛開
會意不妨談道玅　揮毫只合讓英才
雲山此日慚為主　快讀鴻篇實壯哉

過玄墓謁萬峰禪師影堂(此下係之「塔廟」)

梁辰魚

寒殿秋山裏　林巖木落時
雨侵獅座蘚　風墮鶴巢枝
寺古有衣鉢　堂空無住持
松房讀書處　猶見舊題詩

禮三峰和尚塔

楊文驄

去住任卷舒　天地不能位
歷歷拜吾師　死生詎云二
昔日見聞人　誰能棄一字
大哉慈悲心　掉臂靜相示
見與不見中　何者是趙幟
我生寄洪濤　中年百憂萃
習性苦糾纏　展轉悉諸累
亦欲空此心　心靜復生意
縱使意識忘　冥頑無一事
茫然進退艱　三歎自生愧
靈光愍愚氓　炤耀及深寐
梅花裊孤香　萬竹靜生翠
庭前柏子叅　豈必非此義

此名佛恩　吞聲滌腸胃

禮漢月大禪師塔

薛寀

海內趨仰　矧予舊盟
此東家丘　洵古先生
五木舍衛　聖恩化城
十年夢到　再拜淚傾
起視巖阿　儼師儀刑
草樹芽柮　鬖髿頰盈
眉掀鼻竪　湖流有聲
洪鐘晨夕　代師鐸鳴
迄今未往　陟降在楹
予來實遲　公則深情
桂馥廣除　高峰月橫
三四龍象　談笑迭迎
不聞虎溪　有此德音
山氣長窅　波光自明
吾所挹公　匪以其名
久而愈馨　孚予以誠
遡昔週甲　予旅帝京
或徵予言　神與偕行
盍我慙遺　滌慮趨承
震威一喝　頑骨頓驚
如何悵隔　徘徊頓纓
竹深三宿　石田可耕
何以似之　八月湖平

禮三峰和尚塔

熊開元

末後雙趺　西歸隻履
一二二三　亂雲堆裏
如何是老人向上全提
舌頭一具　撐開長夜之天
塔石如拳　吸盡千江之水
漫沉吟　休比擬
試觀博地凡夫　可有眼睛牙齒

聖恩寺禮三峰和尚塔

楊士修

日高山霧開　山夢忽然醒
梅花千萬株　參差露光影
遙看一片白　雪海波千頃
院宇久廢沉　次第得精整
古像開慈顏　侍衛現勇猛
興復端賴誰　吾師神炯炯
洪鐘晝夜鳴　草木多似警
稽首寶幢前　竹篦正嚴冷
嶺梅遍地香　如何能有省

庚辰春日入山禮三峰和尚塔

于鑒之

誰向機前證五宗　却來末後禮三峰
香飄異域初驚鶴　蔭寂深山幾化龍
隻履憑將波月駐　雙趺宛在陞雲封
秖今幽對如何舉　灩漾明湖一點鐘

庚戌春日雨過鄧尉，雪夜宿還元閣，哭剖老和尚

鄧尉看梅，得烏字(此下係之「 梅」及「 楊梅」)

黃習遠

青芝開萬樹　玄墓繞千株
藉亭臺勝　况兼山水殊
遠風香出谷　斜日影侵湖
廢圃看還有　何村望去無
絮雲翻布地　花雪不迷途
漸暝幽生白　微瑕偶集烏
傍霞渾欲染　寫月孰為圖
璇室迎青女　瑤池浴素姝
粧成春在額　夢斷冷侵膚
條勁生蒼蘚　英殘露絳柎
折多頻寄遠　擇巧半裁枯
庾嶺人難到　孤山地已蕪
明年花裏醉　應不待相呼

次黃山人鄧尉山看梅韻

申時行

不淺羅浮興　貪看庾嶺株
曲巖林轉密　深塢境全殊
綽約分姑射　微茫接太湖
天清開黯淡　月白浸虛無
晻曖雲垂幕　飄揚雪載途
芳心疑罥蝶　瘦影不藏烏
破萼微添綠　含苞細染朱
折殘懷隴使　粧罷想吳姝
風遞香生陣　霜凝玉作膚
九英標異種　百卉讓寒柎
遠墅裝成綺　奇枝摘欲枯
氷壺收麗景　瑤島借清娛
誰續狐山詠　逋仙似可呼

鄧尉山觀梅

王衡

檻外平湖匹練光　鬣鬖梅塢共低昂
茫茫十里晴嵐白　隱隱于林水月凉
雪裏人家兼浪湧　鏡中魚鳥媚花香
緜來未踏江干路　庾嶺揚州漫短長

緜玄墓歷長旗盤螭尋梅茶山

熊開元

勝事逢場未有窮　南山興嗇北山豐
衣沾石蘚隨人綠　雲鎖樵蹊信步通
黛色各家收夕炤　梅花交臂語春風
眼前此意向誰共　湖水悠悠碧滿空

玄墓山探梅

袁樞

看梅無過來玄墓　一望山椒遠近同
弄日輝光何淰淰　隨人馥郁自融融
渾忘俗世多塵累　祇覺仙都有路通
不信羅浮還勝此　隄防午夜夢魂中

聖恩寺前看梅

周永年

濃陰忽破出湖天　霧散煙姿分外妍
松挺半身晴雪擁　山開三面白雲
香國裡人來去　起信風中鳥倒懸
更喜水光相映發　橫斜疎影托波傳

薰楊梅

沈周

摘落高林帶雨枝　碧煙蒸處紫絫絫
肉都不走丸微瘦　津略加乾味轉滋
烏口奪生鮮恐爛　龍睛藏熟久還宜
珎殽品作楊家腊　報寄須當費我辭

憶楊梅

盧襄

北方地冷無南果　最恨楊梅未得嘗
極目杭山涎欲下　移家聚塢未能忘
若論帶雨千金直　誰為和氷萬里將
此日吾鄉不惡　紅鹽紫顆寫筠筐

楊梅

王醇

仙露凝寒深紫痕　誰家最美在雲根
亂收色但隨鮮市　晚熟甘纔異別村

病客心躭將去郭　筠筐日饋不離門
高眠似了山僧約　碧岫無勞幾日昏

又

王世貞

吳筵餖飣應無限　不及楊家種最奇
焰焰晴空燒靺鞨　澄澄嘉露滴胭脂
虛勞驛騎傳桑椹　忽憶氷盤薦荔枝
散髮空林三百顆　可如金闕拜恩時

食楊梅

葛一龍

入薦推盧橘　論交可荔枝
墨雲塗一色　朱火鬱三時
西子塢中好　鄧尉山北遲
空教氷碗對　轉渴故人思

己巳春皇帝南巡吳郡幸鄧尉山駐蹕聖恩禪寺，特賜御書帑金恭紀。

聖主巡遊地　珠林玉四圍
湖波千嶂合　磴道五雲飛
竹翠迎行輦　松聲護衮衣
暗香浮羽蓋　疎影拂龍旂
方丈諸天拱　招提化雨霏
梵宮施寶座　佛日庇皇威
宸翰題青壁　奎躔耀紫微
神人胥感悅　緇素共瞻依
德意今何遠　恩光古所稀
侍臣慙企望　相與戴春暉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顧(汙)謹撰

泰階六符如掌平　天地得一皆清寧
登三咸五邁千古　帝德蕩蕩何能名
玉輦東巡輯五瑞　歡聲萬里騰吳會
省斂漁樵識冕旒　捐租畝霑汪濊
吳江東來連巨區　峰巒矗矗青芙蕖
中有招提絢丹碧　中天樓閣仙人居
寺門匝匝煙嵐鎖　曲港迴汀抱村塢
三秋朱橘不論錢　九夏楊梅賤如土
就中梅花尤最奇　千樹萬樹壓枝低
山僧杖錫出門去　雪堆香海春常迷
萬乘乘閒一遊豫　回鸞更指香濃處
樹拂旌旗鳥不驚　光生草木春先至
寶網珠林向日開　亂香叢裏六龍來
羽人樂奏依雙樹　天女香焚徹九垓
一燈獨接南宗席　煌煌天語人天識
內帑分將布地金　行宮下駐安禪室
載錫扁榜光璇題　鸞翔鳳翥煙雲飛
二曜可三緯可六　一灑元氣何淋漓
小臣摩挲三拜手　聖藻昭回古無有
寶藏金剎比河圖　佛日皇基同不朽

詹事府少詹(臣)歸(允肅)謹撰

象教流傳久　今仰聖恩
金輪消積凍　紺殿啓朝暾
春滿高低樹　香霏遠近村
鸞旂承露展　羽騎若雲屯
覺海沾仁澤　諸天擁至尊
爐煙飛縹緲　寶月對黃昏
濟水從今濶　雄峰終古存
清光團鳳尾　紫氣護龍孫

勝義摽辰極　宗風欽帝閽
宸章晉梵剎　長此照乾坤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修撰(臣)陸(肯堂)謹撰

江漢朝宗日　烽烟釋堠年
華山散馬去　渭水釣魚前
履泰思遊豫　觀豐愛力田
龍旂萬乘出　鳳吹後車聯
路入吳天暖　春歸澤國先
濃香梅嶺過　修蔭竹林穿
花雨黃金剎　衣珠白足禪
林鶯邀晚蹕　山月待霄躔
華鬘諸天肅　蓮燈法座懸
奎章灑宸翰　寶地布金錢
民瘼詢三老　堯聰達八埏
捐租嘗顧問　減賦並安邊
徧野歡聲沸　南巡歌頌傳
蒼生還望幸　歲歲翠華旋

翰林院庶吉士(臣)沈(宗敬)謹撰

宸遊來翠輦　訪俗托觀梅
香與鸞旌動　枝隨羽葆廻
皇情滋化雨　法鼓散輕雷
佛座端諸相　天宮有辨才
璇題瞻睿藻　龍翰重瓊瑰
從此深山曲　祥光映九垓

內閣中書(臣)張(大純)謹撰

春日過靈巖元墓看梅，同吳志尚、心壁道人，兒至六首

花事盛江南　看宜蕊半含
春風吹小艇　遠岫送晴嵐
野店經行好　精廬取次探
提携雙蠟屐　謝客未應慙

千載吳宮蹟　青山未陸沉
廊空傳響屧　臺聳罷調琴
懷抱江湖入　登臨感慨深
迢迢香徑在　白鳥下波心

斜陽照山麓　皷枻向長河
崦裏梅花放　人家酒旆多
溪橋聊待月　畫舫忽聞歌
烟水迷濛際　幽香幾陣過

小泊太湖尾　高眠領香
凌辰扶竹杖　結伴入僧房
仙梵雲霄落　宸遊礎壑光
相思今一寫　倚檻對漁洋(謂王阮亭侍郎)

未嚼銅坑蕊　還看隧道花(董潯陽墓)
山瓢挹氷雪　風袂罥槎枒
危石閒堪凭　遊人靜不譁
誰將補之筆　貌取此幽葩

最是吾家山　千林一望閒
淺深花遠近　上下鳥綿蠻
勝友此為別(時志尚還錢塘心壁還廬山)　官衙仍獨還
呼兒編蒲草　將句寫孱顏

癸未仲春二十二日，泊舟楓江，恭送聖駕

風雷除道翠華旋　四海謳歌膏澤年

莫謂白雲深處臥　說禪兩奏至尊前

其二

乘風衝浪候江濱　天慰羣黎緩紫宸
兩岸綠楊凝雨色　[毯-炎+監]輜毳衲捧絲綸

丁亥仲春，迎鑾恭紀

金勒長安度曉霞　重疏禹績頌無涯
鑾輿到處春光麗　開遍江南二月花

其二

草衣木食戴君恩　宸翰光昭淨域尊
懿旨巡行盛典　嵩呼岳舞滿郊原

其三

天氣初和水勢寬　黃淮從此慶安瀾
遙瞻紫陌來仙仗　一統名山作大觀

其四

望裏新晴瑞靄重　千官環佩動疎鐘
花明日麗旌旗繞　柳岸鶯啼黛色穠

御賜參果謝恩(時在高旻寺)

珠林暉映翠微中　寶塔莊嚴輦路通
重譯梯航呈果異　高旻詞翰拜恩同
雲開帝座香凝碧　鐘靜禪關燈遍紅
白首欣承仁澤最　薰風一曲奏何窮

釋濟志撰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八

雜文

本志

柳河東有言：遊之適有二，曠如也，奥如也。吳中名山水可游者累數十。大率孤夐者，乏平遠之觀，娟秀者，鮮幽遐之趣。所謂曠與奥葢恒病，其不相兼也。廼惟茲山，實稱其美，所以使玄學棲遲，高賢賞寄，亦不虛得矣。爰志其槩，而諸山之附屬者，並牽連書之若太湖，則此僅當共一隅，又已有紀錄者，故不著。

泉石

名山淨界，靈氣所鍾，融為冷泉，聳為奇石。往往使巖壑增奇，卉木借潤。昔桑苧翁挾品藻之談，奇章公懷躭嗜之癖，皆所謂膏肓者而未及乎此。豈泉石之不遇，抑斯人之寡聞耶？若夫二八三八，飛泉仰流，亦靈源之委支，非食鮒之凡品，惡可遺之，庸附諸末。

梵宇

原夫崇巒淼浸，秀異則天泄其秘；珠宮金剎，弘邃則人成其能。厥實相須，以彰鉅美。談者或曰：造玄解者空諸相擅，賞適者貴自然是奚取於土木之區區者？然而居巢處穴之跡，非中士可希；擔簦裹糧之游，亦嘗流所病。匪資梵宇，又安能使錫鉢有憩，賓旅如歸者乎？若乃興替靡嘗，係於玄數，亦敘其略，俟來者考焉。

山居

山居者，因林負巖，得其自然上也；次則崇土木綴丘壑，以成其趣，久而忘其鑿焉。夫幽房古屋，妙香凝寂，足以澄神，飛軒浮宇，雲水交映，足以寓目，斯固高禪之邃棲，隱淪之別舘矣。若夫束縛世網而假步山扃者，惡暇識此。

名釋

圓覺輪廻，元聖垂其妙法；虛潛悟脫，大士衍其傳。夫自白馬言湮，流沙道阻，上宗實證，遐哉邈乎斯山，繇萬峰以降至人輩，出闡三乘之要訣，超四大之無何，可繼飛錫之靈蹤，涉浮盃之幻化。紀其名行，續傳燈之後云：若乃游緇埜衲，縱脫塵纓，名山福地，多憩息焉。夫其去來無礙，示現有徵，亦紀冥鴻之迹附焉。

集詩集文

山自有寺始多遊覽之作，然往往散佚掇其僅存者，著于篇首錄　御製，示所尊也。

玄墓山探梅倡和詩序

文徵明

吳玄墓山在郡西南臨太湖之上，西崦銅坑，帶映左右，玉梅萬枝，與竹松雜值。冬夏之交，花香樹色，鬱然秀茂，而斷崖殘雪，上下輝煥，波光渺瀰，一目萬頃，洞庭諸山，宛在几格，人間絕境也。但其地僻遠，居民鮮少，車馬所不通。雖則古剎名藍，歲久頹落，高僧韻士，日遠日無。苟其人非有幽情識不能得其趣，非具高懷獨往之興，不能其境而遊，矧能發為歌詩，品目詠讚，以深領其勝耶？此予於方伍兩君探梅之作而有取焉。古之名山，往往以人勝所貴於人，豈獨盤游歷覽而已？有名德以重之，有高情雅致以頌之。然非文章雄傑，足以發其奇秘，亦終泯泯爾。是故山無淺深近遠，苟遭名人，皆足稱勝天下。吾吳號山水郡，然知名當世，則靈巖虎丘耳。蓋顧野王之文、清遠道士、李太白、韋白諸人之詩，詡有足重也。若玄墓之勝良，有不在二山之下者，而一時之人能道其名者鮮矣。豈非不遇其人文章之不立歟？或謂永柳諸山以柳子諸文傳，而柳子之文之奇，非永柳諸山，不足以發二君。他詩固多清麗，而評者謂玄墓諸篇尤勝，豈非山水之奇，有以發之耶？而其幽情識，與夫高懷獨往之興，實足領之。且其人皆清修有立仕，以政顯隱以操稱，不肯碌碌人，後充其所至，必將名世他時，當有讀其詩而想見其人以歆茲山之勝者，余故敘而傳之。

告文

維崇禎五年歲次壬申七月丁酉朔越十五日中元令節之辰，嗣法第十一世孫法藏統監寺濟上什百禪流等，謹以果茗香饈之供，敢致

敬告于臨濟正宗傳法第二十一世天壽聖恩禪寺開山始祖萬峰蔚和尚及敕封楚國師無念學禪師果林和尚，本山第二代住持虛碧璿禪師第三代住持寶藏持禪師第四代住持碧潭清禪師第五代住持聖恩宗禪師并合山積世覺靈左右兩塔普同淨侶曰：粵自威音興，而圓相出祖之佛有繇來，七佛傳而迦葉起佛之祖，因繼暢簡。三宗從如來禪，以單提向上乳出醍醐，傳一脉。紹祖師位以直指人心，珠聯瓔珞達磨之一句，不識頓使，截江流而起。少林傳衣六代馬祖之四足全提直下，斷人命以立宗旨，道振千秋，五葉獨尊於臨濟二枝最勝於楊岐，三玄要霆震雷轟，末後句天高日赫智過師而代起英雄，總屬再來之宏願。法振起而時興龍象，皆承懸記之流，維我萬峰。大師得法千巖，藏修元末，若隆冬為之植種，待陽春以之發華。遭遇　聖明，蒲輪敦聘而不起；闡揚祖道，尉峰始創而聿新。開大明之佛光，為萬世之祖席。遣學公應制妙契，　至尊得璿老紹隆，大弘勝國，寶藏持燦東明之後，胤及非材，碧潭清續，四代而昌，懸垂今日。果林挺喬枝而益茂，道宗振芳烈以逾明。霆震一時，春騰萬國。於戲！二百餘年之湖山長麗，第十一世，而法道重光。昔時叅復來，錫振晨松之響。此際宏模再整鐘聯夜塔之光。慶茲法運律回，將見，禪枝雨沃，仰大樹廣蔭之密布，見千葩萬果以齊榮。返本培根，遡今推始。瞻涅槃山而致敬，展舍利塔以翹勤。爇法身之香，呈正命之食。掬花灑水，烈炬掃龕，聊申嗣法之私，仰戴禪宗之德。賴我祖全身，嘗住聖聽時聰，寂光不動，而棒喝宛存；水騰山湧，正定靡移；而音聞熾若，石立松呼。所冀山靈鍾蘊道之光，祖蔭發毓祥之孕，俾五家之宿傑重來續萬世之禪，不替不肖。孫藏等悲欣交并志，願鬱殷百拜。謹祝。

鄧尉山溫研寮興讓社文

劉道貞

壬申初秋，萬峰解制，堂頭和尚感念法門，敕厲同學。一日鳴椎，告而言曰：昔妙喜大師菴於洋嶼，結夏者五十人，得道者十三輩。今茲一夏，寥寥無聞，胡古今之不相及也歟？噫！我知之矣。業怠於垂成，功隳於末路。吾今令諸子分曹結社，互效規模。初修與久習同勤，俗士偕衲衣并進。于是區分鑑別，各錫嘉名，鐘鼓聿新，雲山改色。其已經省悟者十有五人焉。龍象杰出，記莂非遙，寮列溫研，社名興讓。將紹覺王之位，先弘無諍之風。弟子濟斌稽首座前，厠名社末，濡墨為文，爰記其事。嗟乎！此風不作，垂四百餘載矣。粵自靈山囑累，妙法西來。少室曹溪，葉燦一華之秀；

馬蹄麟角，光分二曜之靈。塗毒甘露，齊施獅兒，象王并奮，三登九到，不憚勤劬，斷臂折足，敢言軀命，當仁不讓，絕學離名，弘闡一心而機用各殊，差別多門，而歸元無二。略標大槩，用識其餘。雲門得旨于尊宿而受印雪峰，濟祖省發于高安而還。師斷際，鰲山功收上友黃檗，智過明師小釋迦續風穴之燈，，普化助滹沱之教。牛首住山而得度，華亭把釣而獲鱗。末後句旨洩，師徒不說破恩，逾父母還單錢而指人點化，趁出院而聽自眼。開千里之外，水乳相投；隻字之訛，溪山互證。明心盡法，服動必至，窮年入，藏身謙退，永居學地，波深瀾濶，源遠流長。是以兒童婦孺，咸薦機鋒；卿宰帝王，均霑法乳。宋元而降，差謬多門，或功困于密綿，或機窮于斷索。或離師太早，或印證非人，或覩始而昧終，或罣一而漏萬。或瞎罵盲拳，而宗眼逾失；或執修泥教，而正令不行。縱深聞慧，徒落顢頇，識根源，竟歸滲漏。玄黃互角，門戶競高。刻鷂詎可從禽，羊質焉能蒙虎？慧命垂絕，末法誰扶？幸仗師，重開慧日。抽釘拔楔，大人之略斯全；拯溺救焚，調御之心獨苦。矯偏邪而應機，接物念濟。上而忘己求師，入門掃盡，廉纖透法，務徹微奧。可謂禪兼妙，道集大成。在會羣賢，值緣非偶，從茲警策，勿負婆心。雖見性不涉程途，而人細無忘玄造叅實悟，斷前後際。以為期極深研幾盡大小。法而無漏，先透濟宗之秘用；轉吹毛後，窮洞上之微詣。躋尊貴絲信位而證無；位出三要，以了三玄。薄佛祖而不為，忘歲時而弗計。破家散宅，龍鬚之霜雪曼如；遁跡藏踪，鐵笛之烟波長往。斯乃克臻穩實，泯絕功勳。印空印水，着着相因，入佛入魔，塵塵解脫。應時揚化，垂萬古之徽猷；出世為人，秉單刀而直入。炤用賓主，機從格外。掀翻函，葢乾坤，語必胸中流出，脫生死于問答箭鋒之下，收英雄于殺活。擒縱之間，極差殊之智，理事互融；銷諍論之端，塤篪叶奏。上下咸尊寶訓，始終嚴淨毘尼戒香，滋正法而普薰名德，載道風而丕著。在於今日，猶貴通方。傾心外護，秉同舟共濟之思；垂手入廛，收世典儒書之益。若天覺徧叅乎知識，如曇晦弘攝乎簪紳。盡廓偏私，同偕大道。將見英靈輩出，祖席聯輝，燈焰彌光，獅絃永續。亘十方，窮三際，咸悟一乘；超毘盧越釋迦，不為分外。凡有志於大事幸毋，忽于斯文。

大弘祖席永燦祇園疏(時順治庚子九月廿七日)

伏為鄧山祖席，洪武初係臨濟第二十一世萬峰蔚祖道場。其殿以西為虛碧禪師退居禪院，嘉隆間，法裔式微，一再轉售而歸。我先祖通議公文江府君府君念係佛地延戒僧，秋月居之，捐貲供養，

歷有年所。府君棄賓客我伯我考三尊人，讀書于四宜堂中，相與發願，重恢祖席。緣主法無人，因循未果。天啓壬戌，孝廉仲容公世後湛持文閣，學因三峰漢老人實為萬峰祖，十一世嫡孫遂同族長慶生公(法名濟泰)勸藩捨山嗣，同闔郡檀護，敦請開法，仰遵先世。素志興復，禪林呈憲，給箚永安僧，此崇禎戊辰年事也。迨至乙亥，漢老人示寂山中，剖和尚繼主法席，綱宗益振。祖道重光，于今三十年來，恐前人之風雅漸遙，香林之藝文猶略，非所以成先志而弘大願也。為此虔誠披瀝于聖恩寺護法韋馱尊天菩薩暨本山伽藍聖座下，惟願弟子上心等俗障，蠲除我相不立，歷千百世無二。此心世為佛法之金湯，代作禪林之屏翰。其常住後世法侶，亦願精心善護，永續燈傳，惟　神昭鑒，永作證盟，奉佛弟子。徐樹藩，法名上心。徐樹芬，法名上徹。同姪男徐炅，法名德載。徐昌熾法名德裕，徐烜法名德能等。謹疏。

祝吼崖大和尚八十高臘序

徐昌熾

臨濟大法單行區夏，傳至近代，當絕續之交。漢月和尚以命世人傑掃除偏邪，為中興之祖，吳門大首請開堂。鄧尉山天壽聖恩寺剖石禪師則和尚第七法嗣也。剖公為克家之子，謹守無失，當兵戈震蕩，舉步荊榛之時，捍患禦災，不遺餘力。迨其辭世也，囑今吼崖禪師統弘化，緇流安之，方是時世臘幾七十矣。師以樸誠蘊藉之才，坐鎮深山十餘年間，不變色于觸迕，不破顏于歡愉泊如也。有侵陵剝啄者，以矜憫應之，亢厲自雄之徒，無不氣沮意銷，不自得以去師之於道也。未嘗以名德自恃，未嘗以文彩見長，未嘗以耆宿輕後生，未嘗以門庭異同，揚抇儕伍。其接人也，具正慧眼，施平等心，握持杓柄，操縱予奪，人自折服，而師無容心焉。至其勤敏刻苦，自同廝役，諸方或不能及也。曩者聖恩鼎新之日，勢處全盛，一時士大夫喜談佛法，自負作家，而當途諸公，又以宰官身為之擁衛，倡帥流俗，播聞遠方，以是瞻禮輻湊道昌，而財力充，今非其時矣。道衰於傳授太廣，而財力之詘，則由于世家大族，日趨窶貧，一切選佛場，安得不困？而師適逢其會，上承漢公，振揚綱宗之烈，次稟剖公，持牢法席之心，肩荷榰梧，有不易言者。東土聖人之言曰：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雖指歸不同，可借之以頌師矣。若夫逞傾危之詞，縱數寸之管，譏訶駁辨，馳驟風霆，則師所掩耳，不願聞者也。斯聖恩，子孫無忝厥祖者哉！聖恩雖古剎前此蕪廢日久，背山面湖，多寒門別業。先曾祖

銀臺公未第時，讀書其間，已而從祖仲容公心皈釋氏，先以華山精舍歸祇林。後應憨大師之請，復屬先子舉別業，益聖恩寺。今大殿西偏四宜堂，及漢公塔院基址，皆其遺規也。仲容公萬曆間名孝廉，同里如文、文肅、姚文毅、周忠介、朱德升、張異度諸先生，皆金石交與才子欽愚公有倡和合，刻傳于世，不幸無嫡子，墓木森挺，尋斧斤焉。黃土一抔，震驚杌隉，况醴酒麥飯之供乎？先是聖恩住持，不忘棟宇土田之所，自為先孝，廉立祠堂，歲時薦馨，若烝嘗然，至於師不廢則甚矣，釋門之澤之長也。康熙乙丑，師春秋八十，臨濟大法，尚賴老成，典刑砥柱洪濤，用是畧敘本末前為壽。

雜記

誡出神(載尚理編)

釋景隆

洪武間，姑蘇萬峰和尚，入僧堂，巡視僧坐禪，指文藏主云：此僧出神去矣。少頃，萬峰召文誡曰：圓頂方袍，叅禪學道，何以出神作此鬼神活計？苟非改正，吾擯出老僧門下，不着閑神野鬼。文乃懺悔改過，自新永樂間，萬峰弟子義首座向我說也。已而復會統藏主於虎丘，亦言此事。統嘗與文同處坐。夏文謂統曰：我之出神，不分遠近，皆能往來，亦能談論，亦能取物，惟不能到天邊運行，只在低處行去，我亦自知，不足取也。苟不得萬峰老和尚，痛心尅責，然亦沉溺於其中矣。統詰文之心法，所蘊文實供說，元來渾無見識，惟能靜坐而已。嗟乎！佛祖訶斥出神鬼家活計，非謬矣。

三峰語錄問答內一則

姚太史現聞入萬峰，問：臨濟四喝，如何是金剛？王語未竟，師震聲一喝。又問：如何是踞地？師遽云：住！住！史疑駭久之，云：此是老師機用。師疾云：今日可謁曇公否？史云：要去瞥。語未竟，師撫凡大喝，史不覺灑然。

常熟三峰禪院志略(附)

海隅烏目山，其西北最高之頂為第三峰，峰之東北岡有三峰禪院，創始齊梁，懷素禪師曾結廬於此處。唐嘗徵君建尉海虞，登三峰，詩有西山第三頂之句。今董太史其昌書其詩勒石峰中院前有大師巷，以破山文舉禪師退居於此，故得大師名焉。邑盧志載三峰院，復勒院名于山圖之顏嘉靖倭亂僧徒散去，遂成虎穴。屬大護法趙少參益齋公護持，存其墟屋萬歷間。庚戌，僧法藏住持其院，善友包福明出資贖其半，而山主和齋趙公率子侄施其半。間有須價者，則文靖公孫嚴豫林出資十兩，購完其址。其山門基則蕭觀察夫人統媳，若孫所施，環址山場，俱以價還。嘗住僧因修建，遂成一大叢席。錢太史　序藏公山居詩，謂之小雲棲。續置參禪田三百畝，立約製規，永為選佛場云。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八(終)

題鄧尉山聖恩寺志後

此志為剖石禪師及熊魚山囑周安期所輯，詳見周熊兩序。攷安期卒於順治四年丁亥，剖石示寂於康熙八年己酉，志中羼入丁亥、己酉以後事甚多，非復安期原本矣，為攷正之如次：

- 本志(原本)
- 泉石(原本)
- 梵宇(山寺山庵問有羼入山居原本)
- 禪祖(原本　剖石行道碑羼)
- 名釋(原本)
- 聖製(原本　頒賜奏對謝恩表羼凡例亦無是目)
- 奏疏(原本)
- 公移(原本)
- 碑記(全羼凡例亦無是目)
- 寺記(原本　藏經閣以下羼)
- 語錄(羼)
- 錄序(原本)
- 募疏(原本)
- 請疏(原本)
- 塔廟(原本)
- 塔銘(原本　剖石塔銘羼)
- 鐘部(原本)
- 遊記(原本)
- 題詠(原本)

- 雜文(原本)
- 雜記(原本)

友人周迦陵(麟書)，安期九世從孫，藏有周氏舊譜鈔本，載錢牧齋撰安期志贊，錄之卷末，以見作者生平云。

民國十五年丙寅十月李根源

周安期墓誌銘

年家弟虞山蒙叟錢謙益撰

故太宰吳江周恭肅公有曾孫二人，曰永年，字安期，宗建，字季侯。與余俱壬午生，以書生定交。余與季侯同舉萬曆丙午，相繼中甲科，季侯入西臺，忤奄拷死，賜謚忠毅而安，期為老生。自如季侯安期視余兄弟之好益親，故余知安期為詳。余初交安期，才名驚爆，不自矜重，攢眉摩腹，輸寫情愫，久與共居，而不能捨以去。其待後生，門下士亦然。諸公貴人聲跡，擊戛爭羅致，安期安期，披襟升座，軒豁談笑，不為町崖，卒亦無所附麗邦君大夫虛左延佇箋表撰述，必以請材官小胥錯跡道路間，值諸旗亭酒樓捉敗管，捨寸幅落筆聲簇簇然緣手付去，終不因是有所陳請以是知其人樂易通，脫超然俊人勝流也。為詩文多不起草賓朋唱酬，離筵贈處，絲竹喧闐，驪駒促數筆酣墨飽倚待數千百言，旁人愕眙，驚倒安期，亦都盧一笑，以是歎其敏捷，而惜其不能深思，徒與時人相騁逐也。父季華府君篤老，安期扶侍如嬰兒，與二弟踐更侍寢，以終其身，哭季侯也，過時而悲，二弟善小詞工畫出，以示余喜見，顏面不啻身為之也。家世奉佛，王母薛夫人禪定坐脫安期，稟承父叔，刻藏飯僧，誓終紫柏付囑，窮老盡氣，若營其私，蓋能以佛脩梵行稱其家風者也。晚年撰吳都法乘百餘卷，蠹簡鬻翰，搜羅旁魄，其大意歸宗，紫柏一鐙，標此土之眼目。又以其間排纘掌故，訪求事務，庶幾所謂用我以往者弘光南渡，詒余書數萬言，條列東南戰守中興建置事宜鑿鑿可施用，余將疏薦而未遑也。亂後，移家西山，與余執手噓噦酒半，脫帽垂頂，童然顧影長歎，以謂老可踐而死可貰也。丁亥八月，發病不汗，卒無子，以季弟之子人牧為後生，四女皆適。士人與其妻沈氏合葬吳縣之藤箐山。葬，弟永言永肩，泣而言曰：吾兄已矣，其生不獲，以功名顯有志於文章禪悅，皆有緒言而未竟也。夫子其何以表之，使其無憾於土中乎？余曰：安期學道人也，功名之與文章，其能立與否，皆有命焉。我知其無餘憾也，安期植善根深矣。佛言：食少金剛，終當穿骨。安期之

食，金剛不為少矣。雖未終正定，所有善根，不唐捐，不淪墜。佛有要言，可無疑也，而吾與子何足以知之？姑略次其生平以志於墓，又長言以為之詞，庶幾并寫余之所以哀安期者。其辭曰：

歲在敦牂兮　三人以降
先弱一个兮　碧血如虹
惟我與爾兮　睕睕過從
俛仰昔游兮　颯如雨風
吳趨清嘉兮　宛雒雍容
春明柳市兮　夕陽花宮
染翰未憖兮　酒杯不空
浮圖矗天兮　長橋漂紅
梵志歸來兮　皤然兩翁
又俾我獨兮　如靨失蛩
斲詞告哀兮　歸命法幢
長夜一燈兮　庶吾子之不夢

周安期像贊

虞山蒙叟錢謙益題

嗚呼　此吾友安期之遺照也
神情蕭爽　筆力兀奡
才無數器　中懷孤調
或就肆而閱書　或危坐而持釣
或摳衣而徐談　或擲帽而大叫
或伸紙奮筆　颯颯如春蠶之食葉
得意高吟　落落如梵猿之夜嘯
惜哉斯人　終老蓬藋
迴心淨域　西向而笑
般若因依　薰香染妙
毒鼓必發　灰豆終燋
依紫柏以南詢　訪啟明之東廟
斯人斯願　我却其塵塵刦刦　不與刦石而俱燒也耶

應如是　　布施



壬戌八月　張寶之

行於布施　　無邊功德



朱熙

如是我聞　　法尚應捨



癸亥夏五月德清蔡寶善

隨願慨助，替天地啓生門；樂善好施，為子孫培福果。碩中外大，善士勵且勸焉。



癸亥小春七十七叟朱永璜

有志者事竟成，脩者無不報。此語願為行道上人勗，且為十方善士告焉。



癸亥麥秋侯郭

無量功德



壬戌孟秋朱佩珍

廣種福田



癸亥冬日八十二叟潘祖謙

大德流芳



壬戌九月申璜題



祖楹篆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願擎之易舉，留此求永久。



癸亥立秋桐何震堃

盖聞恒星未見魯史，禘其祥以教初來洛京闔其化，懸慧日於中。天惣去來今三世，溥慈雲於下土，何妨千万億化身七佛法，所以至高至明，而無邊無際也。吾獲鄧尉山天壽聖恩寺始基唐宋章美，元明萬峰府祖肇開夫蔀席三峯藏師大振。夫宗風綜南朝四百八十寺，興衰猒輝金碧，攬太湖三萬六千頃，浩淼恍鑑，琉璃其靈。奇則喝，石泉湧，假山天真；輔佐則香雪梅藹，松風水月。誠探奇必至之地，亦選佛最勝之塲。中名梵天閣者，乃明正統閒，碧梧清禪師所創也。先世祖文定公榜題者，上王宗傳記敘尤詳。盖上層供毘盧像，旁為十二，圓覺中層供萬佛，故亦名萬佛閣。下層乃有觀音象維茲傑構疋称世尊歲月遠，風雨互蝕，表脩，理所能了，事須根本，建置乃璜，居傍旃檀，叨陪地主，不忍坐眙，謬願垂脩，而志大力微，交疏行薄為代。(住持僧敬求)

當代官紳洎都人士，隨緣樂助，弘無量之願，程示日之功，廣種福田，合裝淨土，彈指而閎觀，頓復兜率，莊嚴克期而愿皆完。菩提美滿斯出為名山弥[角*炎]憾三龍三鳳所誣與我佛結善緣一叶一花，皆是而異。探梅掇桂，召蹟俱香，勤名未泯之士，微著參敬叩。

氷銜日脩善果，倘蒙金諾，請列芳名。

歲在壬戌葭月鄧尉申璜敏啓

蘇州鄧尉山天壽聖恩寺募修萬佛閣序

佛說始於魏自天竺迦維衛國王子釋迦昌明佛學德充道備，導化羣生，於是清淨寂滅家宗之至。後魏又有達摩，亦天竺國王子讓國出家，入南海，深參禪理為中原，崇奉佛教，最盛時期。唐韓退之諫，迎佛骨闢佞佛之不誠，非護法也。然佛法精微，浩渺無邊，迄

今傳授不衰，蘇州鄧尉，名勝也。太湖在其前，羣峰列於後，層巒聳翠，環峙左右，固天然佳境，而亦森然佛地也。明萬峰禪師創興天壽聖恩寺，於是山閱四傳至碧潭，和尚當正統十年，翬建萬佛閣，於寺中初供毘盧佛像，故稱毘盧閣，亦名梵天閣。閣之旁供十二圓覺，楣棟閒羅，列佛像萬尊，此萬佛閣之名所由來也。是閣也，軒敞高宏，為全寺冠。當建築時，王一寗先生曾作事蹟碑記，勒書於石，皆班班可考者。年湮代遠，浩刼屢經，昔日巍峩，今漸傾圮，風霜剝蝕，及時修葺，事尚輕而易舉，若聽其頹廢，不獨佛像莊嚴，胥歸烏有。竊恐桑田滄海，向之鳥革翬飛者，不幾年而悉成瓦礫矣。禪師圓達圓通，皈依釋教，信仰素深，無閒暑寒，數十年如一日，頗得禪宗奧理。今雖年邁，退居閒適，而欲重新是閣，每慮有志未伸，其徒行道，能承其志，詳述緣起，屬為之序。理泰有心無力，欲謀贊助，而自愧未遑。然天壽聖恩寺中而有是閣，知必有大發慈悲者之樂，觀厥成也，爰不揆檮昧而為之序。

時在壬戌大暑，古吳貝理泰（　哉安甫）敬敘

蘇州鄧尉山天壽聖恩禪寺募化重建萬佛閣緣起

古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然而軒轅生知尚師廣成，博施濟，堯舜猶病六經以外，餘如雜說。三不朽，豈易言耶？釋迦世尊為一大事因緣，往昔捨無量數之國城、妻子、頭目、手足，滅度一切生已，而云實無一生得滅度者，乃至說不可說不可說之微塵數法，而曰若云如來有所說法，為謗佛不立而立，作三界導師，為四生慈父不朽之道。蓋從自性中流出，不落生滅窠，四方為止於至善。此性也。萬佛同宗，生共具，惟是佛已覺滿，生尚迷耳。故釋迦世尊應機出世說法四十九年，最後拈花示，直指見性之道，遂開禪宗一脈。東土禪宗自達摩西未奕葉相傳而至，臨濟、臨濟二十傳而有萬峰蔚祖出徹，悟本性開山鄧尉，創與菆席，明太祖問風慕仰，遣使徵召，載在聖恩志書班班，可考蔚祖四傳而至。碧漂道清和尚大興佛事，凡前所未及舉者一一舉之，萬佛閱明正統十年碧祖所創建者也。閣中供毘盧佛像，初名毘盧閣，亦名梵天閣閣，傍供十二圓覺，楣棟列佛像萬尊，故名萬佛閣。下層供觀音聖像，西傍安禪床以棲禪者。清初本寺中興曾經修理閣之巍峩，廣博為一寺冠，材料豐碩，工程堅固，迄今數百年，本根尚在。王一寗君作事蹟碑記，稱碧祖悟堅密徹見之，微立正信希有之功，信不誣也。茲山其閣，一興於明始，再興於清初盛衰，咸與國運相終始默默之間

關係何其切歟？今則重歷刼波，閣將傾圮，萬佛之金容已，杳多年之大厦。雜支非由表面，修理能以敷衍；須從本根建立，庶可重新。(衲等)障深慧淺，心大力微，欲立舉而未能，豈坐觀之可忍？是用恭脩短引，普告十方，惟冀檀那，共垂鑒納。竊謂際茲法運垂秋，人心不古，黑業山積，致感水旱刀兵之災；召苦無已，雖萬佛之寂光常照，而自於幻相空花中，翳目顛倒。不悟如馳之光陰，培脩自性之功德，良可浩嘆！夫名山古蹟，能使人身歷其境，心曠神怡，高尚性質，自然埋長。當今逢者，公認此理，已不惜精神財費之犧牲，而經營之矣。矧鄧尉係名山，又屬佛地，大有關於世道人心，而可不一致意耶？鄧尉前臨太湖，後枕需山，羣巒環抱，佳木繁陰。梅花萬樹，與松竹雜植，煙雲雪月，與湖光山色相輝。四時之閒，音態萬狀，以姑蘇而言佳勝，不下於虎邱、白雲、靈巖諸山，古之志者，已有空評聖恩寺，適當山腹住置得宜試，一登萬佛之閣，遊目四顧，一切羅列於前矣。是閣也，禪宗碧祖之所經緯，清淨道場，以其出現，顯三身於上座，會萬佛於一梅。在昔一瞻一禮，已曾永結勝因；而今或捨或施，定必長培道果。施捨財物，不殊施捨慳心；莊嚴佛土，便是莊嚴性。(衲等)攄誠悃以陳言，竊有漸乎佛使，立德功而不朽，是所望於檀那。隨願布施，不執一相。資籌羣力，仰羣力以就岑樓；事仗心，緣心而成萬佛。果得踴躍輸將，信誠護助。佇見傑閣重輝，金身復耀，叩毘盧於本雷，歎萬佛於毫端。華藏非遠，閣應自彰；不歷他方，普皆供養。如此以垂不朽，當與萬佛無二。

時在壬戌年孟秋鄧尉山聖恩寺前(住持)圓達、圓通、(退居)行梵、(現住持)行道、(監院)行靜等叩募



重印鄧尉山志序

吳西之鄧尉山勝境也，冒雪探梅，詩人逸趣，結廬避世。太史高風(潘遵祁歸田後嘗與夫人偕隱此山)在當時以為平淡無奇，不數年後，為可敬可羨之事。苟無志乘，何能垂久年遠？代湮之後，勢必湮沒無聞，貽無徵不信之口實而已。此無論鄉山川志書之不可，或缺也。(麟)愧不文生平有愛故之癖，是以江蘇省通志長、元、吳三邑合志均任采訪事近修相城小志，甫將出版，然覆瓿之物不堪，與木瀆、黃埭等志並傳然一鄉之掌，故得以闡發，亦足以遂我之初衷

耳。中恕上人住持鄧尉山天壽聖恩寺，能繼鐵橋，暨松、樵兩師父之志，罄鉢餘資，重印山志，廣為流傳。得曾君淦泉之託，轉求吳穎芝太史作序，遂不揣譾劣，代述數言，以伸同志云。爾時在。

民國庚午季夏　穀旦漁沙施兆麟濟氏謹識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